

史記會註考證

八

列傳

文學博士瀧川



文學博士瀧川龜太郎著

史記會注考證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藏版

昭和八年二月十日印刷  
昭和八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史記會註考證

定價 全十册 金參拾八圓  
各册 金參圓八拾錢

著者 瀧川龜太郎

千葉縣東葛飾郡松戶町二丁目八百九十三番地

發行者 多田寅松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中村修二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株式會社 開明堂東京支店

東京市本郷區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內  
發行所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考證** 史公自序云能信意輕秦而屈禮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愚按廉頗事國策記載頗略而無一語及藺相如此傳多載他書所不



載則安知非與趙世家同得諸趙人別記乎。又案大戴禮記賈子新書保傳篇疏云：趙得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史司馬長卿傳云：長卿慕藺相如，則世稱藺相如久矣。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纔知趙之興亡矣。盧文弨云：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字，雖間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即如史記廉藺列傳，首敘廉頗事，無幾即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驩，又問以趙奢，未復以頗之事終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為御史大夫者，始敘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放，其後若復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敘其終末，乃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

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齊隱按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

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正義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

考證張文虎曰：索隱本作陽晉，各本誤倒。愚按

慶長本作陽晉，後漢書吳漢等傳注引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自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堅也。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

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

正義繆，亡又反，姓也。考證楚人和氏

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誑，削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氏抱其璞哭於山中，王乃使玉人理

之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事見韓非子和氏篇。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

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考證 楓。三本。書下有曰字。

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考證 王念孫曰。友交之

誤。文選恨賦注。御覽治道部。引竝作交。

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

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

**考證**肉袒  
解在下文

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

智謀。宜可使。

**考證**宜猶殆也。徐孚遠曰。繆賢以薦人之故。不隱其奔燕之謀。使人主疑其有外心。蓋亦人情所難及。愚按。不隱舊惡。却見真情。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考證 楓三本，御覽三百

七十三、八百六衝作穿

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

考證 楓三本，無至

字

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

考證 類聚戲弄臣

作爲戲弄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

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

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考證詳凌本作伴同。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

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

乃敢上璧。集解幸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

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服，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考證九賓又見荆軻傳，中井積德曰：賓，償也。償，九人立廷，以禮使者也。愚按九賓，猶言具大禮耳，不必援古書爲證。

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索隱廣成是傳舍

之名。傳，音張。巒反。考證中井積德曰：廣成，蓋邑里名。張文虎曰：各本傳下衍舍字。索隱本無雜志云：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無，愚按類聚引亦無。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考證決，猶必也。乃使其從者衣褐懷

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考證徑，道間道也。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

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考證介不通左傳襄八年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音希乃驚而怒之辭也。正義嘻音希恨怒之聲。考證中非積德曰嘻只是驚怪之聲不必有怒意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考證李筮曰賢下大夫二字蓋涉下文誤衍時相如爲繆賢舍人未爲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集解徐廣曰：惠文王十

八年。案劉氏云：蓋謂石邑。正義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

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

案澠池在西河之南，故云

年也。考梁玉繩曰：案表，二萬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

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

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集解徐廣

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

考論楓三本，重趙王二字。愚按：奏當作秦，請秦瑟。趙王與下文請秦盆甌秦王正相對。王念孫、張文虎、依文選西征賦注、御覽所引，改下文秦秦王為奏秦王云：奏進也。亦通。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考證**楓三本、月  
日上竝有某字、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

甗秦王以相娛樂。

**集解**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甗音缶。**正義**甗音餅。**考證**說文作缶。甗音餅。誤。

同正義。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甗。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

擊甗。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濺音贊。

**考證**五步之內。言近也。胡三省曰。以頸血濺大王。言將殺秦王也。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甗。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

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甗。**考證**楓三本、  
月日上有某字、  
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

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考證**咸陽

秦都。左傳定十年。夾谷之會。齊魯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藺相如

折衝之語。自  
此等處得來、  
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案廉頗王劭按董助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秦漢以前用右為上 廉頗曰。我為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考諡治要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御覽人事部疾病部引竝無大字通鑑亦無蓋涉上

文而 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

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

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考諡楓三本舍人上有相如二字 今君與廉頗同列。

考諡文選注治要頗作君王念孫曰當作君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

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荆、楚也。可以爲鞭。正義：肉袒、露膊。考證：中井積德曰：荆、鞭也。

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

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索隱崔浩云：言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謂患難相爲死也。

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考證是時燕軍攻齊。趙居二年、廉頗復伐

齊、幾拔之。集解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

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世家云：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與此列傳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幾亦屬魏。而裴駢引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拔

幾之事疑其幾是故邑或屬齊魏故耳。正義幾音祈在相潞之間。考證梁玉繩曰幾是魏邑趙世家言頗攻魏幾取之秦策亦云秦敗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此作齊幾誤。裴駟謂或屬魏或屬齊非也先是樓昌攻幾不能取故云復伐又居二年乃居三年之誤。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

陽拔之。

集解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考證梁玉繩

曰後三年當作後一年乃惠文王二十四年也。沈濤曰房子趙邑漢屬常山郡即今之贊皇魏境不得到此此與安陽同拔則地必近安陽。正義之說必有所據。後四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正義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考證通鑑注引括地志三十

里作四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

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

考證租各本作趙今從舊刻。

奢以法治之殺平

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

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

考證 御覽引國策作秦師伐韓闕與、今本國策無、今

本趙策作伐趙、與此異、說在趙世家、徐乎遠曰、闕與、本趙地、伐韓而軍闕與、假道也、亦以脅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

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集解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考證 御覽二百八十二、引史秦下不重軍字、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

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

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正義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考證去邯鄲三十里以下與御覽二百九十二所引

國策略同。今本國策無。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

考證楓三本。趨上有行字。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

敗。考證許歷曰以下與御覽三百三十二所引國策同。今本國策無。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

之誅。趙奢曰。胥後令。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

正義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考證請受令。猶言汝宜從前令也。請字

寓不忍行令之意。通鑑改令為教。非是。案隱正義以胥為須。為待是也。言他日當議罪。定刑。汝暫待之。

邯鄲許歷復請諫。案隱按邯

郿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考證通鑑後令邯鄲做一句梁玉繩曰錢宮啓云齊後令邯鄲是五字句趙都邯鄲謂當待趙王之令也此解甚悞後書循史衛胤傳曰須後詔書語意相似中非積德曰邯鄲當作將戰愚按中說可從索隱

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

正義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

里趙奢拒秦軍於關與卽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關而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處考證中井積德曰關與是秦之所軍北山是關與近傍之山矣勿混解

趙奢許諾卽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

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

考證先據北山上者勝以下與御覽三百三十二所引國策略同今本國策無

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

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

趙兵相距長平

考證梁玉繩曰七年乃八年之誤

時趙奢已死

集解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

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

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考證 張文虎曰。王本不重秦之閒三字。御覽引國

策惡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考證 秦與趙兵相距以下。與御覽二作患。百九十二所引國策略同。今本國策無。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考證 胡三省曰。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愚

按。趙人好瑟。故取譬於此。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

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考證 楓三

本治要及御覽引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

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考證 李筮曰。問下奢字疑衍。治要即作

則御覽使趙以下作趙若  
以為將破軍者必是見

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

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

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

正義奉音捧  
考證治要通鑑無飲字御覽引國策無身所奉以下十八字

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考證顧炎武曰古人之坐以東面

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面即交際之位亦賓東向主人西向新序楚昭奚恤為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面而朝軍吏

田單傳言引卒東嚮坐師事之淮陰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王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而責之趣為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向以為漢相尊不可以見故自橈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皆東向此東向之見於史傳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

而升故西鄉而南鄉共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

宅可買者買之

考證楓三本無買之二字御覽所引國策無可買者三字

王以為何如其父

考證楓三



本御覽所引國策通鑑並無何字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

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考證 蘭相

如曰以下略與御覽二百七十二所引國策合。今本國策無沈家本曰商君收擊之法。在秦孝公時。趙事在孝成王六年後。商君九十餘年。豈趙亦參用秦法故有隨坐之事歟。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

詳敗走。考證 詳各本 作伴今從毛本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

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

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

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

考證 張文虎曰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

五年乃七年之誤

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

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

國。【集解】徐廣曰：尉文，邑名也。尉，信平，號也。徐廣云：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後號為信平君。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

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考證】王念孫曰：有讀為又。柯維騏曰：市道交，即馮驩所論趨市者也。孟嘗睡而翟公勸門長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共之客移于長安，汲鄆廢而共門益落，任昉逝而共後莫恤，古

今交態盡然。不獨廉頗也。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集解】徐廣曰：屬魏郡。正義：在相

州內黃縣東北也。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

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考證** 梁玉

繩曰其明年當作後二年蓋廉頗奔魏在孝成王卒年李牧攻燕在悼襄二年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

以數困於秦兵

考證 楓三本趙下有亦字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

考證 楓三本用上有得字

廉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考證 郭開趙王寵臣又受秦金讒李牧見下文

趙使者既

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矣

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非起 **考證** 中

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

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廉頗卒死于壽春

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

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

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集解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當作慕字之訛耳。考論中非積德曰莫幕通幕府征行軍營。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課厚遇戰士。索隱閒課上紀竟反下音牒。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正義急入壘收斂而保護。匈奴每

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

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許六反考論羣書治要引史御覽引策就無下出字崔適曰出戰二字衍。復請李牧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考證楓三本、兵下有李字。

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

人，彀者十萬人。集解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秦隱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正義：彀滿弓張也，言能滿弦張射。考證：中非積德曰

百金之士，是富實戰士，非賤役者。御覽引策，彀下有弓弩二字。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考證御覽引策，民

作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秦隱委，謂奔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

之大率衆來入。考證御覽引策，大下有喜字。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考證御覽引策，作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考證常居代雁門，至十餘萬，與御覽二百九十四所引國策合。今本國

策，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集解襜褕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

在代北。秦隱上音都甘反，下音路鄰反，如淳云：胡名也。正義：襜褕胡國名，在代北。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

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按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亦音暄。劇辛本趙人。仕

燕者考證梁玉繩曰：元年當作二年，二年當作一年。龐煖馮煖自是別人。張照曰：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不言其歸趙也。

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索隱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按

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閉武遂也。考證梁玉繩曰：後七年當作後八年。各本殺趙作將殺，從索隱本。愚按楓山本武遂下有方城二字。張文虎曰：各本武遂

下有城字。索隱本無錢大昕曰：趙世家武遂城作武城。武遂在燕趙之交。秦兵未得至其地。遂字衍。洪頤煊說同。趙乃以李牧為大將

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齮音蟻。正義宜

十里。考證沈家本曰：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縣

王遷三年世家及表同。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考證沈濤曰：正義房山當房子之誤。沈家本曰：世家表皆在四年。梁玉繩曰：三年當作一年。李牧擊

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馬尚

欲反

考證胡三省曰郭開之閒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張照曰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薨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子遷生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竝著之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考證趙策無不受命三字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考證方苞曰曰欲反則無實迹可知曰使人微捕則非謀反迹見此史遷之微指也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考證秦使王翦攻趙以下采趙策愚按秦策文信侯出

走章為李牧銜劍自刺以趙滅為牧死後五月二策不同梁玉繩曰牧之死策言其北面再拜銜劍自刺史言其不受命捕斬之二說迥異通鑑主史大事記主策鮑吳注竝以史為誤也趙王寵臣郭開誣牧欲與秦反又牧以臂短用木接手韓倉誣以上壽懷刃遂賜之死其冤甚矣安有所謂不受命而捕斬者哉大事記謂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是已

史公子趙世家及馮唐傳俱言王遷信郭開誅李牧，乃此以爲不受命豈非矛盾，蓋郭開韓倉比共陷牧，而列女傳又謂遷母譖牧，使王誅之也。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考證史公暗自道。

方蘭

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

敢發。

集解徐廣曰一作慄慄。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索隱信音仲。

退而讓頗，名

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

述贊清颯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 史記八十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考證** 史公自序云，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萬，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愚按傳中記事，多今本國策所不載。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索隱 單音丹

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

知。

考證 胡三省曰、掾掌市官屬也、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集解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齊

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

索隱 按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也、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

軸末、

索隱 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

而傅鐵籠、

集解 徐廣曰、傅音附、

按截其軸與

穀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穀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

考證 胡三省曰、卷鐵以傅車轄、故曰之鐵籠、中非積德曰索、隱云、截其軸與穀齊、按此非長穀、兵車不必截穀、又曰、索隱施轄於鐵中、至車軸也、數句援引無所用、

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

塗、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

集解 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

唯田單宗人、以鐵籠

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

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

集解 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因堅

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

考論楓三本，忿作分心，惠王立以下，與御覽二百九十二所引國策略同。士卒忿作士卒離，今本國策無。

而田單

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

考論楓三本，無人字。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

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

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考證 楓三本通鑑無坐字使卒東向也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胡三省曰田單恐衆心

未一故假神以令共衆

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

正義行 胡郎反

燕人聞之。如其言。城

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

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

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

**考證**

乃宣言曰以下與御覽百八十二所引國策文同今本國策無張文虎曰俱各本作其今依舊刻愚按通鑑作共徐孚遠曰樂毅攻兩城數年不拔欲以德懷齊人騎劫代

將。悉更樂毅所爲。故施虐于齊。而田單以爲資也。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

案隱

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

盡散飲食

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

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

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

考論

楓三本，富蒙下有遣人二字。

燕將大喜

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考證

田單知士卒可用以下，與御覽百八十二所引國策文同，今本國策無。

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

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

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

**考證**田單乃收城中以下與御覽百八十二所引國策文同今本國策無

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

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

勝。**考證**楓三本兵上重田單二字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河上即齊之北界近河東齊之舊地

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

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考證**錢大昕曰史不敘其後事考趙世家孝成王元年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

燕中陽拔之二年田單為相即齊王建之元年也豈襄王已沒單遂去齊而入趙乎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按奇謂權

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考證**集解所引孫子魏武注文奇兵下有自榜二字索隱以為軍令者謬善之者。**索隱**兵不厭詐故

承兵出奇無窮。**索隱**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猶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

也如環之無端。**索隱**言用兵之術或用正法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考證**本孫子兵勢篇文字小異中井積德曰

正變為奇，奇又變為正，一奇一正，如循環之無端，正狀還相生也。夫始如處女，索隱言兵之始，適人開戶，

集解徐廣曰：適音敵。索隱適音敵，若我如處女之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也。  
正義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剽卒，燒輦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

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集解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言克敵之後，卷甲而趨，如兔

之得脫而走疾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考證女戶，其田單

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

嫩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

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

為后。所謂君王后也。考證淖齒，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

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集解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索隱畫一音獲，又音胡，卦反。劉熙云：齊西南近邑，蠋音觸，又音歐。正義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畫水為名也。考證梁玉繩曰：齊有畫邑，畫邑在臨



淄西北三十里。齊將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書邑在臨淄西南。孟子出宿處。一北一南說詳志疑。

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

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

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

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案。按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

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

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考。立。下脫法章二字。論贊補傳。與夏殷周秦紀樂毅傳同例。

案。述贊。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閉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屈平亦不可下同賈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

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考證史公自序云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而時不足以問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誤矣觀扁鵲倉公同傳此可知也張文虎曰此史公合傳之最不可解者自序云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以論仲連似矣何與於鄒陽陽之可取在諫吳王今反不載其書班書載之與賈山枚乘路溫舒同傳斯勝史公矣愚按陳氏論史公合傳之意張氏譏魯鄒合傳之非各有一理今併錄之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

持高節。

索隱按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俶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

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驪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也終身不談考證張文虎曰蔡本申統舊刻游本作寅他本竝譌官愚按漢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今亡馬國翰有輯本沈欽韓曰隋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舊唐書與隋同新志作一卷玉海藝文類書日五卷仲連退隱海上論著此書今惟一篇即史記正義所引御覽一百八十四魯連子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與鷓冠子兵政篇語相似 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考證秦昭王秦

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集解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蕩天郎反相州縣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

新垣平正義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

平，考論鮑彪曰：閒謂微行。

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

考論楓三本，歸帝下，有以齊疆三字，趙策有以齊故三字。

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

考論鮑彪曰：潛王二字衍，中非積德曰。是時齊潛王死已二十四年，宜言齊益弱。

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

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

考論鮑彪曰：昭字衍。梁玉繩曰：史仍策之誤。

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

考論中非積德曰：是文重複蓋太

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

史公欲刪潤而未果者，餘多是類，可類推。

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

**考證**李筌曰：趙策云：百萬之衆折於外，蓋夸辭耳。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案**：新垣衍欲令

趙尊秦為帝也。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

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

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考證**毛本請作且。平原君曰：勝請為

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案**：按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

紹而傳命是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

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考證**楓三本：趙策，魯下無仲字，下同。新垣衍曰：吾

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

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

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集解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秦隱從頌者，從容也。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正義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

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考論莊子盜跖篇：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

死，魯連以鮑焦自比。下文蹈東海策，從頌作從容頌容通。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秦隱言衆人不識鮑焦

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愛死，非見莊子也。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集解譙周曰：秦用衛鞅

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秦隱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

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秦隱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言無恩以恤下。考論梁玉

繩曰：黜鐵論論功篇引史虜使作虛使。

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

索隱：肆然猶肆志也。過而為政，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筮，徧

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考證：正義：過字句絕，索隱：屬下讀，中非積德曰。過字屬下句，過者不必之辭，猶言萬一也。王念孫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為帝，甚而遂為政於天下，則

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之民也。愚按：言秦若肆然而為帝，則將過誤以為為政，吾有死而已。過字上添將字，看諸解未得。吾不忍為之民也。

正義：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

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

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

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集解徐廣曰：烈王十年。

崩威王之七年。正義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

齊後往，周怒赴於齊。

正義鄭玄云：赴，告也。今

文赴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集解按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正義：天子烈王崩也。下席，謂居

廬寢苦也。又云：下席，言崩歿也。考證烈王太子宜為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

集解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

法斫，何休曰：斫，斬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因齊威王之名，國策作田嬰齊斫，用也。

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

也。

正義罵烈王后也。考證而汝也。蓋嗣天子，非嫡出也。

卒為天下笑。

考證中井積德曰：為笑者，齊也。非謂周。又曰：此陳帝秦之害為梁

趙言之，非以趙言也。

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

集解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共主耳。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

考證嗚呼，趙策作然見史公剪裁之妙。

新垣衍



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索隱噫嘻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倚嘻者驚恨之聲正義快於尙反。先

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

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集解徐廣曰鄆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正義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

西南五十里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

百日。欲令之死。

正義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

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

地。

考索曷爲上。添梁字看。岡白駒曰。秦王也。梁亦王也。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

索隱按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

考索錢大昕曰。據世家。則之魯之鄒兩事俱在失國之後。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考證

王念

孫曰：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同白駒曰：言子於何典取此禮法。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

舍。索隱辟，音避。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考證辟舍，謂

避正朝而外舍，不敢有其國也。中非積德曰案隱案禮云云。援引失當。納筮簋

案筮，音管。藥，考證攝衽抱机。案衽，音而。甚反。臥席也。抱，抱也。

管籥即籥也。策作管。鍵，攝衽抱机。張文虎曰：官本舊刻毛本，凌引一本，作抱

他本作抱，中非積德曰。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投其筮，不果納。案籥，謂闔內門不入齊君。正義籥，即籥也。投籥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正義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

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

天子南面弔也。案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

是背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正義殯棺在西階也。

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而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

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

而義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

納。秦隱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竝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乘禮而存大體。考證徐孚遠

曰索隱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備生死之禮。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

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

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考證鄒魯之僕妾，上文所謂鄒魯之臣，言鄒魯之臣且不欲帝齊，今欲使堂堂三

晉大臣帝秦，其可乎哉。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考證楓三本，趙策不肖上有謂字，漸入

新垣衍身上。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

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考證通鑑攷異云：仲連

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游談者之誇大也。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考證事詳魏公子傳 於是平原

君欲封魯連。考證楓三本，君下有乃字，策無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考證王念

孫曰：類聚御覽引此作辭謝者三，無使字。趙策同，愚按使字衍。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

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考證本所下有

謂字，舊刻無。中井積德曰：謂字衍。文策無。王念孫曰：解紛亂，文與趙策同。類聚御覽文選注後漢書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考證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

壽先生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申井積德曰不復見謂隱淪不復出也不特以平原君言之且魯連之傳止乎此句若下文聊城事蓋後人之擬撰而攬入者非史遷之旨鮑氏論之在策注愚按魯連之傳止乎是句亦可但史公欲與鄒陽同傳故又揭其遺燕將書以與鄒陽上梁王書相偶必非後人擬撰攬入也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

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集解徐廣曰案

在長平後十餘年也索隱按徐廣據年表以為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言二十餘年誤也正義今博州縣也考證錢大昕曰按六國表無田單攻聊城事惟燕武

成王七年書田單拔中陽乃在長平前五年又非聊城或疑徐廣之誤今細釋徐氏文義特以仲連遺書有栗腹事推檢時代當在長平後十餘年以正史公云二十餘年之誤非

謂年表有田單事也仲連遺書之燕將必非與樂毅同時蓋其事在燕王喜之世別有以編師下齊城懼讒不敢歸者不用仲連之言至身死城屠史公所書比戰國策為得其實

吳師道謂田單相趙之後必不返齊亦恐未然孟嘗君相秦而歸為齊歲餘士卒相此其證也愚按姚鼐亦有此說見古文辭類纂魯仲連遺燕將書下

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

**索隱**

邦死猶避死也。怯畏也。索隱本作邦。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

**考證**

信讀為中。楓。三本無下有所字。

三者世主不臣，說

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來。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考證**

此時不再來，齊策作此共一時也。

且楚攻

齊之南陽。

**索隱**

即齊之淮北泗上之地也。考證

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策無齊之二字。

魏攻平陸。

**索隱**

平陸，邑名，在西北。兖州縣也。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

得濟北之利大。

**索隱**

即聊城之地也。正義

言齊國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

**考證**

中井積

德曰：南面，出軍拒楚救南陽也。此未及西面拒魏而意實包之耳。非兼言之也。

故定計審處之。

**考證**

審處之，策作而堅守之。

今秦

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

**索隱**

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

也勢成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索隱

棄南陽棄楚所攻之泗上也斷右壤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

也言右壤斷棄而不救也定濟北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

計猶且爲之也

考證齊策猶且作必無也字

且夫齊之

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

考證

齊策且夫以下十三字在下文公之不能得也下

今楚魏交退於

齊而燕救不至

索隱

按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而魏攻平陸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考證

齊策無於齊二字

以

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

正義

交俱也楚魏俱退不攻燕救又不至以全齊之兵別無規求於天下言聊城必舉考證中井積

德曰規是規盡劫制之意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考證與上添而公二字看

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

之衆五折於外

集解

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

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

如墨翟守宋卻楚軍齊策兵下有春年不解四字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言孫臏能撫士卒，

當依齊策作北北背通。

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

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

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

姓以資說士，

索隱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亦便，不如依字。

謂使以為話柄，此句應上說士不載句。

矯國更俗，

索隱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正義資給說士，以招賢良，用強國也。矯國更俗，

矯正詐偽，與之更弊。俗，考證正義非。

功名可立也。

考證雖然至此，是為第一計，歸燕全身也。

亡意亦捐燕

弃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

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正義亡，罔良反，亡失也。若不歸燕，失意棄其忠良之名，東

遊齊國也。考證齊策亡意，作意者，意者猶曰或又。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

久存。

索隱按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毋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也。考證棄燕遊齊是為第二計也。

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索隱遺，亦也，謂棄子糾而事小曰也。正義管仲傳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若此三行者，世主不

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

**集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

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

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

**正義** 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形弓矢大

輅，故為五伯首也。**正義** 趙岐注孟子齊桓管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蒼頡篇云：燭，照也。**考證** 中井積德曰：齊桓稱霸首，亦以功烈耳。豈錫賚之謂哉。

曹子為

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案隱魯將曹沫是也。考證齊策曹子

訓亦云喪地千里亦誇辭魯地亦安得如此之廣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勿頸而死

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

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

坵之上。案隱按枝猶擬也。正義坵都念切。考證岡白駒白枝與支通持也。中

井積德曰壇坵之坵字以類帶說耳。只是謂壇上也。坵字無意齊策作壇位之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

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

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正義忿敷粉反悁於緣

忿忿悁忿字複古文無此法疑有誤策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

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正義天壤，天地也。齊策名與天壤相敵也。言天壤敵，此名乃敵。考證文見齊策多異同。鮑彪曰：

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愚按史

公取其吾聞之以下，三百餘言，暗以自比。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考證楓三

本自下有爲字。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

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

遂屠聊城。考證梁玉繩曰：國策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鞬而去。吳注云：史稱燕將得書自殺，單屠聊城，非事實也。連之大意在于罷兵息民，而其料事

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迫之于窮而置之于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政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策得其實，更不可信。孫侍御云：聊城齊地，田單齊將，何

以反屠聊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

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肆，猶放也。考證齊策無此語，史公豈有所本乎。吾與富貴而誦於人一語，

與莊周言相似。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

索隱忘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共，子臬，漢書竝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考證魯連亦齊人，游梁，與鄒

陽相似，中井積德曰：夫子，美稱，非字，愚按：忘字，後人旁注，誤入本文。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言鄒

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閒也。正義介猶紹繼也，言與羊勝、公孫詭紹繼相接，廁共間。考證顏師古曰：介謂閒廁也。

中井積德曰：謂與比伍，漢書鄒陽傳云：吳王濞招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吳王有邪謀，陽上書諫，吳王不內，是時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詳梁孝王世家。勝等嫉鄒陽，惡梁孝王。正義顏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孝王怒

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不以罪死

為累，考證中井積德曰：客居無親，知為白冤者，則死後尚為世所疑，是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

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

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

吾事不成後聞軻死事不就曰吾知其然是畏也又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又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精誠感虹反見疑與衛先生一類注引烈士傳非也應說亦舛愚按畏猶疑也丹疑軻不往也

### 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集解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地分野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服虔云衛先生秦人白起

攻趙軍於長平遣衛先生說昭王請益兵糧為穰侯所害事不成精誠感天故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食謂干歷之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是虛也

考證中井積德曰蝕如日食之食愚按索隱本蝕作食漢傳文選竝無而字 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正義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集解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索隱言左右之不明不欲

斥王考證新序議作義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

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集解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刑石足武王沒復獻文

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  
**索隱** 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賢，武王

子也。成王、文王子也。名樞。**考證** 索隱本，卞和作玉。人與漢書文選合，但與李斯對言，則當以卞和爲正。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

以箕子詳狂。**索隱** 詳，音陽，謂詐爲狂也。接輿辟世。**集解** 張晏曰：楚賢

字接輿，是也。**考證** 接輿，見論語。莊子楚辭。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

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

**索隱** 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謬，故後之而不用，猶下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 按韋昭云，

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曰：用馬革作囊也，以裹尸投之于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

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索隱** 案服虔云：人不相知，白初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索隱**

云：如吳札、鄭僑也。按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故曰傾也。**考證** 中井積德曰：不傾蓋，則兩車不相接。何

則知與不知也。**集解** 桓譚新論曰：言內有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秦隱 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

也楓本丹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郤齊而存魏。集解 漢書音義曰王奢

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

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秦隱 服虔云蘇秦於齊

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

故云為燕之尾生也正議 尾生守信死言蘇秦合從諸侯不信唯燕信之若尾生

邪愚按天下言六國正義是或以為蘇代訛非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

山。集解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按中山秦隱 案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集解 漢書音義曰馱馱駮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

案字林云馱馱二音北狄之良馬也馬父馱母正義 食音寺馱馱音決蹄北狄良馬也

**考證** 恩田仲任曰：駃騠，匈奴奇畜也。王怒，讒蘇秦之人，使駃騠食之，猶晉厲公怒趙盾，厥夫燧也。下文投之以夜光璧，意與此同。白圭顯於中山。

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考證** 顏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

也。愚按漢書文選不重中山二字，似長，投以夜光之璧者，憤怒之極，不暇擇物也。何則兩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髡腳於宋，宰相中山。**集解** 晉灼曰：司馬喜，三和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

**索隱** 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蘇林云：六國時人，相中山也。**考證** 沈欽韓曰：攷呂覽及中山策所載，喜非被刑者也。范雎摺脅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索隱** 案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拉，推也。音力荅反。**考證** 摺，古拉字。此二人者，皆信必

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

也。**考證** 楓三本，漢書文選位作交，位字為長。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 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

申屠狄，按莊子申屠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曰：雍州之河。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



入海。

**集解**

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索隱**亦見莊子。張晏曰：負石欲沈。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主上之心。

**考證**

文選：容下有身字。李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皆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中井積德曰：義不苟取，為

一句，其下蓋脫數字。愚按中說是。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

**考證**

楓：三本漢書於下

有道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集解**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

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斝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具，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

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公。彈反。矸者淨白貌也。顧野王又作岸音也。禪，音膳。如字讀。協韻失之故也。坤蒼云：斝，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

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考證**

漢書文選，借作素，假作借。

感於

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

**考證**

文選，行作意。漢書

文選，親於作堅如。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考證**

姦亂，韻。

昔者魯聽季孫之說

而逐孔子。

**索隱**

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中井積德曰：逐孔子，隨文而解，可也。不必挾女樂為說。

宋信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案左氏詞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井，不知子井是何人。文穎曰：子井，子罕也。又按荀卿

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按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井為是也。

考沈欽韓曰：史記作子罕為是。索隱疑其不與墨翟同時，不知春秋後復有一子罕也。梁玉繩曰：漢書陽傳及新序三子罕，作子冉，豈冉罕音近通用乎？而此子罕必子罕之後，以字為氏，如鄭罕氏常掌國政也。墨

翟與之並世，證一李斯上二世書：韓子二柄外儲，右下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君道皆言司城子罕劫君擅政，證二而前人誤以為樂喜。困學紀聞六：謂子罕

賢大夫，辨李斯諸說為誣罔，而不知劫君之子罕，並墨翟世，乃樂喜之後，為司城者，高誘注呂子召類云：春秋子罕殺宋昭公，攷宋有兩昭公，前昭公當魯文時，後昭公當戰國時，

皆與樂喜不同世。諸書但言宋君高氏以昭公實之，殊妄。況召類篇言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孔子稱其仁節，則政是樂喜，奈何以為殺君，或者樂喜之後，當後昭公時，有劫君之

事歟？然不可以注春秋仁節之子罕也。因墨翟事無所見。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誣，言其不純金，賣者欲積毀銷骨也。積久辭毀，則父兄伯叔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考周語：衆志成城，衆口銷金。史張儀傳：臣聞之，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亦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中井積德曰：金骨並以

其堅難銷鑠而喻，又曰：是以必無之事，夸張言之耳。沈欽韓曰：師古弄巧，非本意。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

索隱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越人，或蒙之字也。考證顏師古曰：威宣，齊之二

王諡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

正義阿偏，謂阿黨之言及偏辭。

公聽竝觀，垂名當世。

索隱小顏云：公聽，言不私，竝觀，所見齊同也。考證中非積德曰：竝觀，謂所見不偏也。又曰：言垂則下宜言後世。

言當世，則上宜言立，是必有一誤。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

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

考證漢書文選出逐不收，作為讎敵。

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

考證漢書文選稱作俾文選，為下有比字。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

集解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

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

集解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考證漢書文

選無能字，此衍。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集解應劭曰：紂劓姪者，觀其胎產也。案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

尚書封比干之墓又惟云劓剔孕婦則故功業復就於天下考論漢書文選無就字復作覆注

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考論漢書文選無就字復作覆注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集解謂晉寺人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考論文選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

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考論楓三本漢書文選兵作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案三

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考論梁玉繩曰莊子田子方呂覽知分皆

云孫叔敖三為令尹三去令尹荀子堯問亦有三相楚之語故鄒陽述之史記循吏傳載

之它如淮南道應汜論說苑尊賢雜言竝仍之然不足信也呂覽高注論語云令尹子文

不云叔敖隸釋漢延熹三年叔敖放碑取材最博獨不及三去相事困學紀聞七謂事與子

文相類恐此一事四書釋地又續曰叔敖為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于莊王手約  
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係子文事傳譌為叔敖耳大全辨載一說  
謂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為子文不信論語真顛倒見矣又經史問答曰子文亦未嘗三  
為令尹子文于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子玉凡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

臣繼之、子上繼之、大孫伯繼之、成嘉繼之、是後楚令尹不見于左傳、文公十二年、追紀子文卒、鬪般為令尹、意者成嘉之後、嘗再起子文為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為子上之後者、誤也、然則子文為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于位、據全氏說、則子文之事、見于論語、國語、尚難盡憑、況叔敖乎、然國語鬪且曰、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又曰、成王每出子文而後復者、三仕三已、概可想見、當以論語為信、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

**園**。集解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案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

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烈士傳云、字子終、考證於陵子、即陳仲子、又曰、田仲、見孟子滕文公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外儲篇、列女傳二、中非積德、曰據

孟子、於陵亦齊地、索隱引孟子云、而所稱非孟子文、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考證李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考證情素、猶情實也、心腹、下肝膽、下竝

添以字看、王先謙曰、墮當訓輸、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正義顏曰、無愛、無吝惜也、考證與之窮達、與士共患難安樂也、

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集解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索隱及下跖之客、可使刺由、此竝見戰國策、服虔云、仲由也、應邵云、許山也、

而蹠之客、可使刺由、集解應邵曰、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山也、跖盜跖也、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

**考證**中井積德曰，桀狗蹠客之喻，甚非可陳於梁王之前者，異日以稱梁王也。刺袁盎者，豈鄒陽之為邪？學術之不正，自然露出。又曰：聖王者，非所

鄒陽失辭。

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

**集解**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囚，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

曾孫，**索隱**湛音沈，張晏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玄孫，又一說云：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要離事見呂氏

春秋**考證**梁玉繩曰：論衡語增云：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與之不同。而漢書作軻湛七族，師古曰：此無荆字，諱諸史籍。荆軻無湛七族之事，不知陽所言何人。野客叢書又

云：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軻得罪秦，凡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于世，非謂滅其七族。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政，此意未知孰是。愚按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忠廉篇，漢書文選足下

有為大王三字。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

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考證**漢書文選無路字，人作衆。

蟠木根柢，輪

困離詭，而為萬乘器者。

**集解**

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柢，木根也。

**考證**楓，三本離詭作離倚，漢書文選作離奇。

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索隱**謂左右先加雕刻，是為之容飾也。**正義**言

先為雕刻裝飾，故得為萬乘之器也。考論中井積德曰：先容即先談，謂先白其形狀，薦其可用也。正與無因對，故稱左右。若夫雕刻容飾，豈左右之任哉？

故無

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考論漢書德下無故字，談作游。

今夫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索隱案言雖蒙被堯舜之道。考論蒙依索隱本。

楓三本，新序，漢書，文選，他本作包，抱通。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

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

人主必有按劍相哂之跡。

考論漢書文選思作神，有作襲，跡下有矣字。

是使布衣不得

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集解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則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張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章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紋，所以調為

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也。考論中井積德曰：陶鈞謂化俗之柄也，非以比於天，取喻於鈞，取其大小方圓任意也。

而不牽於卑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七首竊發。案風俗通云、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也。考證沈家本曰、文選注、風俗通作通俗文、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

用烏集而王。集解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  
索隱韋昭云、呂尙適周、如烏之集、而正義顏云、文王之得太公、非

因舊故、若烏鳥暴集也、考證中非積德曰、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考證顏師古曰、昭明曠、廣也、今人主沈於諂

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集解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考證漢書文選、裳作牆、帷牆、左右也、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集解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  
索隱案言驥足不可羈絆、以比逸才之人、應劭

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案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器也、  
正義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閒、謂櫪曰、皁、

考證與牛驥同皁、謂投向、固也、驥、只、做、馬、字、看、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集解**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探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共代而探其蔬此焦之有哉奔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耳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

不以欲傷行

**考證**漢書文選利作私欲作利

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

**集解**漢書云里名

勝母也索隱按淮南子及鹽鐵論並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則不同也正義淮南子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考證**梁玉繩曰勝母非縣此誤然諸書所說多異不入勝母水經注廿五及索隱並引尸子作孔子與此及淮南說山說苑談叢論衡問孔鹽鐵論晁錯新論鄒名顏氏家訓文章篇作曾子不同迴車朝歌新論家訓作顏淵水經洪水注引論語比考識云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山蹙墮車與此及淮南作墨子不同蓋所傳異詞如水經注說苑論衡言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淮南言曾子立廉不飲盜泉也

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

**集解**晉灼曰

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朝歌今衛州縣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

位勢之貴

**考證**文選寥作恢攝漢書作籠文選作誘主漢書文選作務楓三本作匡中井積德曰主作務為長

故回面汙行

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

耳。集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索隱**杜預云回邪也**考證**漢書文選回上無故字土下有石巖巖作巖藪李笠曰今欲使至求親左右云云一氣貫注回面句

上不宜冠以故字當刪土下有石字語勢為足  
中非積德曰巖巖作巖藪似優回轉也易也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考證真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凌趨于偶儷董份曰鄒陽書此體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恐按鄒陽諫吳王書全篇比物連類寓正意於其中蓋譬喻文字

鄒陽特長是篇亦然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考證漢傳記鄒陽事特詳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考證梁玉細曰案仲連不肯帝秦一節政見大義戰國一人而已

史公此語殊未當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

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  
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考證** 史公自序云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董份曰：屈原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

矣陳仁錫曰屈賈俱被謗俱工辭賦其事迹相似故二人  
共傳愚按此傳以屈原為主故置諸魯仲連呂不韋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  
子瑕受屈為卿因為氏考證屈原離騷云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與此異朱熹云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  
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愚按正義是疑當作郢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考證錢大昕  
曰黃歇由左徒為令尹則左徒亦楚之貴臣矣

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嫻於辭令。

集解史記音隱曰嫻音閑正義  
閑雅也考證嫻讀為閑習也

入則與王圖議

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考證王逸離騷經序作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徐孚遠曰史記張儀傳別出靳尚不

言即上官疑是兩人  
也愚按說在下文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稔未定。

索隱

屬音燭草稔謂創制憲令之本也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考證曾國  
藩曰屈平屬草稔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

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戎行也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  
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稔云者謂不於此際草

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葉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禾之稿，秬未甚整理云爾。

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屈平不與。

**正義** 王逸云：上官靳尚，**考證** 陳子龍曰：上官欲豫聞憲令，以與幾事，非竊屈平之作，以為己作也。王本命平，上官無

絲竊之也。

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考證** 治要功下無曰字疑衍

屈平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索隱** 搜亦作騷，按楚詞搜作騷，音素刀反，應劭云：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

**騷** 愁也。**考證** 索隱本楓，三本騷作搜，聰，明公。容，韻。王應麟曰：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離騷

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

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正義**

慘怛，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考證** 孟子萬章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正義行、寒孟反、信而見疑、忠而被

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正義誹方畏反、考論楚辭王逸注引班固離騷序云、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劉

總文心雕龍辨騷篇、亦引國風好色以下五十字、以為淮南傳語、洪興祖曰、豈太史公取淮南語以作傳乎、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

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

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

淖汙泥之中、案濯淖、上音濁、下音濁、汙泥、上音烏、故反、下音奴、計反、正義濯淖、上音濁、下音女、教反、汙泥、上音烏、故反、下音年、計反、考論罔

白駒曰、稱物芳、如稱蘭蕙、菡桂之類、王念孫曰、濯、直教反、廣雅曰、淖、濁也、濯、淖也、皇侃禮記疏曰、濯、謂不淨之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蟬蛻

於濁穢

正義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考證王念

孫曰廣韻云獲辱也錢大昕曰滋與茲同說文云茲黑也春秋傳何故使我水茲

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集解徐廣曰皜疏靜之

貌索隱

皜音自若反徐廣云疏淨之貌泥亦音涅滓亦音淄又疏如字正義

皜然上白若反又子笑反考證中井積德曰潔白貌

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

正義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

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正義上

惠王患之

考證秦惠王

乃

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

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

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

索隱

二水名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丹水淅水皆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

正義

丹陽今枝江故城考證張文虎曰索隱



本、凌、毛本、竝作丹浙。注同。蔡本、中統、游、王、柯本、竝作丹陽。楚世家同。愚按作浙者，索隱本、作陽者，正義本、梁玉繩曰：史各處皆作丹陽，而此作丹浙者，索隱云：丹浙二水名，謂于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然則即漢地理志：丹水，蓋在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據此則丹陽、丹浙，元屬一地，惟國策言杜陵是誤耳。但索隱既知丹浙在弘農，而于楚世家又云：丹陽在漢中，于韓世家云：在今均州，三處不同，豈非自相抵牾乎？正義謂在枝江，胡注亦辨之云：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迤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

楚之漢中地。

索隱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

正義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

索隱按此鄧在漢水之北，故鄧侯城也。正義至

鄧鄧，一本無鄧字，故鄧城在荊州陵口縣東北六里，故鄧城在城州安養縣東北二十二里，按二城相近也。考證梁玉繩曰：魏當作韓，說在楚世家。

楚兵懼，

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

和。

考證張儀傳云：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與此異說在楚世家。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

而甘心焉。

考論左傳杜注，甘心言快意戮殺也。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

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考論其後秦欲伐齊，以下與張儀傳出。

入。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

張儀。

考論顧反也，連字一意，說見樂毅傳。

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索隱按張儀傳，無此語也。

其後

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集解徐廣曰：二十八年，唐昧也。正義昧，莫葛反。考論張文虎曰：

昧，各本作昧，依志疑改。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

索隱按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懷王

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

考論李笠曰：行下疑脫曰字。

懷王卒行，入武

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

集解徐廣曰：三十年入秦。

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考證楓三本之作入。

子頃襄王立。案不隱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

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

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正義覆，救福反。考證興國下疑有譌脫。然終無可

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考證楓三本，不

德曰：屈原既疏，然猶在朝，此乃云放流，何也？懷王既入秦而不歸，則雖悟無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案隱此已下太史公傷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然亡

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正義分符問反，考證張文虎曰

臣字疑誤、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考證楓

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向秀字子期，晉人注易。

為我心惻。集解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索隱按京房易章句，言我道可汲而用也。

王明竝受其福。集解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按京房章句曰：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竝受其福。故曰：王明竝受其福也。考證周

易非九三，以作王之不問，豈足福哉。集解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言楚用食惻福，讚王之不問，豈足福哉，謂不能予福于人也。余有丁

曰：序事未畢，中間難以論斷，與伯夷傳畧同，蓋傳之變體也。令尹子蘭聞之大

怒。考證凌稚隆曰：接上屈平既疾之。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集解離騷序曰：遷於江南。考證梁玉繩曰：王逸離騷序云：上官靳尚，蓋仍新序節士之誤。攷楚策，靳尚為張旄所殺，在懷王世，而此言上官為子蘭

所使，當頃襄時，必別一人，故漢書人表列上官五等，靳尚七等。王懋竑曰：王逸離騷經序說謂屈原之仕在懷王時，後被讒見疏，乃作離騷，是時秦令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

誘與俱會武關，原諫不聽，遂爲所脅，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考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兩說少異。余考其書，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洪說誤也。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考，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懷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伉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楫，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下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年，故爲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並不合。朱子辯證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爲一，失之不考。又謂洪氏解施黃棘之枉策，引襄王爲言，與上下文絕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郢註，仍本之者，蓋偶失之。集註之作，真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祛者。故竊附論，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又曰：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載甚明。王逸蓋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惟九章，叙事最爲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之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湖，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在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發其冤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讒

諛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暫亂僅爲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此不足爲原病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其不無遺憾焉故不得而不辨也蘇子由作古史於伯夷傳獨載孔子之說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取其論以爲知所考信余蓋倣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吾言也夫又曰按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陽取八邑又移兵攻齊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懷王爲從約長惜往日所云國富強而法立屬貞臣以自娛正屈原爲左徒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爲秦所困原列傳言上官大夫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待臣不清激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考實遠遷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譎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而張儀譎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兩見於楚世家原列傳恐傳聞之誤不足據也以原之自叙考之既見疏卽被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不復在位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叙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已放流矣一篇之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兩篇其可據此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當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辯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會之與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爲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余冀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於亂槩中錄出之而更考之日爲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爾愚按屈原事迹先秦諸書絕不錄之

始見賈生弔文。史公蓋依淮南離騷傳述之，不深究其顛末，故多與楚辭不合。又與國策不合。司馬氏通鑑削而不筆，未必無由。今錄王氏說以質後之讀史者。屈原

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

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集解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

賢良以厲國士。索隱父音甫。考證王逸曰：三閭大夫，謂其故官。洪興祖曰：漁父，假設問答以寄意耳。太史公以為實錄，非也。王世貞曰：長卿子虛已極曼衍，下居漁父，實開其

端。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

放。考證王本楚辭，混作昔，下同。清醒韻。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

推移。考證二句，老子和光同塵之義，下居篇亦云。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索隱按楚詞作指其泥。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

正義醪，力知反。考證楚辭，啜作飲，醪作醯，醯希薄之酒。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按楚詞，此懷

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考證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解王逸曰：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

集解王逸曰：蒙垢汚。索隱汶汶，音閎閎，汶汶，猶昏暗也。考證楚辭，人又誰能，作安能。衣汶，韻。荀子不苟篇：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儻儻受

人之戒，戒者，戰蓋襲此語。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考證楚辭，常流作湘流。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索隱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

埃哉。正義溫蠖，猶昏憤也。考證楚辭，無又字。下有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四十字，史公削之。

以直接懷沙賦此文。章剪裁之法，白蠖，韻。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按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自沈。此其義也。其辭曰：陶

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解王逸曰：陶，陶盛湯貌。莽莽，盛茂貌。索隱音姥。正義莫古反。考證楚辭，陶陶作滔滔。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集解王逸曰：汨，行貌。索隱王師叔曰：汨，行貌也。方言

兮，窈窕。集解徐廣曰：胸，眩也。索隱胸，音舜。徐氏云：胸，音眩。窈，音烏鳥反。考證張文虎曰：蔡王柯凌本，窈窕作窈窕。李笠曰：楚辭作杳杳。王逸云：杳杳深冥

貌。窈，杳通。作窈窕者，誤。孔靜幽墨。集解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孔，甚，墨，無聲。言



墨作默，八字，寫滿目荒涼之狀。**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集解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索隱**：離，潛，潛病。

鞠，窮。**正義**：愍，病也。**考證**：楚辭，寃作荷，愍作愍，之作而，正義，愍作愍。**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考證：效，楓本作沒。

三本，作歿，侷，楚辭，作寃，墨鞠，抑韻。**刑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集解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削方木，欲以為

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刑，音五，官反，謂刻方木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正義**：被譏，譖逐，欲使改行，終守而不易。**考證**：中井積德曰：常度，猶故態也。替，變也。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解王逸曰：山道也。**正義**：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遂離常道。君子所鄙。**考證**：楚辭，山作廸，中井積德曰：初本，猶言初始也。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也。餘如注所解。**考證**：楚辭，職，作志，度，作圖，中井積德曰：職，誠同，謂明著也。作志，亦同。言

規畫章明，繩墨昭著，無變於初本也。前度，即指初本也。非借工為喻，愚按替鄙，改韻。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集解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考證**：楚辭，直，作厚，盛作賊。

**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

**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矓奏公。章，明也。揆，正賢能，玄，黑色也。言待賢能之士，居於山谷，則

衆愚以爲不賢也。**考證**揆正正義本作揆正與楚辭合作揆義長楚辭幽處作處幽隱下有暇字。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集解**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離婁古明視者也睇目變白而爲帝反呵也言賢者遭時困厄俗人侮之以爲癡狂也。**考證**盛正章明韻變白而爲

黑兮倒上以爲下。**索隱**音戶。鳳皇在笱兮。**集解**徐廣曰笱一作郊。駟

笱音奴又女加反徐云一作郊按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正義**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鸛喙首戴德頸揭義

背負仁心人信翼俟順足履正尾繫武。鷄雉翔舞。**索隱**楚詞雉作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鷄雉翔舞。**考證**下舞韻同糅玉石

兮一槩而相量。**集解**王逸曰忠佞不異。**正義**糅女山反。**考證**洪興祖曰糅雜也槩平斗斛木。夫黨人之鄙妒

兮羌不知吾所臧。**集解**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爲也。**正義**羌音強發語端也。**考證**楚辭夫下有

惟妨作固吾下有之量臧韻。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解**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

其本志也。**正義**言以才德盛大可任用重載無賢明主以用之故使陷入而未濟。**考證**李筮曰盛亦重也此言所任者艱重所載者盛大以致陷滯而不濟耳任重與載

盛偶舉與論語任重道遠語同。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集解**王逸曰示語也。**考證**楚辭得作知無吾字

中井積德曰示，如字，濟示韻。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

**集解**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庸賤之人也。**索隱**按尹文子云：千

人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考證**楚辭：桀作傑，與索隱合。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集解**徐廣曰：異一作與，駟案王逸曰：采，文采也。**考證**朱熹曰：內，舊音納。

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考證**朱熹曰：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唯所用之態。采，有韻。重仁

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集解**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正義**重，直龍反。襲，亦重也。**考證**朱熹曰：豐，猶富足也。集解及當作仍。重

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集解**王逸曰：悟，逢也。**索隱**楚詞：悟作還，竝吳故反。王師叔云：悟，逢也。**考證**朱熹曰：從容，舉動自得也。豐容，韻。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豈有此死事故也。言

人固有不比竝，湯禹久遠不可慕也。乃怨憂不改其志，故進路北次，自投汨羅而死也。**考證**朱熹曰：有不竝，言聖賢不竝時而生也。林雲銘曰：豈知其故，言其理大不可解。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考證**楚辭：邈，下。而無也字，故慕韻。懲違改忿兮，抑心

而自彊。**正義**懲，止也。忿，恨也。**考證**王念孫曰：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念，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怨，悻，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

而自彊。

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譌作連、王注、以連為留連、失之、**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集解王逸曰、象法也、考證楚辭

潛作愆、象作像、朱熹曰、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強象、韻、**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正義北次

將就、考證王逸曰、路道也、次、舍也、中非積德曰、北次、謂還鄂之宿次、**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集解王

也、大故、謂死人也、索隱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考證朱熹曰、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王念孫曰、含、當舍字

之誤、舍即舒字也、說文、**亂曰。**索隱王師叔曰、亂者理也、所以發舒從子、舍聲、暮故、韻、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

**分流汨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索隱沅、湘、二水名、按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

水出零陵縣海陽山、北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索隱楚詞、幽拂、作

弗反、言拂、拂幽蔽也、楚辭作幽蔽也、考證汨、忽、韻、**曾唵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唵已下二十一字、正義自曾唵已下二十一字、楚辭本或有無者、未詳、考證沈家

本曰、萬曆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文增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

驥將焉程兮。

**集解**王逸曰：程，量也。**考證**楓三本，四作正。楚辭：懷情抱質作懷。質，抱情無將字。質下，攷下，無兮字。朱熹曰：匹當作正字之誤也。無正，

與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餘何程。謂校量才也。正，程韻。

畏懼兮。

**集解**王逸曰：錯，安也。**索隱**楚詞：餘竝作余。楚辭：人作民。餘作余。命下無兮字。錯懼韻。

曾傷爰哀，永歎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集解**王逸曰：喟，息也。**正義**溷，胡困反。亂也。**考證**楓三本，溷下有濁，心上有人。

與楚辭合。楚辭不作莫。王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嗟恆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又曰：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無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除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為長。愚按朱子楚辭集註，既有此說。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考證**讓，避也。類，王說是。喟，謂愛類韻。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

以死。**集解**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汨，音覓也。**正義**故羅縣城在岳州。

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竝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榆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考證**王念孫曰：自投，索隱本作自沈，下文皆曰自沈，則作自沈者是也。齋藤正謙曰：余嘗著屈原投汨羅辨，謂原自謂寧赴湘流，葬于江魚腹中，一時憤激之言，而非實語也。子長弗察，引爲實錄，果然，魯連之蹈東海，亦將爲真投水而死耶？是連憤激之餘，發此言耳。原語殆類此，決知其非實事也。後閱袁隨園隨筆，引黃石牧太史云：屈子未必沈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皆憤怨之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一弔，遂信爲真，不知宋玉親受其門，而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南西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水，何耶？惟亂曰：湛湛江水，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于汨羅可知也。若楚詞注，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豫凶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是與余說暗合，更爲詳明。

###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集解**徐廣曰：差，或作慶。**宋隱**按楊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

作景璜，今作差，是字省耳。又按徐斐、鄒三家，皆無音，是讀如字也。**考證**漢藝文志詩賦略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相傳今楚辭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三篇，是也。唐勒賦四篇，今亡。御覽六百六十三，引宋玉賦曰：景差、唐勒等竝造大言賦。宋玉賦十六篇，楚辭錄九篇，今亡。御覽六百六十三，引宋玉賦曰：景差、唐勒等竝造大

好色賦四篇凡十六篇古文苑載諷賦笛賦釣賦大言賦小言賦五篇張惠言疑其為五代宋人假託嚴可均亦云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愚按古文苑所載未必皆擬作但佗書不錄景差賦藝文志不載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考證從容

見懷沙賦徐孚遠曰此稱屈原直諫以至放流餘子不及也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考證陳仁錫曰楚以削二句見屈平之死係楚之存亡也沈家本曰按自頃襄王元年至負芻被虜凡七十六年自屈原沈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考證馮班曰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并重詞賦與漢書異意賈生名誼雒陽人也。

索隱名義漢書竝作誼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考證屬書綴輯文

屬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正義顏云秀美也應劭

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考證此秀才言才學秀人非科目之稱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

為天下第一。索隱按吳姓也史失名故稱公。考證梁玉繩曰史于人之名字每不盡著多恐是疏缺未必當時已失其傳故凡稱公稱君稱生之

類甚夥，史公亦何吝此一字乎？統觀全史，其中最可惜者，河南守吳公，爲漢循吏之冠，朱建子以罵單于死，節樞公以守滎陽見殺，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四人皆當時英傑，不容失名，安得略而不書？它若不肯名籍之鄉君，傳尚書之伏生，幸別有可攷知，伏名勝，鄭名榮，餘子碌碌，姑勿深論，雖閒有足證，亦不必詳已。故與李斯

同邑，而常學事焉。

正義李斯，上蔡人，考證楓，三本當作營，上蔡，漢汝南郡。

乃徵爲廷尉。

考證楓，三

本漢書徵下有以字，王先謙曰：公卿表在元年。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

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

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

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

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考證中統游本，法作改，與上改正，湖複楓，三本，制度作度制，法正也。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



**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考證**王念孫曰色上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中井積德曰據尙黃用五句賈生亦惑於五行家異端之言也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曆遂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為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釋幻雲曰黃龍見成紀文帝十五年春也誼譚長沙作服賦文帝六年夏也而請改服色者在未為長沙傳之前正義所言恐非

孝文帝初即位謙讓

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

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

**正義**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考證**梁玉繩曰顏師古于漢書禮樂志陳平傳云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

之文不可明也師古始不信之而容齋三筆歷辨絳灌是別一人非周勃灌嬰蓋本文選讓責太常博士書注恐未可從史漢屢稱絳灌即如陳平傳絳灌世家作絳侯灌嬰尤為明證今無楚漢春秋莫由攷核愚按任堪也害忘也

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

沙王太傅。

**考證**長沙王差吳芮玄孫文選李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為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

其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羅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所傳不同、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

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集解徐廣曰、適竹革反、韋昭曰、謫也、索隱韋昭云、適譏也、字林云、

大厄反、正義適、張革反、譏也、考論中、井積德曰、適只作貶義、周壽昌曰、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尚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

子之側、而官王國也、梁玉繩曰、案賈生因服烏人舍、故以為壽不得長、非但因卑溼也、此乃下文之複出者、漢書改曰、誼既以適去、甚當、應衍辭字、至又字十五字、文選同漢書、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考論梁玉繩曰、賈賦以漢書文選校之、其辭辭各不同、當是所傳之別、依本書讀可也、

日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集解張晏曰、恭敬也、正義顏云、恭敬嘉惠、詔命、俟作、同、待也、考論漢書文選共作恭、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考論沙羅韻、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

罔極兮、乃隕厥身。索隱造、音七到反、考論張晏曰、譏言罔極、言無中正也、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生身韻、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臯翱翔。索隱竄音如字、又七外反、考論祥翔韻、關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關音天臘反、茸音而隴反、案應劭胡廣云、關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曰、關茸不肖之

人、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案隱胡廣云：逆曳，不得順隨道而行也。倒植，賢

曳同意，謂項捨地，脚朝天也。志植，韻。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案隱案漢書作隨夷，淵兮，

隨也。夷，伯夷也。跖，盜跖也。莫邪為頓兮。集解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大夫也。作寶劍，因名焉。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鈍也。鉛刀為銛。集解徐廣曰：思

義曰：銛，謂利。索隱：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考證：廉，銛韻。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集解應劭

得意，贊曰：生，謂屈原也。考證：漢書文選，嚶，作默。生，先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幹，弃周鼎兮，寶康瓠。集解如

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窳。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筭。筭，轉也。一曰：康，空也。索隱：幹，轉

也。烏活反。爾雅云：康瓠，謂之窳。音丘。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也。康，空也。管灼云：幹，古管

字也。正義：李巡曰：康，謂大瓠也。康，空也。鄭玄曰：康瓠，瓦盆底也。顧野王曰：窳，破器也。

下亦無而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案隱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

上太山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正義：罷，音皮。服，猶駕也。考證：驢，車韻。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集解應劭

曰章甫殷冠也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考證 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集解** 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考證 中非積德曰苦傷之也久谷韻 **訊曰** **集解** 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

諄告也音信張晏曰訊雖騷下章諄亂也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宜也重宜共意周成師

古音碎也考證 張文虎曰索隱周成下疑有脫文隋志梁有解文字義七卷周成撰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 **索隱** 堙鬱漢書

高遶兮夫固自縮而遠去 **索隱** 遶音逝也縮漢書作引也 **正義** 漂

九淵之神龍兮 **集解** 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 **索隱** 襲復也莊

**正義** 顧野王曰襲合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淵言至深也呂向日襲猶察也言察於神

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重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 **考證** 王先謙曰襲深

也 **泐深潛目自珍** **集解** 徐廣曰泐亡筆反潛藏也音密又音勿也 **彌融爚以**

**隱處兮** **集解** 徐廣曰一本云彌融蜩以隱處也 **索隱** 漢書作彌蟻

玉繩曰徐注一云蝮蟻相對 夫豈從蝮與蛭蟻 集解漢書蝮字作蝮章昭曰蝮蟻蟻也蛭水蟲蟻丘蟻

也索隱蝮音蟻漢書作蝮言蝮然絕於蟻蟻況從蝮與蛭蟻考證漢書注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蟻蟻

況從蝮與蛭蟻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

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正義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

漢書藏作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

音盤槃桓也紛紛猶藉藉構譏之意也尤謂怨咎也考證王先謙曰經典亦夫子

之辜也 索隱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

變戀於楚都以反己之今日時勢不同也李奇說意簡而明顏師古乃謂諛自言今之離

鄢亦猶屈原又云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故都夫誼生漢朝與戰國異雖

為長沙王傳猶漢臣也何得歷 瞞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索隱瞞丑

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考證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惠煇

焉下之。

**案**隱案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逝

而去之。

**集解**徐廣曰搖增翩一云遙增擊也

**正義**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險

微兮遙增擊而去之漢書一本作險微一本作險微作險微為長顏師古曰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去之李筌曰增字同層謂鳳皇見細德之兆故搖動其重層

之翩而遠逝而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

**集解**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案**隱汙瀆汙瀆小渠也

橫江湖之鱣鱣兮固將制於螻蟻。

**集解**如淳曰鱣大魚也

能制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此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

見害**正義**鱣鱣上哲連反下音尋**考證**索隱本螻蟻作螻蟻為是魚螻韻張文虎曰螻蟻倒文以叶韻蓋讀螻為龍珠切集韻十虞有此一音此後世轉俟入虞之濫觴讀者

習見螻蟻字以為誤而乙之不知螻字不可與辜都下去魚為韻也今惟索隱本未改梁

玉繩曰賈屈同傳以渡江一賦耳不載陳政事疏與董仲舒傳不載賢良策對同幾等賈

董于馬卿矣舍經濟而登辭賦得毋失去取之義乎**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案**隱為長沙傳案孫產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宅及誼石牀在矣**正義**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

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榜有一局腳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集解灼曰異物誼所坐

志有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案鄧展云似鵲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鷄其名爲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鳴自呼正義鴉大如斑鳩綠色惡鳥也入人家凶賈生既以適居長

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考證陳仁錫曰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二句兩見

乃爲賦以自廣案姚氏云廣猶寬也考證王先慎曰賈子在長沙作服鳥賦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

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集解徐廣死生等榮辱以造憂累焉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

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爾雅云歲在卯曰單闕李巡云單闕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仲也正義闕鳥葛反考證汪中曰按史記曆書

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闕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傳至此適得三年愚按呂氏春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君灘歲星紀年見古書者以此爲始賈生是賦次之屈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蓋以紀月非紀年也 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集解**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施音移施猶西斜也漢書作斜也**考證**李筮曰施移也愚按漢書削兮字下同文選有

止于坐隅貌甚

閒暇。**考證**夏舍暇韻。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索隱**漢書策作讖案說文云讖驗言也今此筮蓋雜筮辭云然**正義**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

**考證**故度去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于於也漢書本有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辭也。吉乎告

我凶言其蓄。**正義**音災。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集解**徐廣曰數速也淹留遲也漢書作淹速**考證**之舊期韻。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索隱**協音憶也**正義**協韻音憶**考證**索隱正義本作意故云音憶他本作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考證**翼意

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幹音烏活反幹轉也**考證**顏師古曰幹韻。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愚按顏云幹音管與弔屈

原文集解合顧炎武日知錄引說文云幹音古案切不得烏括切。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集解**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

或曰蟬蔓相連也**索隱**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與也**考證**張文虎曰化變毛本作變化與索隱本及漢書文選合各本作化變。

物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索隱漢書無窮作無閔，洵音密，又音味，洵穆深微之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洵音勿。考證還嬾

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索隱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𧈧，案倚者立身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倚伏

也。正義倚於撥反，依也。考證五十八章福下禍下有之字，中井積德曰，謂有禍則福亦與此相依，有福則禍亦潛伏於其中也。憂喜聚門兮，吉

凶同域。

正義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考證伏域韻。

彼吳彊大兮，夫差目敗。越棲會稽

兮，句踐霸世。

考證敗世韻。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

集解韋昭曰，斯，李斯也。考證應劭曰，李斯

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集解徐廣曰，腐刑也。索隱徐廣云，胥靡，腐刑

也。管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黃河西岸，吳阪下，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

也。考證刑丁韻。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繆。

集解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糾繆，索相附會也。環曰，糾，絞也。繆，索

也。索隱韋昭云，繆，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考證繆極韻。

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索隱此乃淮南子及鵠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悞，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疾則去疾，不能浸潤，矢

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考證劉放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考證遠轉韻。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

槃物兮。集解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如淳云：陶者作器於鈞

上，以造化為大鈞也。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正義專音均。考證宋

錦綬曰：案專之與鈞，聲形各別，漢書作鈞也。中井積德曰：槃轉制物，形不必訓播，愚按：槃盤通作大專，猶言大圓耳，不必讀專為鈞也。中井積德曰：槃轉制物，形不必訓播，愚按：槃盤通

用旋也。垝軋無垠。集解應劭曰：其氣垝軋，非有限齊也。垝音若央，軋音若乙，際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垝軋者，不測也。上逸注楚詞云：天不可與

垝軋，雲霧氣味也。正義垝，烏郎反，軋於點反，垠音銀。考證紛垠韻。天不可與

慮兮，道不可與謀。索隱與，音預也。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考證謀，時

悲反。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索隱此莊子文。考證莊子：大宗師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

冶，惡乎往。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既以陶治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考證工銅韻。合

漠兮、獨與道息。

**索隱** 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

**正義** 澹，漠，上徒濫反，下音莫。澹，薄也。漠，靜也。**考證** 漢書文選：澹，作恬。意韻：索隱引莊子：大宗師：呂覽：先己。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

喪。

**集解** 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 按：釋智，謂絕聖棄智也。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是也。自喪者，謂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考證** 索

**隱** 知作智，與漢書文選同。莊子：齊物論。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考證** 喪翔韻。

乘流則逝兮，

得坻則止。

**集解** 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 漢書：坻，作坎。按：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正義** 坻，音持。張晏曰：夷易則

仕，險難則隱也。**考證** 漢書作坎。文選作坻。兩通。王先謙曰：言行止一聽自然，非有計較之私，亦無關仕隱之義。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

己。

**考證** 止己韻。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索隱** 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考證** 莊子：大宗師。

澹

兮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擊之舟。

**索隱** 出莊子也。**考證** 莊子：列禦寇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不以生故自寶兮，

**索隱** 鄧展云：自寶，自貴也。

養空而游。

**集解**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 言體道之

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正義** 鄧氏云：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考證** 漢書文選：游作浮。中井積德曰：空只是虛，不必以舟喻。德人無累兮，知

命不憂。

索隱按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細故，微蕪兮，何足以疑。

集解昭曰：蕪，音

上介反。索隱：蕪，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蕪，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故，不足蕪介我心，故云：何足以疑也。正義：蕪，忍邁反。前加邁反。考證：今本漢書前作芥，蕪芥以喻細故也。

休舟游疑，韻朱。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集解徐廣曰：祭祀，福昨也。馴案如淳曰：

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儂。坐宣室。

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

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音儂。正義：淮南子云：武王殺殷紂於宣室，漢蓋取舊名以名殿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

考證漢書狀作故，顏師古曰：漸迫近，誼聽說共言也。愚按史商鞅傳：衛鞅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索隱梁懷王，名杅，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

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

此起矣。

考證賈生諫封淮南厲王子疏見漢書本傳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考證徐孚遠曰時梁王未之國居京師故賈生為傳得上疏獻替趙翼曰治安策所言

皆有關於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賈誼傳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

後。

集解徐廣曰文帝十一年

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

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

卿。

考證梁玉繩曰此文為後人增改孝武當作今上而中隔景帝似不必言孝文崩宜云及今上皇帝立也至孝昭時二句當刪之唐表誼子名播播二子嘉憚徐孚遠

曰與余通書史公本文至昭帝句則後人所增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

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案按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

北岸有廟也。

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

考證

何焯曰：即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生怪之也。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

爽然自失矣。

集解

徐廣曰：一本作爽。

案

述贊：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 史記八十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考證** 史公自序云：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案隱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按戰國策以不韋為潁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

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陽翟、今河南府縣、考證中非積德曰商賈、分言之、二也、通言之、一也。 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集解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案隱王劭賈音作育、案育賈義同、今依義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

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案隱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也、正義名柱、又名成、 安

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

曰華陽夫人。考證胡三省曰、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為號、稱謂錄云、集韻、姬

姬、姬、周姓、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為通稱矣、以虞美人為虞姬、戚夫人為戚姬、政和問、帝女下嫁曰帝姬、嘗自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郎仁寶七脩類彙辨之曰、姬固周姓、亦為婦人美稱、毛詩曰、彼美淑姬、帥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據此、則古人以姬為婦人之通稱、後世乃專以之稱姜耳。 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秦** 隱 卽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也。子楚母曰夏姬。

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 隱 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

本母。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

秦 隱 韓王信傳亦曰：韓信、襄王孽孫，張晏曰：錡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賤子也，以非嫡正，故曰孽。考 證 楓，三本無諸字。車乘進用不饒。

居處困，不得意。秦 隱 按下文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養，音才刃反。

非愚，按下文進用義同。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集 解 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 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百倍珠玉之贏幾倍，百倍立定國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

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

鄙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

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主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泰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

子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

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人說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考證**。胡三省曰。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釋幻雲曰。正義

所引與秦策小異。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

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

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謂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

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

**考證**。楓。三本無幸字。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正義**。適音

嫡。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

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毋音無。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侯承國之業。高誘注云。子侯。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正義**。言

子楚無望得為太子。**考證**。岡白駒曰。則無幾以下十九字。當做一氣讀。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

貧、客於此。考論楓三本、客下有在字、

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

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

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

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

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索隱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正義弛、尸氏反、

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

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索隱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

**通正義** 言華陽夫人舉才選子而為安國君嫡嗣而又養之為嗣也 **考證** 中井積德曰不上脫何字楓三本結下有言字愚按正義有譌脫 夫在則重

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 **考證** 張文虎曰據上索隱引重尊當作尊重 此

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

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

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 **考證** 次序也 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

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闈，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 **索隱** 問音閑從音七恭反 乃

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

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 **考證** 中井

積德曰時昭王在焉故太子不能顯定計議立名號故陰刻符為約耳 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

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

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

索隱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

知有身。子楚從不韋

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

欲以鈞奇。

索隱鈞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考論言不韋初無意於獻姬，既而以為我已以子楚為奇，今又獻姬以我子為秦

嗣更奇，通鑑怒上補伴字，非是。

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

楚遂立姬為夫人。

集解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徐廣云：十二月也。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

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正義子政者，始皇帝也。考證梁玉繩曰：攷漢書王商傳，不韋求好女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故始皇紀後所附班固文，以始皇為

呂政，後儒俱稱以呂易嬴，讀史管見，論作史者，宜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均本斯傳言之，余竊惑焉。左傳倍十七年，孕過期，疏云：十月而產，婦人大期，乃十月

之期，不作十二月解，即如史注十二月曰大期，夫不及期，可疑也。過期，尚何疑？若謂始皇

之生，本不及期，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則子楚決無不知之理。豈非欲蓋彌彰乎？祇緣秦犯衆怒，惡盡歸之，遂有呂政之譏，而究其所起，必因不韋冒認厥考之誣辭。匿身一語，仍是奇貨可居，故智史公于本紀特書生始皇之年，月，而于此更書之，猶云世皆傳不

韋獻匿身姬，其實秦政大期始生也，別嫌明微，合于春秋書子同生之義，人自誤讀史記爾。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

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

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考證云：秦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

同。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

竟得活。

考證：徐孚遠曰：子楚夫人，即不韋姬也，不得為豪家女，當以秦質子故有豪家主之，得自匿免錢大，听曰：蓋不韋資助之，遂為邯鄲豪家，愚按錢

說較長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

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

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

案：隱劉氏本，所母，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並無生字。考證：各本，所下有養字，案隱本，三條本無王念孫

曰：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為夫人時，立以為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真母夏姬而言養字後人妄加。

真母夏姬，尊以

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案隱下文尊爲相國，案百官表曰：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正義

莊襄立丞相，至始皇，又改爲相國。秦有左右丞相，高帝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孝惠高后

置左右丞相，文帝置一丞相，有兩長史，哀帝更名大司徒也。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案隱戰國

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考證金耀辰曰：河南卽周王城，洛陽卽成周，

竝東西周之地，其名舊矣。索隱謂河南之稱，史據漢郡言之，謬也。而周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與此不同。攷藍田，秦內史，豈河南洛陽爲封國，而藍田其采地歟。莊襄

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集解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

號稱仲父。正義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考證中，井積德曰：仲父，猶叔父也。愚按：昭襄稱范雎爲叔父，始皇稱不韋爲仲父，蓋由其例也。楓，三本，號

上有而字。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考證楓，三本，無通字。梁玉繩志疑

引劉氏史記紀疑云：此太后，乃不韋嬖子。楚立爲夫人者，政立爲王，卽宜。不韋家僮

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



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案孟嘗平原，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

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

正義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考四君喜客，敍當時風習耳。平原君傳亦云：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客。呂不韋

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

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

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案八覽者有始、孝行、

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真、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二十六卷也。

以為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案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

帝更名新城，景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考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沼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

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高誘注云：秦八年，秦始皇卽位八年也。是呂氏春秋呂不韋爲相國時所爲。史公史記自序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者，誤也。吳裕垂曰：孟嘗春申諸君，皆稱好客，客曰食客，雖多至三千，不過養一羣雞鳴狗盜爾，從不聞有儒生而甘食其門下者。秦之謀士策士，雖代不乏人，而孔孟之徒，亦未聞西向入秦者。以秦不好文學故也。不韋丁七國爭雄，斯文淪喪之餘，獨禮文人學士，使各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其言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備矣，迺猶不敢自以爲是。懸金市門，非求增損，是戰國時以卿相而有儒雅之風者，不韋一人而已。愚按呂覽一書，儒道楊墨名法兵農諸家之言，皆在，蓋欲合九流以爲一也。雖問或缺統紀，而當時諸說，賴此以存，則不韋傳學之功，決不可沒。漢淮南王書，殆學之乎。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

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

考證 嫪，風

嫪，盧藏用曰：姓嫪，名毐，嫪力到反，毐，馬亥反，或曰：士無行曰毒，或作膠，膠音交，學者不用此音。

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

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

正義 以，桐木爲小車輪。

太后聞，果欲私

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

正義 腐，音輔，謂宮刑，胥靡也。考證 正

義竹靡二 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

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

考證 崔適曰。宦者無鬚。非無眉也。此拔其鬚眉。非并其眉。拔之也。特以修辭之例。因鬚而及眉耳。愚按眉字帶言。太后私與通。絕愛之。

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 雍故城在岐

大鄭宮。考證 凌稚隆曰。此徙宮居雍。即下文所遷者。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

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

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

陵。正義 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 芷音止。地

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 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索隱 杜原之東也。正義 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芴當

有萬家邑。

索隱按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

為杜陵，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考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七年夏，太后薨，至起杜陵，凡百七十六年。愚按：樛里子傳云：昭王七年，樛里子卒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詞氣略同。蓋風水之說，自秦人始也。方苞曰：夏太后華陽夫人薨，葬本不應載不韋傳，以夏太后有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入秦本紀，則無關體例，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集解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奕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索隱劉氏

嫪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屨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今按說苑作嫪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嫪家之子也。正義嫪人，貧人也。考證說苑正諫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按說苑云：遷太后械陽宮，地理志雍縣有械陽宮，秦昭王所起也。

考證梁玉繩曰：按始皇紀，誅毒在四月，此誤。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家產資物，並

沒入宮、人口、則遷之蜀也。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

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

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考證凌稚隆曰、

詳始皇紀

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請文信侯。

考證請、謁也。

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

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呂不

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母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家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

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

帝太后。

集解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誅列生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

會葬蒞陽。集解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案隱按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

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今此合作長信侯也。考證中非積德曰。此蓋有錯文。崔適曰。當作嫪毐。以不韋貴封號長信侯。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

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考證梁玉細曰。案上字誤。仍秦史元文。說在始皇紀。

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案隱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也。正義

時音止。故好時也。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集解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考證論語子張篇。

案隱述贊。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誘。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 史記八十五



#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考證** 史公自序云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愚按此傳叙五刺客以理論之宜次游俠傳前今置之呂不韋李斯間者以荆



軻入秦，尤極壯烈慘毒六國之事，亦結其局也。故論贊亦主言荆軻。

### 曹沫者魯人也。

蔡隱沫音仄，葛反。左傳殺梁竝作曹闞，然則沫宜音闞。沫闞聲相近而字異耳。此作曹沫，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

而巳。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闞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闞之盟，信齊侯也。又記不具行事之時。考證張照曰：按沫

闞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為芬，冒勃蘇耳。必音沫為濊，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闞為沫，未免武斷。

呂氏春秋貴信篇曰：柯之會，莊公與曹闞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闞按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

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闞之證，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闞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為曹闞。梁玉繩曰：曹子之名，左穀及人表管子大匡皆作闞。呂覽貴

信作闞。齊燕策與史俱作沫，蓋聲近而字異耳。索隱于魯仲連傳作沫，疑譌。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蔡隱左傳

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故城在兗州龔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考證梁玉繩曰：莊公自九年敗乾時後，至十三年盟柯，中間有長勺之勝。是魯祇

一戰而一勝，安得有三敗之事。齊桓會北杏，遂人不至，故滅之。遂非魯地，何煩魯獻。此皆妄也。沈家本曰：遂國名，非魯邑。猶復以為將。齊桓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案隱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

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案隱上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

首也考證何焯曰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無此風也況魯又禮義之國乎梁玉繩曰劫桓歸地一節年表齊魯世家管仲魯連自序傳皆述之此傳尤詳荆軻傳載燕丹語仍國策竝及其事蓋本公羊也公羊漢始著竹帛不足盡信卽如歸汶陽田在齊頃公時當魯成二年乃公羊以爲桓公盟柯因曹子劫而歸之其妄可見況魯未嘗戰敗失地何用要劫曹子非操匕首之人春秋初亦無操匕首之習前賢謂戰國好事者爲之耳仲連遺燕將書云亡地五百里呂覽貴信云封以汶南四百里齊策及淮南汜論云喪地千里魯地安得如此之廣汶陽安得如此之大不辨而知其誣誕矣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

欲。

案隱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爲言之也

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亦以甚矣。

考證楓三本以作已

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

案隱齊魯

鄰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卽壓近齊之境也考證公羊傳作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中井積德曰城壞設言之也魯國都城壁卽壞卽壓齊之境言齊之境深入逼魯之國都也

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

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考證齊桓公許與魯會，以下本莊公十三年公羊傳。桓公

怒，欲倍其約。索隱倍，音佩也。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考證楓，三本無，不如與之四字。於是桓公乃遂

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

而吳有專諸之事。索隱專字亦作剗，音同左傳作鱒設諸。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地理

志臨淮有常邑縣。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

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

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正義公

之子也。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索隱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專生文，吳世家曰：知光有他志。考證外事，言伐楚索隱有譌誤。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考證伍子胥之亡楚以下采昭公二十年左傳。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

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祭，音則界反。次曰夷昧。索隱亡葛反。次曰季子

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

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

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考證夏，父

沒弟承。周初太伯處仲避位，季歷以季子襲太王後。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

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春秋昭二

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竝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考證楓，三本嘗作常中井積德曰：光得諸之後九年也。注謬。春，吳王僚欲

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索隱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

耳考證楓三本將兵圍楚之濇濇縣天柱山在南音潛杜預左傳注云濇楚

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也正義濇濇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

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

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

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索隱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如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

故云我無奈我何太史公探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

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

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考證中非積德曰太史公謬解左傳耳

杜注非謬在史記如索隱解可也但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索隱注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

四月公羊殺梁無傳經更與左氏吳系家同此傳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

出何書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集解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左傳曰伏甲謂甲士也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而

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

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集解音披索隱音披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考證中

井積德曰左傳云門階戶席皆王親也王親者謂親信之人也不必戚屬酒既酣公

史遷添一賊字害文意不小吳世家作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無賊字酒既酣公

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詳為上音陽下如字左傳曰光為足疾此

言耶考證楓索隱詳為上音陽下如字左傳曰光為足疾此

本無中字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集解徐廣曰炙

者夜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首刺王僚索隱刺王僚

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

為上卿考證楚平王死以下采昭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

事。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豫讓者晉人也。案隱案此傳所

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於楚，事見晉語，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案隱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後因以邑為氏。考證范下氏字，依索隱本，楓

要補，去而事智伯。案隱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

生時去之，事智伯也，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

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案隱謂初

則醉以酒，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案隱案大宛傳曰，匈奴破

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棹榼也。管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棹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管氏

以為囊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杆，故云。正義劉云，酒器也。每

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考證呂氏春秋義賞篇，擊智伯，斷其頭為觴，韓

誤，有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

**考證** 史公答任安書亦用此語。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

竟魄不愧矣。**考證** 今智伯以下二十三字。策作吾共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考證** 楓。三本。趙策。無中挾七首。襄子如廁。

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

**考證** 趙策內持刀兵。作刃共扞。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醜去之。

**索隱** 卒。足律反。醜。音釋。字亦作醜。**考證** 各本及趙策。譯作釋。今從索隱。本楓。三本。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

**集解** 音賴。索隱。厲。音賴。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爲賴。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

此亦作厲字。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索隱** 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

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正義** 呂氏春秋云。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云云。**考證** 梁玉繩曰。案下文。豫讓與其友及



襄子相問答則不可言嘸當依策作以變其音為是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

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索隱謂因得殺襄子顧不

易邪索隱顧反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考證陳仁錫曰襄子俱當作趙孟中井積德曰顧顧反念之也邪疑辭因以為問辭何乃殘

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

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劉氏

云謂今為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

以事其君者也索隱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考證治要無既去二字頃之襄子當出豫讓

心者愧之故漆身吞炭所以不事襄子也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

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考證 呂氏春秋不佞篇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所傳與此異。

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

考證 楓三

本無息字。襄子不爲諸侯。不當稱寡人。蓋襲趙策。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索隱戰國策曰：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

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 考 諡今本國策無此文，後人或以其怪刪之與。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

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考 諡以上采趙策

其後

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集解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考 諡梁玉繩曰：集解七宜作六。聶

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索隱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

殺人避仇，

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索隱高誘曰：嚴遂

字仲子，案表誦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

各異。**正義**年表云韓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又云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韓世家並同戰國策云保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按世家及年表列侯後次文侯文侯後次哀侯凡三世也列侯三年至哀侯六年三十年其縣隔未詳孰是蓋太史公信傳信疑傳疑兩存之。**考證**梁玉繩曰案仲子即嚴遂俠累即韓傀其事在列侯三年年表世家

所書是也而此傳稱哀侯索隱謂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欲使兩存殊非事實攷列侯三年聶政刺俠累十三年列侯卒歷文侯十年至哀侯六年韓嚴弑哀侯年數相去甚遠史蓋誤合嚴遂韓嚴為一人故此傳獨異然韓策固作列侯史公反攷列為哀豈又誤仍韓子內儲乎而韓策于釐王策中亦誤作哀侯通鑑因之古史疑之惟大事記國策吳注

辨其**與韓相俠累有卻**。**索隱**俠累上古夾反下力造反案戰國策俠累名非也戰國策云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

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解救是有卻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

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闕。

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集解**徐廣曰暢一作賜。**索隱**徐

氏云一作賜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數色更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

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集解此芮反。秦。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

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

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羶糲之費。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正義糲。猶糶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嫗爲

大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考證各本大人作夫人。今從正義本。館本策作丈人。注云。一本

夫人。或作大人。李光縉曰。古父母皆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是也。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

身。是也。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考證讓。責也。強欲使受金。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

而去。久之。蒞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蒞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

**正義**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考證**中井積

莽之臣。雖蟻。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察。注鼓。鳴也。鼓刀而屠也。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

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

也。

**考證**徒。猶獨也。韓策。無楓。三本。不下有敢字。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

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

**考證**韓策已作止。

且前日要政。政徒以

老母。

**考證**徒。猶特也。

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

而母以天年終。

**考證**楓。三本。無母。以天年四字。終作死。

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

考證衆字衍。王念孫曰。衆與終一字。一本作終。一本作衆。後人竝存之耳。韓策無衆字。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

騎壯士。而爲足下輔翼者。考證楓三本。其作具。與韓策合義長。聶政曰。韓之與衛

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間不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

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

則語泄。索隱無生得。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正義言多人不生

擒韓相。其言卽漏泄也。又一曰。多人殺韓相。不能無被生擒得之者。其語必泄。考證楓三本。得下失字。竝無。愚按。索隱正義二本。亦無失字。今本衍。不能無生得。索隱正義後解

是。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集解徐廣曰。讎。一作難。索隱。徐注云。

考證一作難。戰國策譙周亦同。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

刺殺俠累。

集解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戰國策曰政直入上階刺

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曰東孟地名也。考證梁玉繩曰韓策云韓有東孟之會。王及相皆在。政刺殺韓傀。傀走抱烈侯。政刺之。兼中烈侯。又云東孟之會

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蹙烈侯而殛之。立以為君。許異終身相焉。據此則史言俠累坐府上。非也。愚按今本韓策烈侯作哀侯。誤說既見上。左右大亂。

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

死。

索隱皮面。謂以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正義謂自剝其面皮。決其眼睛。考證中井積德曰皮面。謂剝面

皮。屠者。熟習。急遽。辨此。恰好。他人不能學也。愚按列女傳皮作披。御覽五百七十四。引史亦作披。文選注作破。楓三。本文選注。決作抉。韓取聶政屍

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正義暴。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

俠累者。予千金。

考證韓策。購縣。作縣。購。王念孫曰。下文亦云縣。購。其名。姓。千金。謂縣金。以購之也。

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



而縣之千金、

**集解**

榮一作榮，索隱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考證中井積德曰：是文重複煩冗，唯聞之二字可承當，是類蓋太史公欲刪定。

未果者，後人乃加賞贊可笑。

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

**索隱** 劉氏

云於邑，煩冤愁苦，正義乃於本邑中而言也。

**考證** 索隱是

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

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

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

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

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

**索隱**

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君之無恙。又易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

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搔蟲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

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

知己者死。

**索隱**

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市行者至此一百三字，韓策無，未詳其所本。

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

集解

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以妾故、復自刑、其

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無旁足、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

正義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刊劓也、按重、猶愛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為己隱、誤矣、考證中井積德曰、重、輕重之重、又曰、政之自刑、以護仲子也、姊已誤認矣、又顯仲子之蹤、是天失政之意、陳子龍曰、政、重在報

嚴之德、而姊重在揚弟之名、不能兼顧也、張文虎曰、正義自刑、作刑、按此正義、本作自刑、而合刻者為之詞、

妾其柰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

而死、政之旁。

考證楓、三本、無悲字、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其姊亦烈女也。

考證虎曰、游、王、柯、凌、本、乃、譌、及、

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

之志、

索隱

濡、潤也、人性澀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也、若勇躁、則必輕死也、

不重暴骸之難、

索隱

重、猶惜也、言不

惜暴骸之為難也、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

敢以身許嚴仲子也。

考證

楓、三本、姊弟作昆弟、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考證敘其後二百二十餘年

秦有荊軻之事。

集解徐廣曰：薛政至荊軻百七十年，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四年也。考證張文虎曰：案自韓景侯六年始為侯，至秦始皇二十三年，首尾

二百八十年，若韓哀侯六年，又減三十六年，六國表書，俠累事於韓烈侯三年，下至秦始皇二十三年，實百七十四年，此傳文及集解索隱所言年數皆不合，正義更謬疑竝傳寫之

失，荊軻者，衛人也。

索隱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

其先乃齊

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下亦至衛而改姓荊，荊慶聲相

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耳。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亦稱子然也。

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

書擊劍。

集解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

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正義懷州河內縣，考證梁玉繩曰：案徙野王者，即元

君豈惟支屬哉。

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

索隱蓋音古，臘反，蓋姓，聶榆次，并州縣也。

蓋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

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攝猶視也。王念孫曰。攝讀爲攝。鄭注樂記曰。攝猶恐懼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

攝威之。釋文。攝之。涉反。是攝與懼同。言襄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

博爭道。

**索隱**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

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

逃去。遂不復會。

**考證**舉二事以證荆軻之沈深。非庸人。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筑者高漸離。

**索隱**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王義之。音哉。廉反。**考證**張文虎曰。案隋志。有小學篇一卷。晉下邳

內史王義撰。索隱王義下之字。疑衍。蔡本。王本。竝無之字。作之。廉反。與此音同。柯本改王爲正。割入正義。斯爲謬矣。荆軻嗜酒。日與狗屠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

市中相樂也。

正義歌 樂人之中

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

酒人乎、

集解 徐廣曰飲酒之人

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

賢豪長者相結。

考證 以上燕策無史公蓋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方望溪云荆軻傳乃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刪其首尾蓋以軻居闕巷問

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撲秦皇在秦并六國後故也愚按此傳亦史采策非策采史方說非也

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

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

燕。

正義 燕丹子云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

鳥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焉即爲之鳥頭白馬生角王不得已遣之爲機發橋

欲陷丹過之爲不發風俗通云燕太子丹天爲雨粟鳥頭白馬生角也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

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

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且至於燕。

考證以上史公以意補

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

傅鞠武。

索隱上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

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

山，左關穀之險。

考證楓三本，擅巴以下十五字，作巴蜀之饒，右隴蜀左關穀。

民衆而士厲，兵革有

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

正義以北，謂燕國也。

考證楓本之作以。

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集解批音白結反。

索隱白結反批，謂觸擊

之考證北有甘泉至未有所定也五十七字，史公補足逆鱗見韓非說難當時既為通用語。

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

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

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

索隱凡

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考證中井積德曰：恐懼之切，心胸如酸。

如寒戰、戰栗、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振、救也。言禍及天下不可救之。

**正義** 振、動也。言舍樊將軍、禍必不動矣。**考證** 正義非。索隱天下二字當削。是就燕而言。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

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索隱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亦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欲

北與連和、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考證** 徐孚遠曰、戰國時、未有用胡騎為援者、燕國弱、而近匈奴、故欲媾之。愚按索隱為燕二字衍、幻雲抄云、陳軫傳無此語。太子

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正義 惛、音昏。**考證** 岡白駒曰、言

已憂思昏瞽且死、須臾不可待、楓、三本無、史字策有、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

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

**考證**張照曰後疑當作厚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愚按張說拘

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

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考證**此下所字依舊刻補慶長本標記云言秦擊燕如燎鴻毛於爐炭豈有大事乎謂其輕易也

且以鵬鷖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考證**夫行至道哉六十七字楓三本無愚按燕策亦無

蓋史公補足

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

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

卻行爲導跪而蔽席

**集解**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按**索隱**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正義**爲導謂引導田光**考證**張文虎曰舊刻

毛本逢作進張照曰蔽疑當作蔽音整孟苟列傳平原君側行徹席愚按燕策作拂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

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



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

可使也。

正義燕丹子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

人。怒而色不變。考證楓。三本。圖作乏。爲是。燕策亦作乏。或曰。當作賈。張文虎曰。正義武陽疑卽下秦舞陽。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

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

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

正義俛。音俯。

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考證岡白駒曰。僂行。曲背也。言老人狀貌。楓本已

下有襄字。上文壯盛作盛壯。

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

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

考證燕策注。不自外。不自疏於軻也。橫田惟孝曰。所託事重。故不自疎外太子也。

願足

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考論楓、三本、無夫字、楓本之作己、

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

因遂自刎而死。考論楓、三本、燕策、刎作劉、高儀曰、其死非爲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荊軻遂見太子。言

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

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

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

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

不棄其孤也。索隱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

昭王曰。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不棄其孤也。詞氣正與此同。故索隱云。記者失辭。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

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

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

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

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考證 楓三 本無計字 諸

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

秦，闕以重利。考證 闕示也，言以利誘之。闕當作閔，閔昭通。 秦王貪。索隱 絕句 其勢必得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考證 矣下 則讀如卽 彼秦大將擅兵於

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考證 虛藏用白，言有此願，不知所委寄。 唯荊卿留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

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

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

其意。

索隱

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

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正義所字。下有欲字者非也。考證：楓，三本太子下無日字，所下欲字，燕策亦有。

久之，荆軻

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

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

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考證

張文虎曰：蔡本、毛本太子下無丹字，游、王本侍譌待。

荆軻曰：「微太

子言，臣願謁之。」

考證

謁，告也。請也。

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

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

圖、奉獻秦王、

集解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酈案劉向別錄曰：督亢，管腴之地，秦、隱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方城有督亢亭。

正義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考證燕策報下有太子二字。

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

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

正義戮家室，及購千金，是遇深也。

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

流涕。

考證楓三本，於期上有樊字。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

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

集解徐廣曰：搃音張鳩切，一作抗。

**索隱**徐氏音丁鳩反，搆謂以劍刺其脅也。又云：一作抗，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考證**王念孫曰：注，抗當作扶，刺也。

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考證**楓、三本、燕策、燕下有國字。

樊於

期偏袒搯挽而進曰。

**集解**徐廣曰：挽一作搯，**索隱**搯音烏革反，挽音烏亂反，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挽也。挽古腕字。

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

**索隱**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亦爛也。猶今人

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也。**考證**中井積德曰：遂自剄，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集解**徐廣曰：徐

作陳，**索隱**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徐夫人，非女子，未可知也。且其命匕首非必工名，或所貯之人名，盛則亦以命焉。

取之百金，

使工以藥焯之。

**索隱**焯，染也。音恩，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鏑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燒金內水謂之焯，此謂以藥水焯之。

以試

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集解**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濡縷謂傷淺血出，僅

如絲縷

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

鞞。忤者逆也。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鞞。楓。三本無年字。燕策十三作十二。中井

積德曰。年十三殺人。以狀其慄悍絕人耳。非是時年正十三。張文虎曰。國策。燕丹子。人表。赫績。武梁畫。竝作武陽。而史獨作舞陽。古字通用。愚按。匈奴傳云。燕有賢將秦開。與荊軻

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

治行。作留待。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

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

遺。遺下添舞陽也。三字看。意迫語急。燕策。太子之遣四字。作今日二字。

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正義

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祖。行祭也。謂祭道路之神也。

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正義徵知雅反考證律呂本考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角相去

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梁玉繩曰攷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引宋玉笛賦云宋意將送荆卿于易水之上文選二十八雜歌序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淮南秦族云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水經注十一云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新論辨樂云荆軻入秦宋意擊筑陶潛靖節集詠荆軻詩云宋意唱高聲策史俱不及宋如意何也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忼慨。士皆噴目。髮盡上指冠。

考證楓三本淚作髮無又前至復還二十字復作而後

策與史文同爲下無羽聲二字寒還韻錢大昕曰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語讀之卽成七言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于後代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



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正義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

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

考證九賓，見爾雅如傳。

見燕使者咸陽宮。

正義三輔黃圖云：秦始皇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

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也。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

索隱戶甲反，柙亦函也。

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

考證楓，三本陛作

階。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

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考證楓，三本前謝作為謝，畢下使字作事，燕策前下有

為字，蕃讀為藩。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

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

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

案：隱室，謂鞘也。正義

燕丹子云：左手搥其脅，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

考證：梁玉繩曰：惶急之際，何能聽琴。燕丹子不可信也。

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考證：李慈銘曰：江南本，堅作豎，義

長。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

案：隱

郎中，若今宿衛之官。三本燕策無寸之二字。

方急時，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案：隱且，音卽餘反。

正義：提，姪帝反。

考證：楓

三本，囊作囊，下同。李笠曰：案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索隱云：蕭該音底，提者擲也。提荆軻下策無也字，此疑誤衍。

秦王方環

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案：王劭曰：古

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又燕丹子稱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是也。考：遂拔以擊荊軻，

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案：隱：擿與擿同，不中。

中桐柱。正義：燕丹子云：荊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考：策無桐字，三條本、毛本作銅。秦王復擊軻，軻被

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

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案：解：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

特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質育者，介七尺之利也。考：論中井積德曰：欲生劫云者，是回

護之言，非實事。愚按曹沫於齊桓亦生劫，但荊軻不必自期，又按史公不言此時秦舞陽

作何狀，蓋在階下，為衛士之所執耳。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

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考證始皇二十一年十月。燕王喜太子丹

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考證燕太子丹

以下本燕策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

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考證水名，在遼東。考證燕王乃使

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

燕王喜。考證疑衍以上本燕策。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

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考證布傳曰：賣

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匿作於宋子。

集解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考證徐注云：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

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案隱從者謂主人家之左右也。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

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案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

云一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曰：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  
**考證** 中井積德曰：家丈人，謂家主人也。決非女稱。按宣元六王傳云：遇大人益解。又云：

為大人乞骸骨，未嘗稱丈人。此註則引之，字作丈人，以解家丈人，大謬。所引古詩亦然。張文虎曰：丈人，大人皆尊屬稱，無別乎男女也。此傳家丈人，自當如劉說耳。而高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案隱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契逃避不敢出，有何窮極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

考證 楓三本無隱字，畏約案隱是。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

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集解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

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

**考證** 楓本、敕作殺、爲是、重、猶難也。張文虎曰：風俗通作殺。

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

近之。

**集解** 曜、音海各反。**案** 隱海各反、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

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案** 隱案劉

氏云：鉛爲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

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

**案** 隱朴，擊也。普下

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考證** 燕策云：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

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本傳錄其顛末甚詳，蓋亦得之公孫季功董生也。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

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案** 隱案不講，謂不論習之。

甚矣吾不

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考證** 以句踐言結，以應傳首顧炎武曰：古人作史，

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卽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趙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份傳末載武帝語，

皆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

過。索隱燕丹子曰：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

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廢門木烏生肉足。正義太子丹質於秦，秦

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焉。又言荆

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

其立意較然。索隱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考證** 史公自序云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林伯桐曰李斯外似剛愎而內實游移其於李由告歸咸陽而置酒既而曰物極



則哀吾未知所稅駕似乎知退者矣及李由為三川守羣盜西略地則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其於趙高謀廢立既曰忠臣不避死而庶幾似乎以身殉國者矣及趙高以禍福動之則又曰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其於二世無道既數欲請閒諫似乎能犯顏矣及二世責問則又勸之督責欲以求容其胸中惶惑愁亂進退無據安得不見制於趙高哉當其辭於苟卿曰誦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自言其所見也只此二語便足斷送一生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地理志汝南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

徙下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

年少時為郡小吏

索隱鄉小吏劉氏云掌鄉文書

部御覽百八十八引史亦作鄉王念孫曰上蔡之鄉也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

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苟

卿學帝王之術

考證苟子議兵篇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

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者大便之便也此李斯仕秦之後亦問道於苟卿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

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案隱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彊主以事之。

於文紆迥非也。考隱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中非積德曰游者謂游官浪士，不必說士主事謂持其柄也。此二句說已然之事。今秦王欲

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言秋

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考隱李筮曰：秋亦時也。信陵君傳：宋亥曰：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諸葛亮後出師表：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中非積德曰秋收，農務尤緊，故

以喻急趨之時也。非成熟之謂，愚按楓三本無說字，爲是承游者主事。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

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案隱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

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異？言不能游說取榮貴，卽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耳。正義言處卑賤之人，如禽獸終日食之，覲視其肉，徒有人面，強行於地。考隱中非積德曰鹿

不肉食者，乃以肉食喻，是偶然之失。索隱宜言禽獸視肉唯知食之而已。故話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

困。正義詭呼，后反，恥辱也。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

無爲此非士之情也。

索隱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也。正義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

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索隱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

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考證王念孫曰。胥須也。須待也。去當作失。言有人贊可乘不急乘其贊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中井積德曰。幾只是機會矣。愚按去猶失也。不

必改。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

正義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考證中井積德曰。人將忍子。與此忍字同。謂行慘虐之事也。且此說秦之辭。索

隱將說秦失釁。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此言六國據李

斯之時而指他方之辭。其實不止六國。故曰諸侯尙衆也。不以辭害志可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

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

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

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

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集解徐廣曰：騷，音埽。索隱：騷，音埽，言秦欲并天

國，欲東并六國，若炊婦除竈上塵垢，言其易也。考證王念孫曰：由，與猶同。騷與埽同。御覽引此，竈上有老嫗二字，據索隱，正文有此二字，明矣。此萬世之

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

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

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

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考證事見下文

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

正義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西邸瓠口為渠，循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

**考證** 事見河渠書。梁玉繩引孫侍講云：逐客之議，因嫪毐，不因鄒國。鄒國事在始皇初年。大事記云：是時不韋專國，亦客也。孰言逐客乎？本紀載于不韋免相後得之矣。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

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索隱** 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

亦未爲得也。**考證** 中井積德曰：一切譬如一刀切，東芻芻有長短，有巨細而無所擇，唯一刀取齊整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

上書曰。

**正義** 在始皇十年。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索隱** 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

是也。**正義** 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人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考證** 楓，三本昔下有者字。

迎蹇叔於宋。

**索隱** 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代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

**正義** 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

來丕豹，公

孫支於晉。

**索隱** 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來，亦未見所出。

**正義** 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求士復。

**考證** 來，各本作求，與上文求士復，今從索隱本文選。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求士復，今從索隱本文選。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

案隱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 **考證**

王、柯、凌、毛本，五下脫字，中非積德，曰并國二十，或是有所據，未可知也，或是誇張耳。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案隱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竝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茂通

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考證** 梁玉繩曰：李善文選注曰：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誤也。善注甚允。案隱彌縫其誤，不免曲說。至伐蜀是司馬錯而亦以為

儀者，索隱謂儀為秦相，雖錯滅蜀，歸功于相，余攷華陽國志，伐蜀乃儀為主將，而錯副之，豈徒歸功已哉。又說在甘茂傳。 北收上郡， **正義** 惠

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正義** 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制鄢郢， **案隱** 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

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 **正義** 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考證** 中非積德曰：九，稱多數之辭。

東據成皋之險， **正義** 河南府汜水縣也。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

【正義】葉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高誘注：淮南子云：蠶食盡無

車涉反。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

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

【正義】括地志云：濟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

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正義徑寸之下，脫獻隨侯一事，而前文失解。又曰：秦璽非和璧，和璧豈可以為璽。愚按正義璽當作寶。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集解】見蘇秦傳。【索隱】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

也。乘織離之馬，【集解】徐廣曰：織離蒲梢，皆駿馬名。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

鼉之鼓，【集解】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廐、

索隱馱驥決提二音。周書曰：正北以馱驥爲馱。廣雅曰：馱驥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江南金錫不爲用、西

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

於秦然後可。索隱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正義下陳謂下等陳列。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索隱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宛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璣者，以璣

之南宛亦近漢，故云宛。宛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璣，小珠也。又曰：宛地出珠耳，何必傅會于隨。阿縞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集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集解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謂閑雅變化。夫擊

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說文



云甕，汲甕也。於賁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甕，音甫。有反。考證：楓三本，無日字。王念孫曰：文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無日字。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日字，後

人所加。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集解：徐廣曰：昭一作韶。考證：楓三本，虞作護。下

同。今弃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考證：楓三本，無叩缶二字。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

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考證：楓三本，無珠玉二字。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

考證：楓三本，本人作民。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考證：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

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考證：墨子親士篇：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遠也，故能為天下器。中非積德曰擇，棟擇而

取舍也故有取舍二義此擇字屬舍張文虎曰索隱秦字誤衍管子無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

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

索隱資猶給也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

向裹足不入秦

考證裹足謂足如有所裹而不前也范雎傳杜口裹足莫肯嚮秦耳

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

索隱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考證兵糧韻張照曰按此必當時語故范雎用之李斯再用之

而

荀子大略篇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

考證文選無而字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

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考證楓三本無損民以益讎五字

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集解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

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

考證楓三本主作王梁玉繩曰始皇十

年有逐客令至并天下才十七年

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

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

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

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考證 卒音猝，田常弑齊簡公，范中行，知韓趙魏六卿分晉，楓三本

始皇三十四年紀，竝無患字，臣字屬上讀，輔弼猶藩屏也，即上文支輔。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累隱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 始皇

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

莫能相一。考證 絀黜同，楓三本一下有定字。 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

下、辨白黑

索隱辨其真

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乃分別白黑也

考論索隱本、辨作別、而定一尊

謂始

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

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

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

率羣下以造謗

考論楓、三本、趣作取

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獨除去之。

考論楓、三

本無除字

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考論文與始皇三十四年紀略同

始皇可其議、收

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

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正義解上文

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考論正義蓋明法度定律令也、同文書、一文字也、始皇

二十六年紀  
云書同文字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

考證楓三本周  
下有道字亦通

明年又巡

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考證楓三本明年又巡狩作明帝者有巡狩義  
長梁玉繩曰始皇三十五年無巡狩事攘四夷亦

不在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

門廷車騎以千數

考證楓三本  
詩上有斯字

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

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

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

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案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  
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

何處也正義稅舍車也止也考證中  
非積德曰稅駕行之終也以喻身之終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

稽竝海上北抵琅邪

正義今沂州考證  
楓三本竝作傍無上字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

兼行符璽令事。皆從。

考證趙高詳于蒙恬傳

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

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

正義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少子

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集解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兒。而立今王也。然則

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考證隋志善文五十卷。晉杜預撰。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

正義沙丘臺在邢州。考證楓三本病作疾。

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

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

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

始皇居輜輳車中。

集解徐廣曰。一作輜車。考證楓三本無置字。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集解文穎曰。輜輳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屬閉之則溫。開之則涼。

故名之輻輳車也。如淳曰：輻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趙高因雷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

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

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

考論：楓三本，立作位而下子，上有諸字。

胡亥曰：固也。

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

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

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

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

考論：畏死，畏事露罹刑也。

能薄而材讓，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

集解：史記音隱，讓宰顯反，索隱。

音義云：宰，殄反。劉氏音將淺反，則讓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

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

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

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考證 錢大昕曰：春秋哀

公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爲伯討，孟子書衛君輒爲孝公，故趙高爲此言然，蒯聩未嘗死乎輒，輒亦無德可載也。中井積德曰：載疑當作戴。 夫大行

不小謹，盛德不辭讓。考證 項羽本紀：樊噲云：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鄭生傳：鄭食其云：舉大事不細讓，盛德不辭讓，蓋當時有

此語，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

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

哉。考證 癸辛雜識云：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辭也。 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羸糧

躍馬，唯恐後時。正義 羸，裹糧也。羸當作羸，與襄同。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

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

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



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考證 徐平遠曰：符璽及書本在高所，而云胡亥者，亦以劫斯也。斯曰：安得

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

功高孰與蒙恬。

考證 楓三本無高字，以上文推之，無者是。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

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

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

考證 楓三本

本固作故

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考證 楓三本秦宮作奏

實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考證 以已同

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

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

里明矣。

考證胡三省曰：徹侯、漢曰通侯，亦曰列侯。應劭云：通亦徹也。通者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云：列侯者見序列也。愚按：通侯解又見始皇紀。

高

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

考證楓三本，受作有，無教字。

未嘗見過

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

正義詘猶訥也。

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

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

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

危屬臣也。豈可負哉。

考證楓三本，故作固。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斯言

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孝子不勤勞而

見危。

正義言哀痛甚則危其身也。  
考證勤勞，勤勞怨恨也。見危蹈危機也。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

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

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考證毛本。就作龍。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

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考證楓三本。命縣二字倒。淮陰侯傳。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高能得

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

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考證惑賊落作韻。索隱本無動字。王念

孫曰。原文當作霜降而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秋字動字。後人所加。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考證楓三本。晚下

有也字。范雎傳。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王應麟曰。斷而政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趙高誦之爾。斯

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正義謂廢中。生立奚齊也。齊桓兄弟爭位。身

死爲戮。正義謂小白與公子糾。糾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危社稷。正義謂殺比干囚箕子。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

爲謀。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下云安足與謀。正義猶人猶是人也，秉道守順豈有叛逆，安足與謀也。高曰：上下

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

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考論秦策蔡澤說范雎云，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

松之壽。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考論王念孫曰：以字衍，文選報任安書

注引作足爲寒心，燕策云：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

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

哉。考論中井積德曰：以已通。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

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考論楓，三本，請作謹命，作令爲是。丞相斯敢不奉令。

考論楓，三本，敢上有不字，爲是。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

爲太子。考論崔適曰：丞相上當重詔字。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

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

屯邊十有餘年矣。考證 楓三本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

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

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

外，不匡正，宜知其謀。考證 楓三本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

屬裨將王離。考證 楓三本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

賜扶蘇於上郡。考證 楓三本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

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

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

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正義 復扶富反，復重也。言再三重請，必然而未晚。使者數趣

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

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集解徐廣曰。屬上郡。正義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考證事

見蒙恬傳。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

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

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考證胡三省曰。決。裂也。

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魏豹傳。人生一生間。如白駒過隙耳。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

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

考證群書治要引史。而上無也字。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畱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考證治要及作至。而諸公子盡帝

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

考證梁玉繩曰。案始皇紀及蒙恬傳將兵在外者恬也。

而爲內謀者毅也。又胡亥先殺毅而殺恬。此俱自相駁。當云蒙毅未死。蒙恬將兵在外。乃合耳。

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

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

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

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考證中井積德曰。寵。榮也。李筮曰。案出猶逾也。過也。莫過於此者。言無

有勝於此也。吳王濞傳云。臣愚計無出此。義同。

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

考證楓。三本。治要。殺上有誅字。

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考論梁玉繩曰案紀言六公子僂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自殺與此異。

主砒死於杜。集解史記音隱曰砒音貯格反索隱砒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正義砒磔也音宅考論中井積德曰

磔陳死人也古謂之尸漢景中二年改磔曰棄市磔是在死後非磔而後死楓三本杜下有縣字

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

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

之。考論楓三本無寶字。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

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考論楓三本不重不忠二字為是。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

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

乎。考論岡白駒曰可謂事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

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



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

**考證** 治要直下有道字。王念孫曰。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

爲秦壘。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

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考證** 中井

積德曰。至鴻門而卻。周文之師也。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

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

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集解** 徐廣曰。采一名椽。

**一作椽** 采。木名。即今之櫟木。**正義** 言采取木作也。不斲削。**考證** 中井積德曰。椽材采於山而不加斲也。愚按韓非子五蠹篇。無雖以下十字。冬日鹿

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考證** 藜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者稷也。糲者菰粟飯也。飯土

甌。**集解** 徐廣曰。一作漚。啜土鏹。**集解** 音刑。**考證** 始皇紀。甌作漚。鏹作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

此矣。

集解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索隱：穀，音學，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穀推也。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禹鑿

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正義謂河之九曲，別爲隄防。考證：中非積德曰九河，是九州之河，九防即九州澤之

隄是語本于尙書九澤既防。

決渟水、致之海、

集解徐廣曰：致，一作放。

而股無胼、

集解胼，胼，皮膚

脛無

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

烈於此矣。

正義烈，酷也。不酷烈於此也。考證：以上本韓非子五蠹篇，語多敷演，與始皇紀亦異。

然則夫所貴於有

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

考證然則二字，始皇紀無，張文虎曰：疑衍。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

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

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

考證楓本：必下有將字，治要：民下有也字。

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

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

考證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

及整頓處、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

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考證 楓三本、以作已、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

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

之術者也。

索隱 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

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

力竭任、以徇其君矣。

考證 治要、臣上無此字、

是故王獨制於天下、而無所

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考證 楓三本、治要、焉作耶、

故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

索隱 恣睢、上音資、

二反下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正義**恣睢仰白日也恣縱也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考證**楓三本無積德曰正義督責二字當削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

**考證**楓三本

堯上而字作夫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

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

**考證**蔡本中統王

柯毛本並無桎梏字不能督責之過

也。考證楓三本、治要能作知。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

也。索隱格，彊扞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正義劉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按嚴整之家，無彊悍似奴虜子弟皆勤也。考證韓非子顯學篇：格虜作

悍。虜，格虜。索隱是正義。似字子弟字，皆可削。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

於道者。正義弃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弃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弃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雖刑之可也。考證北地

多風，棄灰，有失火之虞，所以為禁。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

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

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而不釋以

其罪輕，故下文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正義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其少也。考證索隱以其罪輕四字當削。鑠金百溢，盜跖不

搏者。索隱爾雅：鑠，美也。言百溢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文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曰搏，足

取曰攫。故人取物亦謂之搏。正義鑠金，銷鑠之金也。熱不可取也。考證鑠金，正義是。故下文云：搏必隨手刑。非庸人之心重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

考證李笠曰：案深字疑衍，此以庸人盜跖對舉，上言庸人不釋布帛，盜跖不搏鑠金，此承上謂非

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而盜跖之欲淺百鎰之利也，不云百鎰者，省辭也。

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

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考證刑，言鑠金傷手也。

而罰不必行也。

則庸人不釋尋常。

考證韓非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撥百鎰，故明主必其

誅也，文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集解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魏文侯

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

集解詩云：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韓非子五蠹篇：十仞

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

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

集解峭，峻也，高也，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

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

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

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

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案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

可不哀邪，言其非也。考論中井積德曰，言舍聖人之術而反為天下之所役，甚可哀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

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

考論明、蔡、王、柯、毛本作開、楓、本作關。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考論虞，讀為娛。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

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

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案隱拂，音扶。拂反。磨，音莫。何反。拂世，蓋言與世情乖反。磨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故生則有

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考論梁玉繩曰：死亡之言，非臣子所宜語。于君父，乃直陳無隱，雖暴秦之多忌，不

以是爲罪。蓋秦漢時近質謹猶少。故賈誼告孝文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此與端木氏言夫子共死也。哀同。是以明君獨斷。

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督責之誠，則臣無邪。

考證各本不重督責之

誠今從  
楓三本

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



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

能加也。

考證 凌稚隆曰：此仍以申韓結截。王維楨曰：斯學帝王之術于苟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書奏。二世悅。

考證 楓三本悅作說。

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

則可謂能督責矣。

考證 張文虎曰：王本治要，無督字。

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

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考證 張文虎曰：蔡本，中統王、柯毛本治要，皆無責字。

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

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考證 朕，朕兆朕漠之朕，微也，少也。趙高取義於不可見不可聞。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集解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謹

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

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集解

曰揆、一作撥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

高。考證楓、三本、無事。皆決於趙高六字。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

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案隱房、音

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

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

欲見無閒。考證治要、言上有欲字。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閒語

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

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

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

哉。

索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云固我者，一云以我為短少。且固陋於我也。於義為疏。考論中井積德曰：固鄙之也。

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

考論治要無如字。

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

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

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僑縣之子，

以故楚盜公行。

集解徐廣曰：公一作訟。音松。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

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逆

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殼抵優俳之觀。

集解應劭曰：戰國

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藪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殼抵，即角抵。

也。考諡楓三本。穀作角。中井積德曰。角觥。蓋今相撲之類。非通他技藝射御。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

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

考諡。余有

丁曰。疑。即易陰疑于陽之疑。言勢相近。均敵也。愚按。不曰婦。曰妾。措詞不苟。

今有大臣於陛下。

考諡。楓三本。臣下有側字。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

刑罰。以威行之。昔年遂劫其君。

考諡。韓非子二柄篇。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行之。于是宋君失刑。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高誘注。呂覽云。子罕殺宋昭公。子罕與宋名臣司城子罕名同人異。說見鄒陽傳。

田常為

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

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

齊國。

考諡。中井積德曰。田常所殺。是監止字。子我非宰予。亦傳聞之謬云。

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

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考諡。王念孫曰。危。讀為詭。詭亦反也。

私家之富

若田氏之於齊也。

考證楓本若作如。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陞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考證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

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考證胡三省曰：余觀李斯

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

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手

胡亥之耳目，所謂股鑿不遠也。索隱于數百載之後，議其說為非，可乎。陛下不圖

考證楓三本，宦作富中，非積德日，故宦

人者，對今尊官而言，謂內宦賤役也。

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

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

考證楓三本，實作甚。

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

考證楓三本，無所知二字。

而君又老，恐

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疆力

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考證楓三本，治要人情，作民情。

李斯曰：不然。夫

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

無窮。考證 治要列勢作烈勢，凌稚隆曰：威勢亞於人主。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

殺之，乃私告趙高。考證 楓三本乃私作以。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

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

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

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

考證 楓三本，不上有身字。身死而所忠者非也。正義 所忠謂吳太宰嚭之類，言三子所忠非其君也，正義

非。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

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

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正義麋鹿，上音眉。

亦作廢。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

考論楓三本，相下有下字。

責斯與

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考論治要，無其辯二字。

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

考證梁玉繩曰：案始皇二十八年，李斯

尚爲卿，本紀可據，疑三十四年始爲丞相，則相秦纔六年，若以始皇十年斯用事數之，是二十九年，亦無三十餘年也。

先王之時，秦地不

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

考證

岡白駒曰：更，改也。剋，畫，謂器物制度儀飾也。文章，卽制度儀飾之已成者。中井積德曰：文章上，疑有脫文。愚按文章二字，疑

當移剋畫下。

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



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考證凌稚隆曰：按李斯所謂七罪，

乃自侈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愚按此與白起蒙恬臨死自罪者相似，蓋秦人之語，中非積德曰：唯第七罪為虛飾非實。

若斯之為臣者，

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考證楓三本，無乃得二字。

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

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

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

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考證胡三省曰：奏

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谷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

項梁已擊殺之。

考證楓三本，無及字，至使者至三川也。項梁所擊殺者李由，通鑑守下補由字。

使者來，會丞相

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

考證楓三本，皆上有囚字。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

刑論腰斬咸陽市。

考證

商君傳不告姦者要斬秦策范子因王稽入秦篇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腰斬之刑非始於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可得乎。

考證

凌雅降曰應前上蔡布衣

遂父子相

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

考證  
中丞相在宮中執政故名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考證

治要無皆字凌雅降曰與本紀參互

二世驚自

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

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

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

考證

楓三本無行字

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閤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

**正義**移牒勘問**考證**沈家本曰趙高宦者何以有女愚按說又見蒙恬傳

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

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

服持兵內鄉。**考證**楓三本。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

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

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考證**林伯桐曰。始皇本紀。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斯列傳則曰。趙高入告二世曰。羣盜大至。二世恐懼。高即因劫令自

殺。則是趙高見二世之死也。此秦之大事紀。與傳自相矛盾如此。高自知天弗

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集解**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考證**錢大昕曰。太史公父名談。如

兄子也。秦隱劉氏云。弟字嬰。當為孫。子嬰。二世兄子。正義弟音孫。考證說見始皇紀。

李談趙談之屬。皆改稱同。此韓談獨

不改何也滑稽傳云談言微中司馬相如傳因此以談此皆不避談字徐孚遠曰史記諱談此後人所改也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

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

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

集解徐廣曰適音敵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以組降軹道旁

正義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

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

考證楓三本因下無以字中井積德曰衍愚按本傳云李斯說始皇曰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斯知六藝之歸

考證言學帝王之術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

缺

考證楓三本不下有知字明下無政字

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

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

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考證李筮曰、案之字疑衍、俗議者上言人皆以斯極忠

也、謂察其本、咎由自取、與俗說異

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鼠在所居、人因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考證** 史公自序云、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

秦驁音放，又鄒氏音五到反。正義驁五高反。

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

滎陽，作置三川郡。

考證張文虎曰：各本，成作城，從蔡本。毛本。

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

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考證通鑑作十二城。

五年，蒙驁攻

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

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秦驁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典文學。考證中井積德曰：謂作獄辭文書。楓三本。案隱本無典字。

始皇

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

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考證張照曰：按此與年表同。本紀三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蒙恬

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

為內史。

考證毛本無得字。張照曰：紀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秦已并天下，乃使

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

用制險塞。考證張文虎曰：蔡本中統，舊刻毛本，作制險，他本作險制。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

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集解徐廣

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

考證梁玉繩曰：此言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恬亦以絕地脈爲己罪，後世遂言長城是秦築之，其實不盡然也。以趙世家蘇秦匈奴傳及竹書攷之，大半七國時所築。

蒙恬特繕治增設，使萬里相連，屬耳。豈皆恬築哉？又淮南子人問訓言：蒙公楊翁將築城，史但舉蒙恬，遂令楊翁之名不著。始皇紀有楊端和，豈即楊翁邪？又曰：案恬自始皇三十

二年，將三十萬衆擊胡，至三十七年死。首尾僅六年，而云十餘年，與主父匈奴傳同誤。  
是時蒙恬威振匈奴。考證楓

有當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

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

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



人皆生隱宮。

集解徐廣曰為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竝宮之故云兄弟生隱宮謂隱宮

者宦之謂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徐說蓋謂昆弟生輒腐為宦官也是說勝

其母被

刑。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官籍。考證劉氏宋本、王本、凌、毛本、官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考證王念孫曰爾雅云敦勉也。凌稚隆

曰按此突然插入趙高起家及其有罪一段，所以著蒙氏之禍實本於此。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九原

谷縣直抵甘泉。正義宮在雍州。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

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

上，北走琅邪。索隱竝音白浪反，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考證楓三本，竝作侑。道病，使蒙毅

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

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考證 張文虎曰。蔡中統。王柯。毛本少子作公子。

高雅

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迺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

考證 見李斯傳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

考證 徐孚遠曰。更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典軍。奪蒙恬兵也。方苞曰。胡亥二字衍。

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

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

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

考證 屠隆曰。趙高因爲胡亥忠計一句。太史公惡之之詞。看上文因有賊心句可見。

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

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梁隱俞即踰也音與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

臣愚意，不若誅之。考諡本若作如。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今代州也因麟山

川至代而繫之。考諡中井積德曰上文云毅還至是道中會胡亥也。乃繫於代者亦以道路之便管事之要耳非要至代者而繫之也。前已囚蒙恬

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

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

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

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

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

欲一旦弃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

智者不可以存君。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

考證凌稚隆曰無節行之人暗指趙高

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

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

索隱曲宮名

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

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

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索隱蒙毅言已少

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

考證楓三本獨下有少字旋作遊

夫先王之舉用

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

考證楓三本無諫何慮

之敢

非敢節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

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

卒也。考證 楓三本卒作末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

罪也。故立號曰繆。考證 而死，疑有誤。楓三本無三良而死罪五字。風俗通皇朝篇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諡曰穆。

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

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

諸侯。索隱 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曰：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正義 言諸侯皆書籍其事。考證 方苞曰：劉說是也。春秋傳：非禮也。勿籍。故

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畱心，使者

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

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

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

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

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考證 呼下然字、楓。三本舊刻毛本有。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

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

考證 楓本、卒作平、毛本、卒下有平字。

及成王有

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

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

考證 楓、三本、公且上有周字、當依

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

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

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

考證 事又見魯世家、中井積德曰、周公揃爪奔楚、謬傳耳、不足辨、又曰、沈書、世家作禱書、蓋沈者爪也、非書、世家為優、

故周書曰、

必參而伍之。

索隱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考證 李筮曰、參伍猶錯互也、史公自序云、參伍不失、集解以為參錯交互、正得其義、索隱

說謬、愚按中井積德亦有此說、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

亂內陵之道也。

集解徐廣曰亂一作辭考證楓三本必下有有字凌稚隆曰暗指趙高

夫成王失而復

振則卒昌。

考證楓三本成王作周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

考證則猶而也凌引一本作則身死國亡

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案此故

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其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入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考證楓三本無臣字中非積德曰故曰猶言故以為是序

已之意非引先志又曰過諫兩平語非倒語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

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

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

罪也。

考證地脈下哉字行御覽六百四十七論衡禍虛篇無凌約言曰自起之引劍自裁也曰我何罪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與蒙恬之谷地脈同。然實以敘其功耳。

乃吞藥自殺。

考證楓三本乃作遂。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

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考證張文虎曰：舊刻毛本障作障。曾國藩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

馳道六國表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泉通甘泉直道與馳道不同也。

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

傷者未瘳。

考證楓三本瘳作夷。

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

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

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

述贊：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愁，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世家焉**考證**史公自序云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臣瓚云今陳陶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

客。

正義顏云毋忌六國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也

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晉灼曰命者名也

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人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陶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

其夫。

集解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考證方苞曰亡其夫去其夫也不曰去者不告而去猶逃亡也

去抵父客。

集解如淳曰父時故賓

客索隱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考證抵至也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

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正義顏云請決絕前夫

而嫁於耳考證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索隱誤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

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

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集解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地理志屬中山張晏曰章

帝醜其名改曰漢昌。**正義**音邢邢州唐昌縣。**考證**淮陰侯傳云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之證。富

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考證**亦字承素知張耳庸人承庸奴。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

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

月。**考證**凌稚隆曰為張耳從漢張本。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

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

為里監門以自食。**集解**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張耳年長而先顯則金之差次自當然。顏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

為卑職以自隱。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蹠之

使受笞。**集解**徐廣曰蹠一作躡。**正義**蹠女涉反以足蹠令受笞。漢書作躡。師古曰謂引持也。**考證**躡其足以致意也。淮陰侯傳張良陳平蹠漢王足

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考證左傳倍廿三年謀于桑下宜二年舍于翳桑蓋野桑多蔭翳可以

避人而語

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案門者即餘

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

考證顏師古曰。上共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

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

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考證顏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愚按史公報任安書云。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萬死一生。對言。漢

傳刪一生  
二字非是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

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

正義校報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與猶黨也，楓三本，交作校，正義亦作

校犯而不校之校，角也，校兵，守城皆二字連讀，漢書作交。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

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義解紀

賈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考證張文虎曰：中統本，吳校金板服作報，中井積德曰：解如字，解體之意，非懈墮。馮班曰：鄭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

為諫，至石勒以為此法宜失，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為失策，何也？蓋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

共勢變不同耳。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

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

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

地。考證楓，三本陳王下。有許之二字，與漢書合。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案鄭食共云，白馬

黎陽對岸。考證楓本馬下有津字。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集解鄧展曰：秦爲亂政虐

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集解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案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正義蒙恬將二十萬人築城，長城之役五嶺之戍，竝在始皇三

十三年。考證正義本，楓三本，毛本作役，他本譌城。吳仁傑曰：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鄧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

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嶺者此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

斂，以供軍費。集解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考證集解有脫

論，秦之時，頭會箕賦，輸于少府。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

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

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

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

考論顏師古曰：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

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

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

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

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

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

集解漢書

曰：范陽令徐公，考論顏師古注漢書蒯通傳云：范陽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錢大昕曰：師古不攷地理，而妄爲之說也。方武臣等自白馬渡河，纔下十城，安能遠涉燕地，且范陽既下之後，趙地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然後至邯鄲。武臣乃自立爲趙王，然後命韓廣畧燕地，豈容未得邯鄲之前，已抵涿郡乎？然則蒯



生所居之范陽當屬何地曰淮陰侯傳稱齊人蒯通又稱爲齊辨士則范陽必齊地矣漢志東郡有范縣此卽齊之西境孟子自范之齊謂此地也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小司馬謂范魁趙地然則此范陽在燕趙之界本齊地亦可屬趙也愚按楓三本得下通字作臣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

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

集解徐廣曰傳音蔽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皆爲傳

今天下大亂秦法不

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考證李光緒曰弔賀二意乃說士誇張常態所謂以言餽之者愚按詞氣與說淮陰和術者甚似

范陽令乃使蒯通見

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

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

集解蘇林曰：戲地名郤。

兵退也。正義出驪山。考證李筭曰正義出上當有水名二字。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

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

考證楓三本誅下有餘

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

考證先謙曰言

非六國後，人皆可王。

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

以填之。

集解管灼曰介音戛，瓚曰方言云介特也。考證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楓三本填作鎮

且陳王聽讒

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閒不容息。

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幾之迅速其閒不容一喘息頃也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

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

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

考證 中井積德曰：相國，恐當作上柱國。陳涉世家可徵。

陳王然之，從其

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

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

考證 楓三本，令下有趙字，趣讀曰促。

張耳、陳餘說武臣曰：

「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

考證 顏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

楚已滅秦，

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

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

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正義 黶，乙斬反。考證 顏師古曰：

烏黠反。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集解 徐廣曰：九月也。

趙王乃與張

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

考證 顏師古曰：閒，出謂投間隙而微出。

也。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

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

王載歸。

集解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竹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

考證顏師古曰：若，汝也。

下次

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

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

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

也。索隱杖，音丈，箠，音之委反。考證中井積德曰：杖，箠，只是不勞兵之意，非驅策之意。注誤。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

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

參分而王。

考證新序參作三。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集解**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顏師古曰：左提右挈，言相扶持也。中井積德曰：相與連軍而進。

燕將以爲

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

地理志：屬常山。凌本石譌后。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

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集解**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

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

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鞿旅，而欲附趙，難。案：鞿，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案：鞿，謂獨

有立六國趙王之後，考證各本獨下重立字，以獨立屬上，誤。今從索隱本漢書。乃求得趙歇。案：歇，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案：項羽改曰襄國，徐廣曰：後李良進兵擊陳餘。陳

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考證：何焯曰：徙民夷城，恐兵去而還，復為趙守也。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

考證楓、三本、王離上有秦將二字、梁玉繩曰、項羽紀言、王離涉問圍之、下文有涉問自殺語、則此處似疏脫矣。

陳餘北收

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

考證顏師古曰、屬、聯及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

盡兵少。

考證楓、三本、兵少作人少。

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

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廕陳澤往讓陳

餘曰。

正義澤音釋。

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十中冀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

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

以肉委餓虎。何益。

考證漢書委作餒、顏師古曰、餒、飢也。楓、三本、餓作饑。

張廕陳澤曰。事已急。



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

案：《通鑑》崔浩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

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

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

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

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考證》漢書削謝諸侯三字。

張耳

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

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

沒不出。

《考證》漢書無怒字，此疑衍。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案隱望。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案隱

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

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案隱此

考證越語。范蠡曰。天子不取。反爲之災。取咎韻。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

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正義言陳餘如廁還。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

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

耳雅游。人多爲之言。案韋昭曰。雅。素也。案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

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

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蒗三縣以封之。

索隱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考證錢泰吉曰縣下以字衍漢書無。

而徙趙王歇王代。

**集解**徐廣曰都代縣。

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

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

考證中井積德曰二人功初等也。後陳除去趙則是自棄前功也。而張耳從入關則功又多矣。餘

之言無謂。曲亦在餘。

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

正義上說音悅下

式銳反。

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

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

正義扞蔽猶言藩屏也。

田榮

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

考證漢書削於趙以反楚五字。

陳餘因悉

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

與我有舊故。集解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集解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

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集解文穎曰：善說星者

齊甘公，燕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劉歆七略云：字逢甘德，志林云：甘公一名德，正義甘氏七錄云：甘德，楚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天文志云：五星聚於東井，自歷推之，

從歲星也。考證甘公蓋秦漢間人，與作天文八卷者異。故耳走漢。集解徐廣曰：漢書天文志載此事，作客謂張耳、楓，三本分下有野字。二年十月也。

考證三本故作張。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

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

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

與俱。考證梁玉繩曰：二年下當有四月二字。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

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

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考證漢書、削復字覺作聞。漢三年、

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集解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

餘、泚水上。集解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

正義在趙州贊皇縣界。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考證陳仁錫曰、高

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考證陳仁錫曰、高

無漢字、史傳刻落未盡。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

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

卑。有子壻禮。集解徐廣曰、韞者、臂捍也。正義謂臂捍膝也。高祖箕踞

詈、甚慢易之。案隱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正義申兩脚而偃其膝、若箕之形、偃傲也。考證張文虎曰、舊刻本踞與案隱本合、各本作偃、楓、三

本踞下有罵字與漢書合。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集解徐廣曰田叔

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正義貫高等以其老乃有不平之氣也。考論楓三本無等字與漢書合何焯曰高祖嘗從張耳遊貫高趙午故等夷之

客故怒愚按年六十餘見其與高祖等夷客徐說非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集解孟康曰音如

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案隱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考論張文虎曰案隱服虔音鉏閑反單本作昨軒反孱字無此音案服虔時

未有反切當有誤愚按或云服虔時既有反切此亦一證。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考論何焯曰前後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皇

帝愚按史家追記生前言謚者甚多詳見顧氏日知錄二十三卷但不可以為法也。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

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案隱案小顏曰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

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考論楓三本者下有義字且吾等義不

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汗王爲乎。

索隱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

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考證楓三本舊刻令作今

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索隱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

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廁。

集解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要之置廁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擊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

按云置廁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考證索隱本楓山本毛本有廁字與漢書合各本竝脫顧炎武曰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

田橫傳至戶鄉旣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錢大昕曰廁與側同非廁園之廁也伏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

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

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

餘人皆爭自剄。

考證中井積德曰漢書作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意義明白

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

者。乃轆車膠致。正義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與王詣長

安，治張敖之罪。考證漢書，削治張敖之罪，五字。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

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

考證田汝成曰：貫高、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乃言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來。何也？中井積德曰：稱王家奴者，孟舒等耳。田叔傳蓋得實，貫高與三字疑衍。貫高

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集解徐廣

曰：丁劣反。案徐廣音丁劣反，案按亦刺也。漢書作刺熱，張晏云：熱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

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

據天下，豈少而女乎？考證而汝也，言如汝女者甚多也。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

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集解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正義泄，姓也。史有泄私。



**考證**胡三省曰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愚按韓非子顯學篇立節參名執操不侵史記幻雲鈔引正義作泄姓也秦時衛有泄姬 上使泄公

持節問之。從輿前仰視曰泄公邪。**集解**徐廣曰從音鞭。案韋昭曰輿如今與牀人輿以行。索隱服虔

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筮音峻。筮者竹從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筮。郭璞三倉注云從輿土器。**考證**顏師古曰高時榜笞刺翅委困故以從輿處之也。

董份曰從輿仰視與勞苦問答歷歷如目前。齋藤謙曰泄公邪三字極有情致而漢書刪去之。 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考證**皆下以字楓三本作已 顧爲王實

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

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考證**楓三本報下重上字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

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考證**陳懿典曰然字下又著泄公曰三

字蓋然之。又言所以救貫高之故。

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考證** 楓山本。者下有何字。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

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

**考證** 田橫曰。吾烹

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共主。縱彼畏天子之語。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項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當時英雄壯士。皆能知愧。可尚也。

乃仰絕脰。遂死。

**集解** 韋昭曰。脰。咽也。**索隱** 蘇林云。脰。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下

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

封為宣平侯。

**索隱** 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也。**考證** 王引之曰。

公主尊。故以奉事為辭。小司馬說是公主二字。依索隱本補。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

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

**考證** 見田叔傳。

張敖高后六年薨。**集解** 關中記曰。張

教家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考證**漢書云：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

侯敖復薨。子偃為魯元王。**考證**梁玉繩曰：此及下元字皆衍，而元王弱句當作魯王。以母呂后女故，

呂后封為魯元王。**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考證**楓三本無封元王三字。漢書改作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

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

都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考證**王柯凌本，乃譌及蔡本中統舊刻，毛本無壽字。錢泰吉曰：據傳末集解，壽

字侈字，皆後人所增，愚按楓三本亦有壽字，侈字，錢說拘。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

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

侯，續張氏。**集解**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正義**南宮，冀州縣。**考證**漢書二魯下無元字，中井積德曰：張敖卒，賜諡魯元

王，在高后七年，焉得更諡武侯，集解謬。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

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集解漢書音義曰、

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按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考證岡白駒曰、所謂刎頸交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

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同共

理、是也、考證利字、索隱本作勢利交三字、楓三本作私字、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

陵季子異矣。考證岡曰駒曰、二人讓國、不為利者、故取以相形、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 史記八十九



#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考證** 史公自序云、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

**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考證**沈欽韓曰、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

子、今此魏豹、魏咎、皆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勝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故國子孫、惟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嚙是故、徒諸豪傑于關中、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

人。**案**甯陵是**考證**案管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漢書家人作庶人、義同、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

**正義**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

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案**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

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

王。**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考證**徐孚遠曰、陳王不欲立魏後、故使者五反、而後遣咎也。岡白駒曰、咎在陳勝之所、章邯已破陳王、

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考證**齊召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丘亭有臨濟亭、即此臨

濟爲魏谷所都也。正義非是。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

將兵隨市救魏。

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考證劉奉世曰田儻傳儻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儻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谷爲其民約降。約定。谷自

燒殺。魏豹亡走楚。

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

正義魏豹

自立爲魏王或云項羽立之。考證漢書無立字。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

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

正義平陽今晉州。

考證平陽河東縣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

正義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

至國。卽絕河津畔漢。

考證顏師古曰親謂母也。

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



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正義** 緩頰。頰。舌說。不限急期也。**考證** 漢書高紀注。張晏云。緩頰。徐言。引譬喻也。中非積德曰。緩頰。猶饒舌也。以稱辯士也。愚按。蓋當時俗語。中說近是。

酈生

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索隱** 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

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考證** 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駒馳而過郤也。亦謂馬索隙前說是。

今漢王

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

忍復見也。

**考證** 漢書。如下無罵字。淮陰侯傳。蕭何謂漢王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

於是漢王遣韓信

擊虜豹於河東。

**集解** 徐廣曰。二年九月也。

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

**集解** 高祖本紀曰。置三

郡。河東。太原。上黨。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考證** 項高二紀云。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正義** 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

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

考證漢書無，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考證顏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

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

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案隱且

之朝日出時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其日期日日出時。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

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

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

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

考證陳懿典曰：此與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宮嬪事同。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

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正義碭，音徒郎。昌邑未下，沛公

正義碭，音徒郎。反宋州碭山縣。

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考證劉放曰：田榮

漢字愚按：項羽高祖本紀竝云：田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劉說是。

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

正義蕭縣令、楚縣令稱

公角名，考證楓三本，命作令，與漢書合。

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

考證陳仁錫曰：漢王二年，漢王三年，王字當削，漢書無，梁玉繩曰：春當作夏。

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

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

考證胡三省曰：項羽併王梁楚，徙

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

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

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索隱擅，猶專也。考證何焯曰：擅將兵者，雖非越爲魏相，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滑州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

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睢陽

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正義：河南府汜水。自東收

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在齊

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考證：楓，三本五年作四年。

為是漢用秦正，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冬在前而秋在後，或云漢五年三字衍文。彭越復下昌邑，芟二十餘城，得

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

考證：劉敞曰：此時漢未敗，敗字疑是數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

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  
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  
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

楚。

考證句上添  
今能二字看。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

正義

從宋  
州已北。至鄆

州以西曹漢汴  
滑。竝與彭越。

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

集解傅音附。案隱  
附正義從陳潁州北以東。

毫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  
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

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

考證楓。三本。  
此下無地字。

卽

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  
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

正義垓下。  
在亳州也。

五年。項籍已死。

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正義

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

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

**考證** 楓三本無王字。

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

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

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

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集解**張

**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見，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考證**中非積德曰反形已具，雖出於有司鍛鍊，然無病而稱病者，再是不能自理者，及

無故脩城池造兵器之類，一經有司之考問，而不能自理者，多有之也。註瓚之說，即獄吏之舞文。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

衣。**集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考證**傳傳車，西至鄭。**集解**地理志：鄭屬京兆。

**正義**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考證**楓三本來作東，與漢書合。道見彭王。彭王

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

考證彭越昌邑人。

呂后許諾、與俱

東至雒陽。呂后自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正義上唯

反。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

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

考證各本，開誤關，今從楓。三本，游本，張文虎曰：開與功臣表張釋之傳合。梁玉繩

曰：案彭越之族，在高帝十一年，而公卿表十年是廷尉宣義，十二年廷尉育則非王恬開。此時恬開恐尚為郎中令也。

上乃可。遂夷越宗

族。國除。

考證楓，三本可。下有之，越上有彭。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正義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集解徐廣曰：喋，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音牒。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

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

考證沈家本曰：喋血乘勝者，猶言血戰成功也。日有聞言功名聞於當日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

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

異故。智略絕人，獨忠無身耳。

考論楓三本，身上有全字，陳仁錫曰：獨忠無身耳，此句太史公有深意在，董份曰：太史

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

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

度。

正義言二人得縮攝一尺之權柄，即生變動，欲有其度數，度徒故反，考論恩田仲任曰：按此言彭越得攝尺寸之柄，待天下雲蒸龍變之時，欲以其度量投機會耳。

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考論中井積德曰：懷畔句在越為誣，被刑戮在豹不當，蓋是贊

主意在彭越也。

索隱述贊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趙醢何傷。

#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考證** 史公自序云、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秦隱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按布本姓英，英國名也。谷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

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谷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爲蓼也。孔文祥云：爲封阜陶後於英，布其苗裔也。漢故事云：布姓黥，欲以厭當之也。考證王鳴盛曰：史記因英布曾犯罪而黥，遂稱黥布。漢書因車千秋乘小車，號車丞相，

遂稱之爲車千秋。漢人隨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立名如此，愚按黥英音近。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集釋徐廣曰：幾，一

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裴駟曰：臣瓚音機，幾近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作祈，祈者語辭也，亦通。考證王念孫曰：幾讀爲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

乎。楚漢春秋可證。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幾豈古同聲通用。

共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目之也。李筌曰：一切經音義十引蒼頡篇云：俳，戲也。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正義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考證楓三本，麗作驪，與

漢書合。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索隱曹，輩也。偶，類也。謂徒輩之類。陳勝之起

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

正義番君，吳芮也。考證漢書吳芮傳，吳芮者，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章邯之滅陳勝，

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

正義清作青，地名。考證楓，三本。清作青，與漢傳合。史陳涉世家亦作青。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

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

南。考證楓，三本。無南字，此疑衍。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

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

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

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

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考證各本、渡上衍涉字、楓、三、本、宋本善刻無、漢書作先涉河、

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阮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

索隱鄒氏云、閉、猶閑也、謂私也、今以閉音紀、竟反、閉道卽他道、猶若反閉之義、正義閒隙之道、考證問道僻道非正路也、遂得入至咸陽。

布常爲軍鋒。索隱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考證今本漢書作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

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

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

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

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考證

王殺義帝、而此傳則云、令九江王布等行擊義帝、下文隨何說、布曰、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殺義帝也、若項王實使九江王殺之、則隨何當爲之諱、蓋後人

從漢書竄入也、顏師古注高紀、謂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欲爲史漢調人、然漢書不謂項王使衡山臨江、本與史記異指、不可強而爲一也、梁玉繩曰、此以弑義帝在八月、與紀

表異說

在羽紀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

考證

梁玉繩曰、漢二年當移在後漢王擊楚句上、漢三年移後淮南王至之上、此誤也。

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

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

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

集解

漢書音義曰、誚責也。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

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

考證

漢書、無漢三年三字、此衍、說見上文、王先謙曰、上文漢之敗彭城是實事、此

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追溯之詞，非謂兩次會戰也。

出梁地至虞。

正義：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案謂

隨何，**考證**：恩，田仲。任曰：泛言左右人也。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

考證：陛下，當作大王。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

考證：顧炎武曰：當云使

九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愚按：下稱淮南，並非梁玉繩曰：案本紀項王去齊而後有彭城之戰，漢敗彭城而後有隨何之說，安得言留齊，此誤。

隨何曰：臣

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集解：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

主也。韋昭曰：主，舍也。案：昭曰：主舍，**考證**：中井積德曰：主之，以為主人也。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

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

正義：以楚強漢弱為此事，臣之所以使九江也。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

與楚也。

考證 楓三本明下無王字與漢書合

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

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

考證 三條本及漢書使下有使字

與下文合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

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

集解 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

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

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

集解 騷音掃。正義。騷音掃。音舉之如掃地之為。

大王

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

考證 楓三本。撫上有今字。

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正義** 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

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

也。案隱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案隱徼謂邊境亭，鄣以

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闕以梁地，深入敵國

八九百里。案解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間。考隱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隨何言項

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

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

退則不得解。考證張文虎曰：中統本，攻上得字，作能，中統游，毛本，解下得字，作能。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案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案隱案漢書作罷，音皮。考證言大王以楚兵爲是恃，其實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考證 楓，三本，裂下有王字，漢書封作分，不重淮南二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考證 楓，三本，許作計。楚使者在，集解 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考證 中井積德曰：據下文，據布愕然句，是事在布之前也，不於傳舍。漢書削傳舍三字，爲是。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

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秦隱** 按構訓成也。走音奏。向也。正義 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

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

**正義** 下邑。宋州碭山縣。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

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集解**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

**考證** 鄭生傳云。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鄭生。蓋是漢皇見人慣用手段。

布甚

大怒。悔來。欲自殺。

**考證** 梁玉繩曰。甚大二字當去。其一。漢書無甚字。

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正義** 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共飲食。多

共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

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

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

考證陳仁錫曰：漢五年衍文，漢書削下文六年作五年。沈家本曰：高紀

在四年

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

考證劉賈高祖從父兄後封荆王，見下

文沈家本曰：高紀在四年按六年衍項籍之死實五年也漢書無此二字

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

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

考證楓三本無上字

上折隨何之功

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索隱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正義腐爛敗之物言不堪用

考證

與乃公以馬上取天下安事詩書同一詞氣腐儒二字又見留侯世家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

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

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

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

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

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考論楓三本。布上有英字。九江廬江

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

考論楓三本。七年作六年。八年作七年。與漢書合。愚按高紀會諸侯於陳。在六年。如洛陽。在八年。卽七年。當從漢書作六年。八年本書爲是。梁玉繩曰。九年下。缺十年二字。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考論楓三本。恐下有憂字。夏漢誅梁王

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正義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卽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者。考論王

念孫曰。夏漢當作漢復。彭越謀反。高紀在十一年三月。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集解張晏曰。欲有所會。正義備急。上如字。或作警。恐收捕聚兵。備其急。考論正義本。警急作備急。布所

幸。姬疾。請就醫。考論楓三本。布下有有字。重姬字。疾作病。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集解徐廣曰。賁音肥。素隱賁音肥。人姓也。赫音虛。格反。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

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集解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考證楓三本，問下有而字。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

集解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案疏分也漢書曰禹決江疏河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

集解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考中井積德曰殺信越

皆在布反之時不當稱往年前年蓋記者之誤

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考張文虎曰各本此上衍言字

宋本舊刻無愚按楓三本漢書亦無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考楓三本身下有是字

滕公言之上

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

考中井積德曰漢書

削之計二字然計稱其智數也非複文不必削

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

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

曰東取吳

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廬城也

西取楚

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

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庾之粟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又立庾故云敖庾也考證敖庾各本作敖倉今從索隱

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國下蔡沛郡縣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今潭州顏師古曰重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集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

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

下者則守邊隅趨作野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

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案隱野音烏卦反上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

下計考證楓三本謂作爲中上有計字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考證楓三本曰上有答字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案隱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故城在楚州。賈胎縣東北六十里。**考證**中井積德曰。此荊卽上文之吳矣。以地謂之吳。以國謂之荊。當時荊與楚別自立國也。又曰。布取吳破楚而已。未嘗歸長沙也。而

傳云。果如薛公籌之者。何也。蓋布實有是策。未及施行。而與上兵遇。而敗死也。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

戰徐僮閒。**集解**如淳曰。地名也。**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

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擊楚。應上文取下蔡。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正義**楚軍分為三。或

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集解**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孫子九地篇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

戰無。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

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蕪西會。蕪。

索隱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蕪之

鄉名。漢書作蕪。應劭音保。鉦下亭名。正義蕪音機。沛郡蕪城也。

蕪皆屬沛。布兵精甚。上迺

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

集解鄧展曰：庸城地名也。考論漢書

亡。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

考論漢祖對陳善語，其於項羽亦然。中井積德曰：布之反，苟自救死也已。其言欲為帝，是憤言而誇張，非其情。

上怒罵之。遂大戰。布

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

考論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漢

春秋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耶。徐孚遠曰：淮南諸將以漢祖不自將也，故決反計。及漢祖自來，則已心懾。故陳雖精而易敗。

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

集解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竹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索隱哀字誤也。是成王臣吳芮之子也。正義哀字誤，當作成也。

故

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

索隱番陽，鄱縣之

鄉正義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

正義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考證中井積德曰皇子長為王重出宜削其一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集解漢書曰將率

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舉陶之後哉。

考證春秋文五年。秋。楚人滅六。左氏傳。六人叛楚。秋。楚成大心。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史記夏本紀云。封阜陶之後英六。

集解徐廣曰。史記皆為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正義英蓋蓼也。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案隱拔

也。考證項羽紀論贊。何興之暴也。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

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生忠。竟以滅國。

集解音冒。媚亦妒也。案隱案王邵音冒。媚亦妒也。漢書外戚傳亦云。或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

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考證張文虎曰。據索隱。是舊本有誤。作妬媚者。顏氏家訓書

證篇引史亦辯之、  
愚按楓、三本作媚、

**索隱**述贊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  
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考證** 史公自序云，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

得推擇為吏。集解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考證中井積德曰：無行者，放

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資于鄉里，遂于州部。楚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于州部。按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韓信以無行，不得推擇也。又不能治

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

長寄食。集解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下鄉，鄉名，屬淮陰郡。案楚漢春秋，正義行賣曰商，坐賣曰賈也。案食飲，謂託飲食於人，猶乞食

也。考證楓，三本無者字。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集解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

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淮陰城北臨

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集解韋昭

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集解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索隱劉德曰：秦

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蘇林亦同。張晏云。字王孫非也。**正義**食音寺。**考證**何焯曰。王孫公子。皆推敬之稱。中井積德曰。漂母唯憐信。故飯之。實不知信之才。故怒於重報之言。是非避報者。不意其能報也。以爲虛言。**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

**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集解**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袴。漢書作胯。胯股也。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卽胯下也。亦何必須作胯。**正義**衆辱謂於衆中辱之。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

**怯。****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考證**漢書刪蒲伏二字。尤瑛曰。孰視之三。字可玩。有忍意。齋藤謙曰。蒲伏二字。腠狀如見。所以反觀他日榮達。及項梁

**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集解**徐廣曰。戲一作噉。項梁

**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

**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集解**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李奇云。楚官名。張晏云。司馬也。**考證**周

壽昌曰。漢書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如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名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丘侯。戎。賜隆。慮。侯。周竈。



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煮棗侯革朱、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是官。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

士。考論楓三本無上字。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上。考論楓三本。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考論胡三省曰：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考論周壽昌曰：至南鄭，高祖元年夏四月，時沛公為漢王都南鄭，諸將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

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考論度大各反。何聞信亡，不及

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考論上若汝也。

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考證改若稱公。見漢王心稍定。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集解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考證楓三本。無所作無可。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為公以為將。考證為公二字。見漢王未重韓信。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考證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魏豹傳。豹曰。漢王慢而

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考證言己必為大將。至拜

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考證中井積德曰：上坐，以漢王平常宮殿言也。非

壇上言壇上拜時之禮已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

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考證楓、三本漢王默然。良

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考證張文虎曰：惟，漢書

作唯。王本作雖。凌引一本亦下有以字。王念孫曰：雖字，古多借作惟。又作唯。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當作一句讀。言非獨大王以為不如。雖信亦以為不如也。愚按王說是。楓、三

本亦有以字。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

皆廢。集解管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暗噁，上於金反，下烏路反。暗噁，懷怒氣。咤，字或作吒。上昌栗反，下卓嫁反。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假也。然

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

嘔嘔，集解音凶于反。索隱音吁。嘔嘔，猶區區也。漢書作媁媁。鄧展曰：媁媁，好也。張晏音吁。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敝，忍不能予。集解

音義曰：不忍授，正義印劓，作印抗，注曰：音與劓同。五丸反，角之劓與玩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考證

輯覽云：韓信登壇數語，劉興項蹶，已若指掌，以項羽為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為婦人之仁，則信所獨見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

不平。考證陳仁錫曰：苟紀新序有考證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

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考證楓三本，逐其主，作逐其故主為王，

齊召南曰：指田都王臨淮，田市王濟北，項王

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

考證楓三本，彊下有服字，王念孫曰：漢書及新序善謀篇皆有服字，特劫於威彊服耳，

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彊，勉彊之彊，恐按威彊二字連讀，服字不必補。仁彊，下文云：其彊易弱，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

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案隱何所不誅、按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

散。案隱何不散、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考諡王念孫曰何所不誅、何所不服、何所不散、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又出

何不散三字、則正文無三所字、明矣。漢書新序、竝無釀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案義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

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

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案隱案毫、秋乃成、又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

生也。正義秋豪、喻微細之物也。考諡張文虎曰、豪、宋本中統游、王柯本、竝同俗作毫。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案說文云：檄，三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

考證中井積德曰：傳檄，猶移書也。所以勸人同己也。狀敵人之罪則有之，非徑責敵

人之罪無所忘，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與淮陰言合。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部署，謂部分而署置之也。

八月，漢王舉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

北出岐州陳倉縣。

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函谷關。

韓、殷王皆降。

呂不聽，擊破之。此云降，似誤。

合齊、趙，共擊楚。

本趙下有兵。

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

字，非是。楓三本，兵作王。

信復收兵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考證漢書收作發，趙翼曰：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漢之敗卻彭城，

而卻退。

本漢下  
有王字，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考證亦

宋本中統游，毛本同，它本誤欲，漢書亦作亦，王念孫曰，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六月，魏王豹謁歸視

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索隱按河關，謂今蒲津關，

說在  
高紀。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考證李唐芸曰：曹參以假左丞相，定魏齊，右丞相侯，酈商遷右丞相，賜爵列侯，後復以右丞相擊陳豨，樊噲亦嘗遷左丞相，皆係空名，不居其職，故公卿表不載。愚按漢書高紀

云：漢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

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傳云：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擊子耳，遂進兵擊魏。魏

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沈欽韓曰：蒲坂，在河東岸，臨晉在河西岸，塞其渡

也。河處。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集解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索隱劉氏云：陳船地名，

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是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也。而伏兵艘欲渡河也。考證言陽列兵陳船示敵以欲度臨晉而陰自夏陽度軍也。

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襲安邑。

集解徐廣曰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柳縛罌甌以渡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甌以

渡軍無船且尙密也。正義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卽此從夏陽木柳罌甌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

五里。考證中井積德曰罌缶本瓦器或鑿木爲之時人家多有之故取用之也以索縛之浮于水上可緣以渡矣高祖功臣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侯以甌度軍此計

或邑所建也。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按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

故豹遂降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迎信者逆戰也非納款。定魏爲河東郡。正義今安邑縣故城。考證梁王緄曰失書上黨說在高紀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考證漢傳云信既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

舉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南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

集解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闕與聚闕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闕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

十里。考證後九月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

楚。考證楓三本無。破字與漢書合。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秦**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礎是也**考證**梁玉繩曰此上失書漢三年 **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正義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

十八里即井陘口**考證**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趙王名歇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案陳湯傳喋血萬

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章昭音徒協反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

**趙**考證楓三本欲下有以字與漢書合 **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

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集解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考證**沈欽韓

曰四句見黃石公上略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

重考證張文虎曰舊刻作閒道御覽四百六十一同各本作閒路 **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

**考證**漢書無堅營二字。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

掠。**考證**楓三本，使作彼，掠上有兩字。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考證**陳餘傳云：陳餘好儒術。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

**考證**張文虎曰：各本戰下衍之字，王念孫云：之字，宋本無，涉上誤衍。御覽兵部引無。漢書通典竝同。愚按楓三本作不十，則不圍之，不倍則不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

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考證**漢書加作距。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

**考證**中井積德曰：漢書削廣武君策不用六字，為是。然削此則下文其不用之下，添入廣武君三字，乃為盡善，不傷太史公筆意。韓信使人閒視。

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

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集解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

選輕騎二千人。

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葺山而望趙軍。

集解如淳曰葺音蔽。依山自覆蔽。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

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作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葺音蔽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葺山。說文云葺蔽也。從竹卓聲。考證方苞曰使依山用草木自蔽而望趙

軍之出入也。登山故能望遠有蔽故趙軍不覺。

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

集解徐廣曰殮音

滄也。服虔曰立駐傳滄食也。如淳曰小飯曰滄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案隱如淳曰小飯曰滄謂立駐傳滄待破趙乃大食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是將發而殮非既發而駐

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

考證凌本詳作伴楓。三本趙下有將皆二字。

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

至阻險而還。

考證中井積德曰趙必不擊先行者恐韓信中途而還不可禽殺也。其必見大將旗鼓而出兵也。

信乃使萬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

正義縣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涇。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

陣陷之死地，卽此水也。考證沈欽韓曰：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平旦，信建大將之

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考證旗可稱建，鼓不得稱建，是帶言也。與詩大雅公劉篇，乃矢斯張，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禮記玉藻大夫不得

造車馬同例。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正義卽六國時趙壁也。於是信張耳，詳

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考證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

死戰，不可敗。考證顏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

壁，遂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

不能得信等。考證楓三本，無不勝二字，與漢書合。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集解**徐廣曰。汲音遲。**索隱**徐廣音遲。劉氏音脂。**考證**沈家本曰。紀在三年。表在三年十月。張文虎曰。集解索隱合刻本皆脫。愚按楓三本有。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考證**楓三本無。於是**有縛**

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考證**中井積德曰。東鄉為尊者。是堂上之禮。與對堂下南面為尊者自不同。如燕禮可

以見矣。愚按漢初禮以東鄉為尊。如王陵傳。項羽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是羽尊陵母也。

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是勃尊諸生也。皆此類。諸將效首虜。休畢賀。**索隱**如淳曰。效。致也。皆

猶是見也。**考證**楓三本。休作皆。漢書畢作皆。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考證**漢

孫子行軍篇。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云。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

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

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考證**兵法。孫子九地。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

**考證**兵法。孫子九地。篇漢書存下有乎字。

謂驅市人而戰之。

考證

沈欽韓曰：呂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愚，按當時有此語，與呂覽所引義異。驅

市人而戰之，猶戰鳥合之衆也。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

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考證

王鳴

盛曰：韓信既破趙軍，斬成安君，與諸將論所以勝趙之術，因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太史公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漢書藝文志分兵書爲四種：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四、技巧。權謀內有韓信三篇，班氏論之云：權謀者先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又總論云：自春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觀信引兵法，以自證其用兵之妙，且又著書三篇序次諸家爲三十五家，可見信平日學問本原寄食受辱時揣摩已久，其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皆本於平日學問，非以危事嘗試者。信書雖不傳，就本傳所載戰事攷之，可見其純用權謀。所謂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也。形勢內有項王一篇，項王嘗學兵法，故良與信亦取而存之。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

乎。考證吳越春秋范蠡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

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考證漢書誠作向

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

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考證沈欽韓曰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

軍敗鄙下身死泚上。集解李奇曰泚音腫今高邑是

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索隱此之西河當馮翊也

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考證楓三本十下有餘字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揄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

集解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

也。索隱揄，鄒氏音踰，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揄，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靡衣揄食也。

若此將軍之所長也。考證下文若。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

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

考證頓，讀為鈍，弊也。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韓非：五蠹萬乘之國，莫

敢自頓於堅城之下。漢書賈誼傳：芒刃不頓，皆同。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

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

正義屈，求物反，盡也。考證楓，三本無久字，義長。戰國之時，燕弱，故有

弱燕之稱，李左車亦用其語。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

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

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

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



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

**集解**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逵曰醉酒也案史記古

釋字皆如此作豈亦謂以酒食驛兵上故字從西乎**正義**撫存撫也孤死士之子首音

狩向也**考證**余有丁曰按上文已有休兵語驛字當依劉解中非積德曰驛兵二字竟

不可通或衍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咫尺八寸言共簡牘或長尺也

暴其所

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

**正義**暴音僕露也

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

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

**考證**岡白駒曰誼言者辯士

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

信曰善。

**考證**周壽昌曰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

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

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

張耳為趙王。

**考證**沈家本曰表在四年十一月下文六月則三年之六月或三年請之四年始立之耳中非積德曰信之請立趙王是自為封王之

地也漢王不寤此風旨而使信自請焉雖詐其王齊而猜隙由此而結矣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

**考證**張照曰奇兵猶言

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

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

黥布走入成皋。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考證毛本，作成皋各本，作城皋，下同。錢大昕曰：當作成皋。楚又復急圍

之。考證楓三本，又作人。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

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

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考證楓三本，無內字，此疑衍。臥上連讀，漢書無內

上二字，楊時曰：信耳勇略蓋世，竊怪漢王入臥內奪其印符，召諸將易置之，而未之知，此其禁防闊疏，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邪？使敵人投閒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馮班曰：

漢使至，韓信必有證驗，故漢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非他國敵人所能為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梁玉繩曰：案此非余疑，史筆增飾，非其

實也。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考證周壽昌

曰非信爲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正義懷州有平原津考梁玉繩曰下

趙相國也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

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

七十餘城

集解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搖也

將軍將數萬衆歲餘

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考證楓三本數萬

作數十萬蒯通又見張耳陳餘傳田儋傳寶漢書別有傳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

考證楓三本信上有韓

齊已聽酈生即畱縱酒罷備漢守禦

考證漢書信因襲齊

歷下軍遂至臨菑

集解徐廣曰歷下濟南歷城縣

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

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考證漢書賣已作欺已義同

韓信已定臨菑

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

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

鋒不可當。」考證：楓，三本，窮作寇。漢書窮下有寇字。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近其

室家，懷顧望也。考證：沈欽韓曰：孫子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秦策：武安君曰：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而莫有鬪志。不如深壁，令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

兵二千里客居。考證：楓，三本，居下有齊字，與漢書合。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

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考證：龍且楚人，故

能知韓信事。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

得，何為止。正義：一戰而勝，則齊之地已得半矣。考證：顏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愚按漢書為下有而字。遂戰，與信夾

濰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徐廣云：出東莞而東北流入海，蓋據

水經而說少不同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

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考證三條本無滿字，漢書無滿盛二字。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也。遂追信渡水。考證楓山本、宋本、中統游、毛本，追下有信字，各本脫。慶長本標記云：正義本有。信使人決

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考證楓山本、渡下有水字，水東上有死字，翁承高曰：廣與龍且同時見殺高紀月表，田儻傳及漢書可證，此言亡

去，誤也。因廣見殺，故田橫自立為王，表在三年十一月。正義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正義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

州東南九十一里。考證胡三省曰：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迨至城陽，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田橫起城陽，同。漢四年，遂

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考證 若汝也張良、陳

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

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考證 楓、三本、信之下有自字，而立下有信字漢王

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考證 何焯

曰：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不諫，乃許之。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

其兵擊楚。集解 徐廣曰：四年二月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

說齊王信曰。集解 張華曰：武涉，莒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勦力

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考證 楓、三本、士下有立字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

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

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必謂

必信也、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

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考證王

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少須臾即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

五子傳、奉天期、今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

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考證楓、三本故上

有雅字、王上有而字、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集解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

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

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

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考證藝文類聚引

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蓋史公所本也。武涉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考證何焯

曰。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愚按漢書刪齊人二字。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

術。考證楓三本。以上有詳字。詳伴同。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

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

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考證楓三本。少作

請去作遠。中井積德曰。少閒之下。有信屏左右一事。文略之。而信曰。左右既去矣。以請共說。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集解】張晏曰：背，畔則大貴。【考證】楓三本，危下有而字，與漢書合。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一呼、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遯，燦至風起。【考證】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考證】楓三本，於上有流離二字。楚人起彭

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

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

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集解】張晏

曰：折，衄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皋，【集解】張晏曰：於成皋傷曾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

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

**考證** 楓、三本、府作外漢書、蒯通傳、作藏。

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

**考證** 容容、猶搖搖也。

以臣

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議** 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議** 止楚漢之戰、闕上卒不死、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考證** 楓、三本、走作起。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

考證以德各本作之德。今從游本。漢書亦作以德。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

其殃。

考證取咎，行殃韻越語。范蠡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又曰：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

願足下孰慮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忠；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考證事見張耳、陳餘傳。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考證楓，三本，兵上有共字，下有戰於鄆北四字。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宰相禽者，

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考證 欲測韻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廌。

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考證 漢書刪 通傳誤作過

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考證 八也 漢書刪

范蠡亡三字野獸已盡，而獵狗亨。考證 楓三本 亨作烹 下有敵國破而謀臣亡七 字 漢書刪 通傳作野禽殫 走犬烹 敵國破 謀臣亡

韓非子內儲說下 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 狡兔盡則良犬烹 敵國滅則謀臣亡 史記越世家 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 謀臣亡 淮南子說林訓 狡兔得而獵

犬烹 高鳥盡 而強弩藏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考證 漢書刪 通傳無范蠡二字此二

人者，足以觀矣。考證 漢書刪 通傳無人字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

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考證 漢書刪 刪臣請以下

七  
字 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

魯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王念

孫曰：摧楚兵殺龍且本一事，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

也。正義言世之大功不能出於韓信、考論顏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功略二字承上文大王功略。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

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

下危之。考論董份曰：其文略祖蔡澤。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

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考論沈欽

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愚按此與下文決者知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同一句法、史公答任少卿書、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

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亦學此句法。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一者、

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考證一先後也。夫隨廝養

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集解管灼曰：楊雄方言，

海岱之間，名器為儋，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器為儋，石，如今受駱魚石器，不過一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考證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近之駱音胎。考證

岡白駒曰：言戀小者必遺大。應劭曰：齊人名小器為儋，受二斛。顏師古曰：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中井積德曰：古收田租以禾束，束不可量者，必以權衡儋擔通擔謂一人所

擔也。因謂兩石為擔，石，斛也。然非石即斛，蓋一斛米為禾若干束，而其重一石矣。當給米一斛者，給禾則以重一石其實數正同。故謂斛為石耳。是知斛者米量之名也。石者禾權

之名也。不當相混。張文虎曰：集解一說，毛本無與字，斛疑當作石，餘疑當作儋，尚有脫文。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考證王念孫曰：知者決之斷也。當作決者知之斷也。正與疑者事之害也。相反下文中之云：知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審豪釐之

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蟄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不如

駑馬之安步。集解徐廣曰：踟，一作躑也。考證躑躅進退不定也。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

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索隱

氏音拒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

失也。時乎時，不再來。考證齊世家：逆旅之人謂太公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

故好引齊人言，范蠡亦為齊相時來韻。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

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

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考證楓三本：巫

下有而去二字。張照曰：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趙翼曰：史記淮陰侯傳全

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在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

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固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別為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

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

而通之為辨，上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

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為通立傳，反略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問後世史

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

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集解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

漢

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

賜千金。

集解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爲德不卒。

考證顏師古曰：言長炊葦食。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

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

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考證勝，上文作袴，漢書二殺字作死，無於字。

項王亡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

集解徐廣曰：東海狗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秦隱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而義括地

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考證顏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周壽昌曰：陳

平傳稱昧爲項王骨鯁臣，以金問之。昧蓋楚重將也。愚按正義志下云：疑衍。

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

其在楚，詔楚捕昧。

考證梁玉繩曰：高祖卽帝位矣，何言漢王也。下文漢王畏惡其能，同誤。

信初之國行縣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考證 陳仁錫曰：漢六年，漢十二年，二漢

衍字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

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

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

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

臣亡。集解 張晏曰：狡，猶猾。案隱 郊兔死，郊音狡，猾也。吳越春秋作郊兔，亦通。漢書作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逵海內狡兔也。考證 楓，三本亭作烹，亭藏亡韻。沈欽

韓曰：崩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顏師古引黃石公三略非也。愚按說又見上文。

天下已定。我固當享。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

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考 諡絳灌侯 信嘗過樊將

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

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考 諡楓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

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考 諡留侯世家。張良曰。沛公殆天授。酈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集 解 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

也。考 諡漢書。改作爲代相。監邊。周壽昌

曰漢書當得其實據史記  
豨傳亦未嘗爲鉅鹿守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

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

考證張文虎曰公下  
之字舊刻有與漢書合

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

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

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

考證張文虎曰各本  
十下衍一字舊刻無

上自將

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

考證周壽

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  
相國給信語則信病非假稱也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

欲發以襲呂后太子

考證胡三省曰有罪而居作者爲徒有罪而  
沒入官者爲奴楓一本發下有兵字與漢書合

部署

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案隱按晉灼曰楚  
漢春秋云謝公也姚

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  
淮陰舍人告信反、未知孰是、  
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  
考證 顏師

古曰、凡言變告者、  
謂告非常之事、  
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

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  
考證 同白駒曰、黨儻通、楓三  
列侯羣臣皆

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  
考證 同白駒曰、黨儻通、楓三  
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 長樂 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

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  
考證 楓三本、乃

作反、周壽昌曰、紀表俱作十一年、豨反後敘入、未加分析也、歸有光曰、陳豨事、疑出告者之口案、必相國、呂后交致之者、馮班曰、陳豨以賓客盛、為周昌所疑、高祖

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為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主之威、據大國者也、何為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

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却未及此、梁玉繩曰、信之死、冤矣、前賢皆極辨其無反狀、大抵

出于告變者之誣詞、及呂后與相國文致耳、史公依漢廷獄案、叙入傳中、而其冤自見、一飯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寧負高皇、不聽涉通于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于淮陰家

居之時。不思結連布越。大國之上。必不輕約邊遠。無能之將。賓客多。與稱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則挈手之語。誰聞。上謁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一夕。貽禍于躡足附耳。露疑于奪符。襲軍。故禽縛不已。族誅始快。從豨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亦諒其無辜。受戮為可憐也。獨怪蕭何初以國士薦。而無片語申救。又詐而給之。母乃與留侯勸封雍齒異乎。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考證楓。三本。見信

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

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考證若汝也。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

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

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

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集解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考證楓。三本。烏作鳥。鹿祿音通。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

能耳。又可盡亨之邪。考論胡三省曰：銳精，言磨淬。精鐵而銳之。顏師古曰：顧，反也。高帝曰：置之。乃

釋通之罪。考論胡三省曰：置，猶舍也。赦也。漢書蒯通傳云：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藝文志縱橫家蒯子五篇，說又見田

倍傳論贊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

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

家。考論楓三本，萬下有餘字。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

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

後世血食矣。考論道字斥下句，老子二十二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庶幾哉三字屬下句。不務出此，而天

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考證李筮曰：天下已集，豈可為逆於其必不可為叛之

時而夷其宗族，豈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讀此數語，韓信心迹，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索隱述贊：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餐，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考證** 史公自序云、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饌、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陳仁錫曰、韓王信、盧縮、封王同、反叛同、亡匈奴同、子孫來降同、故二人同



傳若陳豨則以反事附見爾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考證

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為此解

不知因司徒訛為申徒因申徒又訛為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

五寸

集解張晏曰孺子為孽索臆張晏云庶子為孽子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之伐木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及項梁

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

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

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

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

城正義河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

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

相近字由此錯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

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

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

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

索隱跋音企起踵也。正義跋音岐。

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

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按姚氏云。軍中

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考證事又見高祖紀。紀遷上無左字。鋒下有而用之三字。及其鋒猶言及其銳氣方盛也。中井積德曰。是淮陰之首謀必矣。此以同名誤耳。

愚按顧炎武亦有此說。詳見高祖紀。

漢王還定三秦。

考證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迺

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

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

集解徐廣曰。元年

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穰侯。考證地理志。穰縣屬南陽。梁玉繩曰。此但言項籍廢韓王成爲侯。而不言其殺成。疏也。

及聞漢遣韓

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

正義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

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考證**

楓三本迺上無王字與漢書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

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

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考證楓三本定上有既字五年春，遂與剖符為

韓王。王穎川。考證楓三本與下有信字與漢書合王先謙曰以穎川為上都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

漢書曰六年春**正義**徐廣曰即高帝五年之二月也。漢書韓信傳云六年春，史記高祖紀疏云六年，徙信都晉陽未審徐何據而言之也。**考證**史記高祖紀亦以為五年事，正

義失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

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正義**并州**考證**楓三本上以下有為字，以北下重北字。鞏，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洛陽葉武涉反，今葉縣南三十里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治。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治。

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治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集解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也。正義馬邑朔州治。今朔平府朔州治。上許之。信乃徙治馬

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案隱冒頓，上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

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考隱漢書韓王信傳云：上賜信書

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陰所以責於君王。信恐誅，因與匈奴約，

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

鞮，斬其將王喜。正義銅鞮，潞州縣，今沁州北四十里。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

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

信及冒頓謀攻漢。集解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考隱劉放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陳仁錫曰：與字衍文。愚

按高紀亦無與字。周壽昌曰：曼丘，姓。臣，名，兩人皆白土賈人，見陳豨傳。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

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漢大破

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正義離石，石州縣。考證各本復上有後字，漢傳

當有後字。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樓煩，今代州崞縣東北。考證漢令車騎

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今媯

州。考證王念孫曰：上字衍，漢書作居代谷，是也。主父假傳云：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

平城遠矣。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

城。正義朔州定襄縣是也。考證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

陵也。索隱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

氏。正義闕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

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

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集解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考證** 胡者猶言胡人也。孫子攻篇云：夫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與此正同。言胡人欲損傷卒伍，故強弩外嚮，不敢迫之。沈欽韓云：全兵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周壽昌云：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橋鏑之類，以禦弩弓也，皆未得。

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索隱傳音附，考證顏師古曰：每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

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考證事見下文陳豨傳。十一年春，故

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集解蘇林曰：參合，代地也。正義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考證今大

同府陽高縣東北。漢使柴將軍擊之。集解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應劭云：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

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考證漢書上復字作後。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

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考證楓三本、及作反、漢書無及字、今反爲寇將兵、

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集解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考證囚逃囚。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

所以憤於吳也。索隱蘇林曰、憤、音奮、張晏曰、憤、無仆也、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今僕亡匿山谷

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

勢不可耳。索隱痿、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爲疏、張揖云、痿、不能起、衰帝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遂戰柴將軍屠參

合、斬韓王信。考證梁玉繩曰、斬信者、樊噲傳云、所將卒、匈奴傳是噲、與此異、漢書高紀、信傳、是柴而噲與匈奴傳同、史未知孰是、信之

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集解漢書音義曰、縣名、

韋昭曰、在匈奴地、考證楓三本、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太子下有赤字、類當城、韋說是、

年積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積當爲弓高侯。集解地理志、河

案地理志屬河間漢書功臣表屬營陵正義 嬰爲襄城侯。案服

魏表屬 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集解徐廣曰謚曰壯考謚漢書

罪使自殺見 吳王濞傳。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集解徐

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考謚梁玉繩曰案史漢表 積當孽孫韓嫣貴

幸。名富顯於當世。集解漢書音義曰嫣音鄢陵之鄢案隱音假又一 其

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考謚韓說見衛將軍傳初封龍額

也竟也梁氏志疑 子代歲餘坐法死。集解徐廣 後歲餘說孫曾拜

爲龍額侯。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案隱徐 續說後。案隱額五

音洛龍雒縣名正義 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



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頡侯漢表是也考證梁玉繩曰子代歲餘以下乃後人所續當刪之且續于侯表者并其名字兄弟而誤之續于列傳者亦既誤以曾為說孫又誤其坐罪復封之歲蓋說子興以征和二年代四年坐祝詛斬後元元年興弟曾紹封也集解正義竝誤

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集解如淳曰親謂父也。考證楓三本太上有親字。及

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

俱學書又相愛也。考證書文字也高祖學書故得試為泗上亭長可以補本紀。里中嘉兩家親相

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考證楓三本家下有以字。高祖為

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

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大尉常從

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

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秦咸

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

考證楓三本以作已。

迺使盧綰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集解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從擊燕

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

王盧綰，為羣臣缺望。

集解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贊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服虔音決，缺望猶怨

望也。又音金，韋昭音冀。考證：姚鼐曰：缺，即缺字之異體，缺少之意，中井積德曰：不滿之意。

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

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

「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

考證楓三本可下有立

為二字，愚按從楓三本，王燕當作燕王。

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

考證漢五

年三字衍文，梁玉繩曰：八月後九月之誤。

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

代地。

考證豨反，在十年九月。

高祖如邯鄲擊豨兵。

考證楓三本祖下有怒字，豨下無兵字。

燕王

縮亦擊其東北。考論胡三省曰代在燕之西南故縮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

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考論凌稚隆曰伏後降

者言張勝在匈奴為燕使案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

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

公等亦且為虜矣。考論楓三本毛本已盡上重豨等二字與漢書合今從之陳仁錫引洞本亦重二字各本脫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考論漢書和上有連字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

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

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

迺詐論它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考論楓三本人下有以字與漢書合而陰

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

集解晉灼曰：使陳豨久囚，豨考證漢書無囚字，此疑

術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

考證楓三本，豨上有陳字，漢使樊

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

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

考證楓三本，問下有其字，與漢書合。

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

考證漢書王下有者字，楓三本，長沙下有王字。

往年

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

考證漢書刪春秋二字，誅彭越在三月。

今上病，屬

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考證徐孚遠曰：迎

燕王者辟陽侯，故愈疑呂后之謀。

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

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

奴爲燕使。

**考證**

張文虎曰：降者二字疑複。衍楓三本。燕下有王字。漢書無。

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

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

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

奴以爲東胡盧王。

**考證**

顧炎武曰：封之爲東胡王也。其姓盧，故稱東胡盧王。

綰爲蠻夷所侵奪，

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

病，不能見，舍燕邸。

**考證**

顏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

爲欲置酒見之。

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

以東胡王降。

**集解**

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正義**：他，徒何反。**考證**：梁玉繩曰：中六年當作中五年。愚按漢書他之作他人，譌。

封爲亞谷侯。

**集解**

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

以得從。

**索隱**

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緒先生之說異也。**正義**：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

**考證**

陳仁錫曰：不知始所

以得從此史家缺疑例也。梁玉繩曰：案功臣表，豨以前元年從起，何云不知始所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

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胸至霸上為侯。

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考證錢大昕曰：功臣表，高祖六年正月，豨之元年也。又云：已破臧荼為陽夏侯，則豨之侯在平城前矣。以趙相

國將，監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考證程一枝曰：代下邊字衍，愚按淮陰侯傳，豨為代相國，監邊高祖十年紀九月代相

陳豨反，上曰：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以相國守代，此豨為代相國也。趙當作代。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

交，皆出客下。正義言屈己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考證豨還之代。周

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

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考證

本不下有如字，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二人，及高祖十

年七月，太上皇崩。

考證陳仁錫曰：及高祖三字，衍愚按各本十年譌七年，今從楓三本。

使人召豨。豨稱

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

考證楓三本宋本、中統

舊刻毛本、吳校金板、作代王、它本譌大王。

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劫略者，皆

赦之。

考證漢書刪皆赦之三字。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

鄲，知其無能為也。

考證楓三本，知上有吾字，高紀作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為是說在高紀。

趙相奏斬常

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

考證漢高紀趙相下補周呂二字，顏師

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

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

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

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

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

集解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其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

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考證張文虎曰。集解飛羽檄之意也。當作取飛檄之意也。

今唯獨邯鄲中兵耳。

考證漢高紀。今下

有計字。吾胡愛四千戶。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

考證戶下不字。封下此字。據楓。三

本補漢書漢紀以上有不字。與楓三本異。

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

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倣。主黃於曲逆下。

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考證

正義梁玉繩曰。史詮謂王黃二字衍是也。下云。生得王黃。樊噲傳云。虜王黃則非斬矣。

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

正義博州縣。

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

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

考證王念孫曰。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者。謂宥



之也若不罵者黥之  
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

考證 楓，三本，臣下有等字，中  
非積德曰之字難讀，恐有誤。

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

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為

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

集解 徐廣曰：十一年正月，正義中  
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

高

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正義 蔚州是，考證高祖  
二字衍，楓三本豨上有陳字。

高紀靈丘  
作當城。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

力成功。

考證 顏師古曰：徼，要也。  
晉王亮反，楓三本徼作激。

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而稱孤。

考證 楓，三本，列  
作裂，與漢書合。

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

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

公子。考證宛朐屬濟陰。濟陰梁地。故史公稱爲梁人。魏公子信陵君無知。

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

士，名聲過實。考證楓三本。及下有爲字。

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

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考證楓三本。孰作熟。

索隱述贊韓襄遺孳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犢當歸國龍額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考證** 史公自序云、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儼列傳、第三十四、王鳴盛曰、諸王稱王者多矣、皆見田儼傳中、以儼實首事、聊以為標、曰、唐

順之曰、文一串、似世家體、愚按、以事論之、當列張耳陳餘傳前、

田儋者、狄人也。

集解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 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和帝改千乘為樂安郡、

故

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案 儋 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齊、考 證 豪下、楓、三、本有族字、漢傳有榮字、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

廷、欲謁殺奴。

集解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正義 詳儋、羊為二音、考 證 詳、佯同、正義本為作僞、僞為通、非詐、

僞之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

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集解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

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

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考 證 姚範曰、魏咎所都之臨濟、當屬魏地、如解為齊州之臨濟、則不得云東走東阿、愚按、說見魏豹傳、

魏

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儵將兵救魏。

【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

大破齊魏軍，殺田儵於臨濟下。

【考證】楓、三、宋、中統、毛本齊魏作齊楚。

儵弟田榮收

儵餘兵，東走東阿。

【考證】楓、三、中統、游、毛本走上右東字。

齊人聞王田儵死，迺立故

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

【考證】徐孚遠曰：假為王建弟，於次應立，故田儵敗而齊人立之。

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

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

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

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

【考證】漢書救上無求字。

此田榮乃立田儵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

【集解】徐廣曰二年八月。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

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

**考證** 徐孚遠曰：齊方初立田市，恐田假尚存，民有異望，故也。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

**正義**

市，如市沽貿易。**考證** 懷王言止此，項羽

紀以為項梁語是也。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集解** 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隱** 蝮音芳，伏反，螫音窟。又音釋。**正義** 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

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考證** 漢書：齊下補王字，楓三本。蝮下有蛇字，中井積德曰：斬者斷也，非割肉之謂。唐詩云：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蝮虺異，非一物，張

文虎曰：正義一，遍疑區字誤分。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

殺。

**集解**

文穎曰：言將入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正義** 蝮蛇之喻，言蝮蛇螫人，則雖手足斬之為去其害也。今田氏等於楚趙其害甚於斬手足，何不

殺之乎。**考證** 文穎說是直，特通，但也。柯維騏曰：言田假田角亦似蝮蛇之毒，將害于身，不獨手足之憂。漢書削去直字，謬矣。

且秦復得志於

天下，則崎嶇用事者墳墓矣。

**集解**

如淳曰：崎嶇，猶辭擻，索隱。崎音蟻，崎音紇，崎音側，齒齧也。**正義** 按秦重得志，

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注不必言側齒漢書用上首字。顏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愚按墳墓祖先塋

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

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

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徒

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考證顏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齊將田都從共救

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考證楓三本。從下有兵字。故齊王建孫

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

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考證楓三本。立上有亦字。田榮以負項梁。不肯

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考證楓三本。趙上有救字。漢傳楚譌作漢。趙將陳餘亦

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



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考論漢傳無令字市之左右曰。項

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

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考論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

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集解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平原德

州也。考論楓。三本。人作民。與漢傳合。梁玉繩曰。榮見殺之後。項羽立田假爲齊王。田橫反城陽。擊假。假走楚楚殺之。此缺誤。項王遂燒夷齊

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集解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

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集解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考論

顧炎武曰。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國治萬。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

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考證黃地王先謙曰城陽今沂州府莒州治。淳耀曰楚

漢之際六國蜂起自立惟田氏最與楚騎駘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為章邯所殺儋從弟榮收兵走東阿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邯走而西是榮之復振

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將蟲出矣及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梁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死要楚趙殺田假一門三人楚趙義不忍殺則終不出兵夫假固齊王建弟也齊人以儋死

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殺之又以楚之不殺也覆用為讎坐視項梁之敗不義甚矣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并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

五諸侯共乘閒東向矣榮之舉事非以為漢而實陰為漢用也吾故曰田氏最與楚騎駘而陰德漢甚大王鳴盛曰項氏之敗半為田氏牽縱不西憂漢而北擊齊以此致亡愚按

項王不王田榮陳餘失計之甚者敗因實在此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考證此豈亦以釋

酒之義竝古釋字。考證張文虎曰索隱本釋各本作釋。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

收齊城邑。集解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

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

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

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集解】徐廣曰：高密一作假。相橫走博陽，【集解】漢傳博陽作博王

先謙曰：博陽，卽博縣，非汝南博陽也。

守相田光走城陽，

【考證】顏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

將軍田既

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參破殺龍且，

【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

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

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

【集解】管灼曰：贏，泰山贏縣也。正義：故贏城，在兖州博城縣東北百里。【考證】漢書：贏作贏。

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

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

集解徐廣曰二月

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

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集解韋昭曰海中

山曰島。正義按海州東海縣有崑山去岸八十里。李筌曰入海居島蓋泛指東海中島章說是。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

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

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

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

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考。諡楓。三本。商下無曰字。漢書有。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

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

**考證** 顏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衆哉。愚按。劉說是。田橫迺與

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集解** 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中井積德曰。乘傳。乘於傳車也。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 應劭曰。尸鄉。在假師。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正義** 老子

云。貴以賤為本。侯王自稱謂孤。寡不穀。謙稱也。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而事之。

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考證** 中井積德曰。上我字疑衍。且陛

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而貌耳。今陛下在洛陽。

**考證** 漢書無。今字。此疑衍。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

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正義高帝曰：

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

流涕。考證王鳴盛曰：高帝召田橫，恐其爲亂，非真欲赦之，橫自知不免，來而自殺，高

帝爲流涕，葬以王禮，高帝慣有此一副急淚，藉以欺人，屢矣，不獨於田橫爲然，心

實幸其死，非眞惜而哀之也。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

田橫。正義齊田橫，在假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雍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

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雍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

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爲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

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考證楓、三本，賢下

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

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集解韓信

田橫考證趙翼曰。蒯通事與田儋何涉而贊及之。疑後人竄入。愚按此言說韓信使襲齊也。故但言亂齊也。

蒯通者善為長短說。

案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考證長短猶言縱橫。

論戰國之權變為八

十一首。

集解

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案隱雋永。書名也。雋。音松。究反。

雋永。而有蒯子五篇。未知此八十一首否。史公述戰國時事與策不同者五。豈取于雋永乎。今不可攷矣。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

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

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案隱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

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考證顧炎武曰。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愚按案隱憤。

案隱述贊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寇立市。和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考證** 史公自序云、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喻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陳仁錫曰、樊鄴戰功多、滕灌次之、四人同傳、而敘事各不同、茅坤曰、太



史公詳次樊鄴膝灌戰功大略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竝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却敵曰陷陳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授也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正義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噲音快又吉外反沛徐州縣

以屠狗爲事

正義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考證孟子梁惠王篇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此狗亦食其肉也周壽昌曰禮記土無故不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天子以犬嘗麻以犬嘗稻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玩注是以其時食狗爲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與高祖俱隱

考證漢書云隱於芒碭山下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

考證漢書云陳勝初起

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凌稚降曰以下凡用十五從字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

方與

正義房預二音考證唐順之曰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

索隱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泗水郡名考證泗水監名平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

西

索隱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考證泗水守名壯

與司馬卮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

**集解**張晏曰秦司馬**正義**秦將章邯司馬尼傷宋州縣也**考證**張文虎曰司馬尼宋本尼舊刻毛本譌尼餘本譌尼愚按楓三本作尼尼讀與夷同

賜爵

國大夫。**集解**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集解**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考證**凌稚隆曰以下凡五用先登

**字**復常從攻城陽。**集解**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

登下戶牖。**正義**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閒爵。**集解**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閒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閒爵**索隱**賜上閒爵張晏云得徑上

**開**管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曰或作上閒又引呂氏春秋當證上閒管中閒之閒**考證**梁玉繩曰索隱本作上閒與漢書同各本譌閒字故如淳注引呂覽下賢篇天子

賞魏文侯以上閒爵為證史注多譌字漢書注不譌沈欽韓曰喻為沛公私將此上閒爵上達懷王也中非積德曰上閒爵在五大夫之下非可以賞諸侯者呂氏春秋恐難據作

**解**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

賜爵五大夫。**正義**成武曹州縣**考證**從擊秦軍出亳南。**案**亳湯

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也。**正義** 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

河閒守軍於杠里破之。

**正義** 杠里地

名近城陽。**考證** 全祖望曰秦郡無河閒即令有之河閒時已屬趙項章鉅鹿之軍隔于其間不得至中原也杠里一見於高紀再見於是傳其地在梁周之間非河閒之所部或是三川守之軍。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

**正義** 開封汴州縣。**考證** 漢書二十七人作二十六人。

從攻破楊

熊軍於曲遇。

**索隱** 音齟顛二音邑名也。**正義** 曲丘兩反遇牛恭反鄆州中牟縣有曲遇聚。

攻宛陵。

**索隱** 地理志

屬河南。**正義** 宛陵故城在鄆州新鄆縣東北三十八里。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

號賢成君。

**集解**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

乃有封爵也。**索隱**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徐廣曰賜爵有執圭執帛又有爵封而加美號。又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 許州理縣也。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 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

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

**正義** 在假師南。

攻秦軍於犂。

**正義** 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正義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四里。考證漢書二十四級作十四級。賜重封。

集解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張晏云：益祿也。臣瓚以為增封義亦近是。而如淳曰：正爵名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考證重封

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

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

伯而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

殺沛公。集解張晏曰：中酒，酒酣也。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考證王念孫曰：肩當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項羽紀云：常以身翼蔽沛公。張文虎曰：中統舊刻游本無之字。有沛公二字。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

衛止噲。噲直撞入。集解漢書音義曰：撞，音撞鐘。正義撞直江反。立帳下。集解徐廣曰：一本作立帷下。瞋目而視。

皆皆血出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

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為王，史追書。考張照曰：按此等稱謂，非追書

雖未為王，然已擅命立霸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正義紀貫反。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

正義車騎，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考論漢書樊上無與字，此疑衍。四人樊噲、斬彘、夏侯嬰。紀成。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

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

微樊噲，入營譙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案隱譙，音諂，責也。或才笑反，或亦作諂。正義幾，音祈。

**考證**敘事中插議論陳仁錫曰子長一手作項羽本紀與樊噲傳兩處俱敘噲入鴻門事紀則豐贖傳則簡至俱如畫筆學者於此中可窺作文關竅 明日項

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 **考證**漢書明曰作後漢王賜噲爵為

列侯號臨武侯 **正義**桂陽臨武縣 **考證**錢大昕曰戰國之際趙有臨武君未必遠取桂陽之臨武也洪亮吉曰案是時桂陽未屬漢噲安

得封此且傳明言號臨武侯則固以美號賜之與夏侯嬰號昭平侯傳寬號通德侯等同非實邑也下云賜食邑杜之樊鄉始有實封耳 **正義**誤 遷為郎中

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集解**徐廣曰隴西有西縣

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 **案**隴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

**正義**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經孫山下 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 **正義**上雍於

雍字漢書作擁蓋為挾包之義 **正義**首於拱反亦讀為擁王念孫曰上雍是章邯為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鄭商傳亦云破雍將烏氏愚按王說是也擊字管到下旬破之字管

到上 從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 **集解**音胎 **案**隱案雍即扶風雍縣釐音台即后稷所

封今之武功故釐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 **考證**張照曰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平案隱子字疑弟之誤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

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考證楓、三本、遷下有爲字、與漢書合、王

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從擊秦軍騎壞東。索隱小顏亦以爲地名、正義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考證齊召南曰曹

參傳云、取壞鄉、擊三秦軍壞東、然則壞是鄉名、壞東壞鄉之東也、王先謙曰、秦、三秦省文。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

槐里柳中咸陽。索隱按柳中、即細柳、地在長安西也、正義郿、岐州縣。灌廢丘最。集解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

曰、最、功第一也、管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按文云、攻趙賁、下郿、槐

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至櫟陽。正義雍州

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考證楓、三

本之。從攻項籍屠賁棗。索隱檢地理志、無賁棗、管說是、功臣表有賁棗侯云、清河有賁棗城、小顏以爲攻項籍屠賁棗、合在河

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案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賁棗非矣、考證索隱依單本、常有譌脫、漢書注云、管灼曰、煮

棗、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楓、三本引索隱、明矣、下有但未詳其處耳、六字亦與單本異。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

正義

鄒、兖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兖州曲阜縣。瑕，兖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

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此傳俱在外黃，與參傳微異。服虔云：皆漢將。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

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正義

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

以將軍守

廣武。

考證  
顏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正義

夏，音假。陳州太康縣。考證：顏師古曰：周殷，全祖望曰：周殷是時守九江，已以軍降漢，會擊夏陽。

則是別一人矣。項氏諸將，尚有周蘭。

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

正義

陳、陳州。胡陵，在兖州南。

項籍

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

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

正義

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

侯，除前所食。

考證  
楓，二本。食，下有邑字。

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



自霍人以往

**正義**

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

也至雲中

**正義**

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

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

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

**集解**

徐廣曰曼一作甯字**正義**

襄國邢州城  
柏人邢州縣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集解**

張晏曰殘有

所毀也王先謙曰以其卒罵高祖也見高紀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正義**

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

**考證**

張

破豨別

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

信

**正義**

參合在朔州定襄縣界

**考證**

洪頤煊曰漢書高帝紀十一年將軍柴武斬

韓王信於參合韓王信傳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斬之柴將

軍屠參合斬信是時柴將軍屬樊噲所將卒即武也

**正義**

谷音

斬將軍趙既虜

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正義解福人姓名。考論楓三本，王黃上。有軍字，愚按太下將軍名。漢書太下作大將。

大將下又增一人二字，恐非。

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

薊南。

秦隱抵晉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考論周勃世家得綰大將抵丞相，假則抵大將名，抵上疑奪。假大將三字。

定燕地。凡

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考論沈家本曰：按通計實百八十九級，內二十四級依漢書作十四級，則百七十九級。虜二

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

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考論楓三本，破軍七作破軍十，漢

書八十八人作八十七人，十二人作十三人，十一人作十二人，功臣表五千四百戶作五千戶。

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

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考論徐孚遠曰：此

段在擊燕以前，蓋追敘也。

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

莫敢入十餘日。

考證 絳灌、周勃灌嬰

噲乃排闥直入。

正義闥、宮中小門

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

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考證 顏師古曰：顧，猶反也。王先謙曰：絕，長訣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考證 張文虎曰：侃侃數言，深切簡括，得大臣之體，不謂出之於噲也。案噲入關，諫沛公

出舍，至鴻門，說項羽，理直辭壯，足折羽之氣，此其人不必寫黨。呂氏以危劉氏者，以須比雉，幾與祿產同論，冤哉。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

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

意之屬。

考證 顏師古曰：惡，謂毀讞。

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

后釋噲，使復爵邑。

考證漢書使作得

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

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

之。

考證漢書高后上有噲字，非是。

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

案隱顏媿音須谷二音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

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

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

正義言不能行人道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

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

奪侯為庶人，國除。

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也千戶。

考證本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為余言高祖功臣之

興若此云，是他廣能存故家遺乘，亦佳公子也。徐孚遠曰：太史公與他廣善，故言其失侯為怨家所告，傳疑也。楓三本引案隱，二年下有繼絕世三字。

曲周侯

鄴商者、高陽人。案隱鄴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曲周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鄴商雍州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

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考證楓三本千下有人字與漢書合沛公略地至

陳留六月餘。集解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鄴食共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

其弟商使從沛公也。案隱事與鄴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考證中非積德曰六月餘三字似衍文不然商

聚少年至屬沛公之月數矣。愚按三字當移沛公上錯簡。商以將卒四千人、

屬沛公於岐。案隱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高紀云鄴食共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鄴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鄴

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鄴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考證楓三本岐

下有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考證王先謙曰初次賞功即賜爵封信與斬欽同從沛

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考證漢書無沛公二字從攻下宛穰、定

十七縣。考證楓三本穰上有破字十七作七十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集解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

**秦隱**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考證漢書定上有西字王先謙曰別將有二義一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為將此傳是與周樊灌斬等傳單言別者

**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考證梁劉奉世云商先封信成君君當作侯是也徐孚遠云再言衍文義門讀書記云復云賜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並非王先謙曰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臨武傳寬通德之類甚多信成乃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昌文侯即其例也

**北地上郡**正義北地寧州上郡鄜州

**破雍將軍焉氏**集解音支秦隱上音於焉氏各本及漢書作焉氏今從案隱單本楓三本

**周類軍枸邑**秦隱枸邑在隴州地理志屬右扶風枸音苟

**蘇隰軍於泥陽**集解徐廣曰隰一作駢秦隱北地縣名隰者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考證漢書無於字中井積德曰據文例於字衍蘇隰人名何須別

解凌稚隆曰按此傳以字起頭懸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節相承與他傳體格不同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縣在華州鄭縣東

十三里考證漢書作武城

**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

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

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集解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在燕趙之界。其地闕。

考證錢大昕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龍脫即龍兌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

正義易遷為右丞相。考證周壽昌曰：此右丞相，與韓信樊噲傳寬皆假虛稱。賜爵列侯，與諸

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正義涿，幽州，楓，二本，五千

戶上有郡字，與漢書合，中非積德曰，初食六千戶，又益四千戶，合為一萬戶，至此無減半之理，蓋前文有錯謬耳，下文當併案，或喪亂之後，民物凋弊，戶數有不中實者，又土地自

有沃瘠，戶數多少，不足為損益也，下傳倣此。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正義上谷，嬀州，考證王先謙曰：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

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

**考證**顏師古曰：守相，謂為相居守者。梁玉繩曰：案絳侯世家為周勃得程縱。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

歲。

**考證**楓，三本為作將與漢書合。王先謙曰：公卿表，商為衛尉，即此事。

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考證**梁玉繩曰：案漢書，七月作十月，是豨豨以十年九月反，不得言七月矣。

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

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集解**徐廣曰：拒，一作和。馴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音瓦，又音矩。裴駟云：拒，方陣。鄒氏

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前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

更食曲周五千

一百戶，除前所食。

**考證**張照曰：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

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

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

**集解**文頴曰：不能治官事。**考證**漢書

治下有

事字。其子寄，字況。

**索隱**鄭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

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

索隱給欺也詐也音待

呂祿信之故與

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

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

集解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

擢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考證蘇軾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交且相厚善也

孝景前三年吳

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

考證七國以正月反三月滅趙雖

後下不能相距十月之久也漢書作七月亦誤說在楚元王世家

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

趙王自殺除國

集解俞音舒秦隱俞音歛縣名又音輸在河東考證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淨者愚按漢書易乃

下以下十一字以迺滅趙三字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集解蘇林曰景帝王皇

后母賊兒也考證楓三本君下有姊字與漢書合據外戚世家武帝即位尊王太后母賊兒為平原君此景帝中二年尚無平原君尊號追記隨後稱耳

景帝

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

後。

**集解**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索隱：繆，音穆，邑也，諡曰靖侯。漢書無諡，正義：繆地未詳。考：諡楓，三本繆下有靖字。

繆靖侯卒。

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集解**徐廣曰：世，一作他。考：諡張照曰：功臣表無世。

字遂字，漢表有之。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考**諡張照曰：功臣表云：坐祝詛誅。

國除。陳仁錫曰：為太常，坐法國除。此征和四年事。梁玉繩曰：七字後人妄增。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

**正義**汝陰，即今陽城。

為沛廩司御。

**索隱**案楚漢春秋云：滕公者御也。考：諡索隱，依單本，楓三本。

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集解**韋昭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考：諡中非積德曰：戲，蓋相撲之類，非徒戲媞，愚按。

告，告訴也。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集解**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考：諡重猶難也。

告故不

傷嬰。

**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考：諡中非積德曰：言元來無傷人之事也。

嬰證之，後獄覆。

**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考：諡嬰證之，共事已息，告者坐誣告之罪，不服故覆審也。

嬰

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正義為于僞反使所吏反。 上降沛一

日。正義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考證凌稚隆曰。一日二字未詳。或以高祖書帛射城中。一日而開門出降也。 高祖為沛公。賜嬰

爵七大夫。以為太僕。考證陳仁錫曰。滕公傳以太僕二字為主。凡四為太僕。五奉車從擊。四以兵車趣攻戰疾。五以太僕從擊。三以太

僕事。種種戰功。自始至終。不離太僕。此子長作文用奇處。漢書削常奉車者三。削以太僕者三。削以兵車者一。難與窺文章之奧矣。 從攻胡陵。嬰與

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集解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賜嬰爵五

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

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

軍開封。楊熊軍曲遇。考證漢書楊作揚。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五十人得印一賈。

案說文云賈，假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

因復常奉車。從擊秦

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集解徐廣曰，今也。駟案鄒展曰，今

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考證中非積德曰爵封之號不傳也。與滕公自別。愚按漢書滕公作滕令，楚人

稱令爲公，說已見前。

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案隱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

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

考證楓

本滅秦上有咸陽二字。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

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

案隱蹶音厥，又音五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考證王先謙曰，以足蹋兩兒使下也。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而雍

樹乃馳。

集解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

者大人以而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蘇林與管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兒爲擁樹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考證項羽紀云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漢書常收竟載之徐行而擁樹乃馳作常收載行而擁樹顏師古曰面偕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擁讀曰擁沈欽韓曰方言樹植立也中井積德曰擁蓋地名初倉卓奔逃莫適往望擁之樹色乃馳而趨之也灌嬰傳云漢王遁而西還軍於雍丘然則所謂擁指雍丘邪愚按面擁樹三字李光地洪頤煊諸人亦有別解皆未得中說較長

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祈陽集解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注六並作沂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索隱縣名也漢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

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

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

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

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考論固讀爲故，顏師古曰：故示閉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楓本，作因，亦通。

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

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

戶。集解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即以賜之也。以太僕擊陳豨，黥布

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

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

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考論漢書無縣字，顏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

甲第當道直啓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

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考證東牟侯與居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

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案隱

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棠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曰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

尚平陽公主考證漢書云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公主主皇后生元帝平陽公主衛捷仔生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愚按事在元鼎以前則非元帝女則明矣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

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今陳州

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睢陽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

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

考證楓、三本、及下有擊字、凌稚隆曰：此下凡用十五從字、又曰：按此傳

以疾鬪、疾力、疾戰、所將卒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目、然亦存從字法、以字法、又以嬰名冠于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從攻秦軍、毫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

集解服虔曰：疾攻之、考證李筌曰：疾謂急劇也、疾力、竝形容戰字。

賜爵執帛、號宣

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

陽、守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

案亦稱宣陵君、皆非爵上、加美號耳。

沛公立為漢王、拜嬰

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

考證據高紀、襲雍王章邯、在八月、灌拜中謁者、當在其前、十字疑

有誤、漢書同。

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

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

考證項它、蓋魏人、楓、三本定陶上有走字。

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



食杜平鄉。

**索隱**謂食杜縣之平鄉。**考證**漢書同。李慈銘曰：食杜平鄉四字衍。王先謙曰：諸傳賜名號侯，無即賜食邑者。

復以中

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

**考證**至上楓二本。有西字。漢書有北字。

項羽擊大破漢王。

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集解**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

反從擊破之，攻下黃。

**正義**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楓二本。黃上有外字，與漢書合。

西收兵軍

於滎陽。楚騎來剽。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

**考證**漢書無車字，此疑

前，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

騎將。

**集解**徐廣曰：重泉，屬馮翊。**索隱**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正義**重泉故城在同州

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考證**張照曰：李必後封戚侯，見功臣表。李必。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集解**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考證**傅，相也。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

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考證凌稚隆曰、

將纒獨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考證稚隆曰、六

用受詔字、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

各一人。集解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主武軍於燕西。集解徐廣

案武、柘縣令也、柘縣屬陳、正義、柘屬淮陽國、案滑州昨城、本南燕國也、考證王先謙曰、曹參、樊噲、斬歙、傳及本傳、上文不言王武是柘公、自別一人、非即王武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集解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

名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射士稱樓煩、取胡名也、非取縣名、樓煩解、在項羽紀、連尹一人、集解張晏曰、大夫、楚官、案隱

宮廢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

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

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考證御史大夫假官、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考證**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王先謙曰前是衍文

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

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

贏博破其騎

**考證**贏博二縣名楓三本破上有擊字與漢書合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於高密

**案**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

**考證**張文虎曰中統游本吳校金板有旋字宋本王柯凌毛本無索隱本旋作族無於字愚按楓三本班馬異同亦有旋字梁玉繩曰考

曹相國世家作上假密田儋傳作高密漢書皆與史不異惟此有高假之分疑是一地二名

卒斬龍且

**集解**文穎曰所將卒

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考證**顏師古曰亞

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

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考證楓三本，果作果，顏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一

人攻博陽。

考證梁玉繩曰：博陽當作博陽。

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集音秋，慮音

周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集解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謂從下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

項羽使項聲、薛公、酈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

擊破項聲、酈公、下邳。

正義酈音談，東海縣。

斬薛公，下下邳。

考證漢書作下邳，壽春。

擊破楚騎於平陽。

集隱

正義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

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

考證洪頤煊曰：地理志：東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

考證梁玉繩曰：案彭城，項王所都。若降彭城，則破其都矣。何必鴻溝之約乎？降字誤，蓋圍彭城而破其軍也。

降留薛、沛、鄆、蕭相

攻苦譙。

正義戶焦二音。

復得亞將周蘭。

考證梁玉繩曰：高密已生得周蘭，此云復得，豈逸而重

乎。獲與漢王會頤鄉。

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

從擊項籍軍於

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

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

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正義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考東城，今鳳陽定遠縣。所將卒五人、

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得吳守。集解如淳曰：雒陽之長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

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考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分，遂疑二史此文為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為二郡，而共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

郡，則尤明矣。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

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

戶，號曰穎陰侯。

考證中非積德曰，杜平之外，益邑兩回，合五千五百矣。至此乃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蓋不除前所食耳。

以車騎

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

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

正義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考證楓三本，泉作原。

復從擊

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集解服虔曰：胡名也。考證沈欽韓曰：

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婁子野即援此傳為證。

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砭石。

集解服虔曰：砭音沙。索隱服虔音沙，劉氏音千，臥反。

至平城，為胡所圍。從

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

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集解文穎曰：特一之特也。考證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臣表，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

起宛駒是也，韓信傳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裨將。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正義盧奴，定州安喜縣

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

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

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

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集解徐廣曰一作誅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

得左司馬一人。考證陳仁錫曰嬰字衍文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

戶。除前所食邑。考證中井積德曰杜平之外益邑三回合八千戶矣今乃減為五千戶說見于鄴商傳凡從得二千

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

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考證楓三本長安下有欲字與漢書合中井積德曰祿為上將軍在高后之時非自置漢書刪此文為

是。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考證楓三本入下有闕字上

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考證楓三本、不重將字與漢書合、

可從 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

氏事。正義風方風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考證漢書

文紀千斤作二千斤、王鳴盛曰、諸呂之平、灌嬰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而誅諸呂者、

陳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聽張辟疆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高后欲王

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材、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間、而亂卒平、功盡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

與齊連和之時、嬰之遠慮、有過人者、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邪王兵、并將而西也、此時呂祿獨使嬰擊之、嬰高帝宿將、諸呂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嬰

平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祿、既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亂謀急矣、顧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與敵連和、以觀變、恐



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故猶豫未忍決，於是平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權而誅之，然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然嬰不以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乃案兵無動者，蓋太尉入北軍，呂祿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耳。若嬰合齊兵而歸，遽以討呂氏為名，則呂氏亂謀發之必驟，將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必將脅平勃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不戕千萬之命不止，此又嬰計之得也。

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考證梁玉繩曰：史漢本紀皆云匈奴寇北地，名臣表匈奴傳，作上郡，蓋二郡相接，騷動，故此竝言之也。而漢書無郡字，以上稱文帝，連下為句，謂上令灌嬰擊之，亦通。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考證梁玉繩曰：阿乃何之譌，功臣表灌夫傳及漢書趙主傳，竝作

何。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

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考證史漢表：彊在位十三年，絕。一歲，賢以元光二年封。

後八歲，坐行賂有罪，國除。考證梁玉繩曰：史漢表：賢在位四年，張照曰：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考論楓。三本。爲下有赤字。

案述贊聖賢影響。云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考證** 史公自序云：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陳仁錫曰：張丞相傳，以御史大夫一官聯絡諸人，首敘張蒼爲御史大夫，中

敘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相繼為御史大夫，末又敘張蒼為御史大夫，此一篇首尾法也。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案縣名，屬陳留。好書律曆。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

方文書。索隱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如淳以為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方也。或曰：主四方文

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考證方書，方板之書，非四方文書。王觀國云：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觚有方，有牘有札，有槧有板，

蓋簡策觚皆以竹為之，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方牘槧板，皆以木為之。

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小顏云質，榘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

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考證楓，三本。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

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

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爲計相。集解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考證顏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沈家本曰：表千三百戶。一月，更以

列侯爲主計，四歲。集解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

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

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考證楓、三本、史上有御字，與漢書合。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

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考證按高帝紀：淮南王黥布反於十一年七月，臣因請立皇子長爲淮南王，是蒼爲主計在八年。

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考證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自高祖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四字疑誤。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考論楓

周苛作周苛與昌沛公以周昌為職志。集解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晉昌志

反。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

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考論錢大昭曰：公卿表，苛自內史遷，則苛曾為內史。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

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

羽怒，烹周苛。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考論楓：三本，亭作烹。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

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

侯。考論楓：三本，不重封。字，漢書無封周昌三字。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集解**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  
**國除考證**張文虎曰集解九年各本譌元年今從毛本  
昌爲人彊力敢直

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集解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正義燕者

安開之名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

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

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

能得上以畱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

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正義昌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

也考證期猶必也重言吃者之常盛怒之時特然楓三本知上有心字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其廂聽集解韋昭曰殿東堂也小索隱韋昭曰殿東堂也小

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考證漢書廂作箱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索隱幾，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

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集解孟康曰。方

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

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考證王先謙曰。異。優待也。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

吏耳。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

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

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考證楓。本無邪字。高祖曰。然。吾私憂

之。不知所出。索隱謂不知共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

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考證楓。本。憚。下有者字。與漢書合。高祖曰。然。

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考證 張文虎曰。各本。人下衍有字。今刪。讀書雜誌云。御覽職官部引無。漢書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且自呂后太

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

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正義 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知使取呂后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

呂后則如意無斃也。考證 固必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

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案 按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章昭以爲左猶下也。禁

不得下仕於諸侯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考證 楓。二本。趙下有王字。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

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正義 易。改也。無以改易於堯也。遂拜趙堯爲御史大

夫。集解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集解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

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

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

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考證楓三本昌上有周字。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

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集解徐廣曰諡悼也。案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

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考證沈家本日。高后

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

罪。集解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正義畫音獲謂計策。考證王先謙曰據表云免官。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

夫任敖者故沛獄史。高祖嘗辟吏。

正義 辟音避

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

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

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

大夫。三歲免。

集解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此徐氏

據漢書爲說，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正義：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

不考，乃云徐誤，何其武過也。考證：李筮曰：案隱任字，蓋涉任敖誤，安爲漢字之誤。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

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

考證 漢書作與大臣共誅諸呂，坐事免，無不字。有坐事二字，愚按呂后紀云：高后

葬後，窟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相國呂產，窋以其語馳告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則窋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史文不字，當從漢書

刪。但代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蓋呂后未崩，詔以張蒼代窋，蒼未任事以前，窋尚在。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蓋呂后未崩，詔以張蒼代窋，蒼未任事以前，窋尚在。

官故謂之行事參觀紀表可得其實免字屬下句漢書坐事二字當刪歸有光齊召南梁玉繩諸人有說皆未得

以淮南相張蒼為御

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考證楓三本大夫下有張字

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

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集解文穎曰緒正

也或曰緒業也考證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于為丞相卒就之又曰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及後蒼為相十五年皆眼目之不可失者李筮曰緒正者謂次序正

齊之也亭業非其義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

弗革

考證漢書因故作故因義長中非積德曰漢初沿秦制只是因循未有所革也何曾有此意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

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

正義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亦為火漢勝火以水也考證五德之辨見秦始皇

紀廿六年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集解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

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考證張文虎曰入今本譌人舊刻作入錢泰吉云倪氏史漢

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考證張文虎曰入今本譌人舊刻作入錢泰吉云倪氏史漢

異同許氏史漢方駕錄此傳作入愚按漢書亦作入漢書注引如淳比謂上有比音比次之比六字中非積德曰兩律字意不同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集解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按晉灼說以為若預及之辭為得也。考證顏師古曰言吹

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王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蒼定章程也。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

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

律曆。集解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考證漢藝文志陰陽家云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與傳異楓二本善作遂漢書作遂愚按遂遂之壞字。張

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正義德王陵救其死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

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歸家蒼

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

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

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

**正義**草創始也。以秦水德，漢土勝之。**考證**漢書之曆作時曆，中井積德曰：公孫臣特為妄誕，成紀之龍蓋臣之造言云。又曰：更元年是無稽之甚，永生後王之累，愚按漢書賈誼傳云：誼以為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尚黃贊云：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其術既疏矣。誼通儒，亦不能免時俗之見。**張丞相由此自緹**

**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集解**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正義**言蒼保舉人

任而為中候官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考證**讓責也。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侯代。**考證**梁玉繩曰：張蒼之子名泰，諡康。此誤以康為名。張文虎曰：索

隱本康侯各本誤八年卒。子類代為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願，音職。**正義**類，五怪反。**考證**漢書表傳

竝作類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案漢書云：傅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

侯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類即毅也。與漢書略同。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

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集解**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

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考論楓三本孕上有字蒼年百有餘歲而卒。申屠丞相嘉

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集解徐廣曰：勇健有材力，能蹶張。蹶，音共。月反。漢令有蹶張士百人，是也。考論顏師古曰：今之弩，以

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秦隱孟康云：主張強弩，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蹶張引強等，乃共派日弓曰引強弩曰蹶張。每郡置之，所以備非常，蓋秦制也。遷為

隊率。秦隱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

年，舉故吏十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

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考論史漢孝文本紀，二十四人，作三十人。張蒼已為丞

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集解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

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

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考論竇廣國，詳外戚世家。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



餘見無可者。

【考證】顏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

封爲故安侯。

【正義】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考證】齊召南曰：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

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遂起於此。

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遂起於此。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考證】王先謙曰：當與袁盎傳參觀。楓二本門下有

下。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

通家。其寵如是。

【考證】楓：本當作常。

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

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正義】吾私之，愛幸之，君勿言。

罷朝

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

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

【考證】第，但也。若，汝也。

通至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

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者持節召通。考論楓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考論云即位二年者通即位年數之楓三本內上有左字貴

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

自絀。所言不用。疾錯。考論楓三本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集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塋音畏悞之悞

懦之懦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輓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

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考論中井積德曰此發於丞相忿疾非公義錯客有語錯。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自歸帝首露、考證中非至朝、丞

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

官居其中。索隱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也。考證王念孫曰：他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冗官。冗與它字形似而譌，後人又改爲他耳。且又

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

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考證事又見黠錯傳。子共侯

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集解徐廣曰：一本無侯

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考證中非積德曰：去病非有罪，而不稱諡，竟屬錯誤。梁玉繩曰：史表及漢書表傳，申屠嘉封故安侯，傳子蔑，孫臾，無去病一代。漢

表謂共侯在位二十二年，乃三十三年之譌。謂臾元狩三年嗣，乃二年之譌。蓋蔑以孝景三年代臾，以元狩二年代中，間止三十三年，此以蔑爲三年，又增出去病爲三十一年，非

也。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別本是。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

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

丞相。集解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諡哀侯。考證漢書舍作舍。及今上時

柏至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考證漢書舍作舍。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

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誠之孫。高陵侯趙周等為丞

相。集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考證楓三毛本高陵作商陵。愚按高陵史惠景問侯表漢景武功臣表作商陵百官表作南陵皆非此及將相表

作高陵。皆以列侯繼嗣。媢媢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集解徐廣曰媢音七角

反一作斷一作斷索。集解媢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斷索音初角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正義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考證

媢媢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

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集解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曆何

哉。考證漢書不遵明作專遵梁玉繩曰此句不可解愚按賈生亦主上德之說上文既注。周昌木彊人也。正義言其質直掘強如

木石

任敖以舊德用。

集解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

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索隱述贊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繡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而折周子廷爭其他媿媿無所發明、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

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集解名千秋正義漢書云車千秋始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寢郎會太子事上急變

訟太子冤為鴻臚數年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年老上優之朝見乘牛車入宮中號車丞相

卒而有韋丞相代。

索隱自車

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考梁玉繩曰此下皆後人妄續孝武在位五十四年丞相十二人竇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弘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而公孫賀已上十人見史公本書其所未及者劉田二相爾何云多甚莫錄哉且征和獨非孝武時乎既紀征和以來何以續始于千秋而不紀劉丞相所紀車千秋韋賢魏相邴吉黃霸于定國韋玄成匡衡八人中開闕王所揚敵蔡義三人何也即所紀八人詞頗簡劣事復舛譌如韋賢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故不嗣為侯矣而此言長子有罪不嗣蓋誤以其次子弘為方山也劾趙京兆者司直蕭望之而此以為司直繁君攷公卿表繁延壽後望之幾二十年矣邴吉子顯官太僕

坐奸賊免後復爲城門校尉此但言免爲庶人而已張廷尉傳安  
得及于定國乃云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不亦誣邪韋丞相賢者

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

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考論楓三本使下無相工二字至第二子其名玄成。

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

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

玄成。而義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考論慶長本標記引一本長子下有弘字據漢書韋玄成傳韋弘賢次子爲太常丞玄成時佯

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

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考論岡白駒曰祠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漳

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其罪不敬事詳漢傳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考論地節元年魏丞相

相者。濟陰人也。而義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

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

免罪。正義：奏京兆尹之罪，免也。考證：十一字，欠明。當曰丞相奏京兆尹趙君，以免罪。岡白駒曰：有人告趙廣漢罪，事下丞相御史，丞相奏其罪當免爵。

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考證：使人上添趙君二字看。楓：三本，求上有相字。岡白駒曰：

趙廣漢使人脅魏相，欲以令無窮。正已事。張照曰：使中郎將趙奉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

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考證：楓：三本，侍婢作傳婢。岡白駒曰：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趙聞之疑，夫人妬殺誣之。而

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

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案：隱繁，姓也。音婆。考證：繁

君名延壽，見漢書蕭望之傳。楓：三本，婢上有傳字。岡白駒曰：屏，退也。漢書趙廣漢傳，作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注，斥除逐遣之也。趙京兆坐要

斬。考證事詳漢書趙廣漢傳。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

事而坐之，大不敬。考證張文虎曰：宋本舊刻無。尚字同。白駒曰：疑罪之疑者也。長史以下皆坐

死，或下蠶室。考證後漢書光武二十八年紀：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注云：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室蓋火如蠶室，因以名

焉。審音一禁反。漢書司馬遷傳：僕又茸以蠶室，注：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考證楓三本，而下無魏丞相三字。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

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正義視事九歲薨，諡曰憲侯。以御

史大夫邴吉代。考證神傳元年。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正義字少卿。以

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

正義以孩童時侍養宣帝，及拒詔使活宣帝之故，後封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

後世稱之。正義漢書吉道上見殺人，不問，見牛喘吐舌，使吏問之，或讓吉，吉曰：民間相傷殺，長安令京兆尹職歲竟，丞相課共殿，最賞罰，宰相不親小



事非所當於道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以暑故喘。此時節失氣。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以吉知大體。故世稱之。

丞相病死。正義曰。定侯。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

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

男有姦賊。免為庶人。正義曰。漢書曰。王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爵。關內侯。成帝鴻嘉元年。以吉舊恩。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國絕三十二歲。昌傳子孫。王莽時乃絕。

相代。考論五。風三年。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

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

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正義曰。霸字次公。淮陽人。夏人以豪桀役使。徙雲陵。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

**考論**楓三本、殺作改、可從、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正義**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

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正義**子賞嗣、後為列侯。黃丞

相卒。**正義**曰定侯、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正義**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

人也、為縣獄吏、及廷尉史、歷位

超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北面備弟子禮、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

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九年薨、諡安侯、子永嗣、始定國父為縣吏、郡決曹獄

平、閭門壞、父老共治之、子公謂曰、少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

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考論**張廷尉蓋釋之、史記釋

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考論**光二年、韋丞相玄成者、即

前韋丞相子也。**正義**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歷位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

于定國為丞相、封故國扶陽、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文

彩過之薨諡曰恭侯。初賢徙平陵，玄成徙杜陵，父子明經為相，故鄒魯閉云：遺子黃金滿籟，不如一經。

代父。後失列侯。其人

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

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

集解名 廣德也。

于丞相乞骸骨，免

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

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

考證 岡白駒曰：人以為諂巧。

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

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閒美之。豈不命哉。相

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考證 建昭二年。

丞相匡

衡者，東海人也。

正義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考證 三條本丞相匡衡作匡丞相衡。

好讀書，

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

九、乃中丙科。

正義 衡射策甲科，不應命，為太常掌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也。

其經

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

考證 沈家

本曰：漢書云：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與此不同。

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

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

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

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

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

正義 歷位御史大夫，建昭中，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

百戶，為相七年，以侵封國界免為庶人，終于家。

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考證 張文虎曰：御覽二百四引命為合。

太史公曰：

案 隱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

後人所述也，而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楓山深惟士之游

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

集解 徐廣曰：微一作微。

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

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

集解 高堂隆答魏

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考論物故，死也。物沒音近，故舊也。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

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

考論命字承上文。

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

正義 鄭弘字神卿，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子

坐與京房論議免也。

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

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酈 生 陸 賈 列 傳 第 三 十 七 考證 高 山 寺 本 三 十 作 卅 史 記 九 十 七

考證 史公自序云、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  
三十七、陳仁錫曰、酈生陸賈、皆口辯士、故同傳、宋建亦以口辯附焉、查慎行曰、漢書酈

食其傳多襲史記之舊間或刪改一二字。騎士從容言如鄼生所誠者漢書去如字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漢書去足字沛公輟洗起攝衣漢書去攝字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漢書去其字以示諸侯效實形勢之便漢書去效實二字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為高梁侯漢書去功未當侯四字似皆不若史記之明白曉暢又按史記鄼生于齊受烹時猶有迂闊大言足見狂生故態被漢書刪卻遂覺食其一生至此索然氣盡

鄼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集解**徐廣曰高陽今在圍縣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

其高陽鄉人**正義**鄼食其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考證**陳留此時未置郡言陳留者舉其縣也故下文云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臣知其令**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

**業****集解**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管灼曰落魄落託義同也**案**鄼氏云魄音薄應劭云志行衰惡之貌也**正義**落魄謂零落魄謂漂薄也言食其家貧零落

漂薄也無可以為衣食業產也**為里監門吏****正義**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考證**高山寺本及漢書吏字在

下文然**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

**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正義**鄼生問其將皆握齧

**徇略也**

好苛禮自用

集解

應劭曰握齮急促之貌案隱應劭曰齮音若促鄒氏音筮角反韋昭云握齮小節也考證張文虎曰舊刻問作聞與漢書合

不能聽大度之言

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

酈生乃深自藏匿後

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

考證

凌稚隆曰郊字見得宋下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

酈生里中子也

集解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案隱適食其里中子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也案言適

近作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

考證

高山寺本俊作儁同騎士歸酈生

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為我先

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為于儁反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

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

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案溲溲上所由反下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也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



弟言之。

考證 弟但也。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考證 誠告也。

沛公至

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

集解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正義 傳舍傳置之舍。

酈生至入謁沛

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考證 案樂產云邊牀曰倨。

黥布傳云上方踞牀洗召

布入見是漢皇試人常用手段張文虎曰倨案隱本作踞愚按漢書亦作踞與黥布傳合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善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

秦攻諸侯乎。

索隱 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此奴豎故曰豎。

儒也考證 留侯傳亦稱酈生曰豎儒豎猶言小儒。

酈生曰

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考證 長者暗承年六十餘必下當據漢書補欲字。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淮陰侯傳云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與此語意正同。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

**正義**攝猶言斂著也。**考證**胡三省曰攝衣起持其衣也高山寺本楓三本生下有坐字。

酈生因言六

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

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

**集解**糾合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正義**言瓦合聚而蓋屋無協力之心也。**考證**正義本作瓦合與漢書合。

夫陳留天

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

通達之多集解誤

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正義**言食共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

令下足下。

**正義**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考證**高山寺本無得字。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

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

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

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則分

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臬，計欲捐成臬以

東，屯鞏洛以拒楚。考證高山寺本皇作鞏，下同。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

民人以食爲天。索隱王者以民爲天，案此語出管子。考證合刻本索隱引管

新序：民下無人字。梁玉繩曰：索隱本無民字，疑唐時避諱。夫敖倉，天下轉輸久

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考證中井積德曰：其下，謂密藏者，何焯曰：

今他處倉廩等，故曰聞其下。乃有藏粟。沈欽韓曰：呂氏春秋，楚人拔滎陽，不堅

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臬。索隱適卒，上音直，革反。案通俗

陟革反，卒相忽反。考證楓山本，引下有兵字。當據補。中井積德曰：適卒，只是戍卒，謂非

精兵也。王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咎守成臬，徐孚遠曰：項王善野戰，而不識地勢，棄

關中不守敖倉此楚之所以失也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

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

取敖倉是漢卻自奪其便利

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

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考論工。工作之工。無干巧拙。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西。有五里石門之

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

塞成臯之險。

即汜水縣山也。

杜大行之

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大行。山名。在懷州河內縣。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關案蜚狐在代郡西南。

案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

守白馬之津。

齊召南曰。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

即黎陽也。

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漢書新序無效實

二字。胡三省曰。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長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愚按。新序善謀篇云。其後吳楚

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何焯曰此似後人依託之語時漢已虜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蜚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無事距守壺關近太行之道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梁玉繩曰斯乃秦人規取韓趙舊談酈生仍戰國說士餘習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考證通鑑考異云史漢皆以食共勸取敖倉及說齊合為一事獨新序分為二分為二

者是王先謙曰案據高紀三年九月項羽令曹咎守成臯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烹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前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竝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為非也 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

軍於歷城

考證劉放曰此時何緣有田間按田橫傳乃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張文虎曰宋本中統毛本吳校金板歷城作歷下愚

按下文云罷歷下兵守戰 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

考證高山寺本濟作齊人作民負海阻河對言當依訂漢書海下有岱字注岱泰山也 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考證高山寺本藩作蕃 迺從其畫復守敖倉 考證王先謙曰時未得敖倉云復者究言之 而使酈生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

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考證所歸二字。承上。漢書刪所字。非是。曰。歸漢。曰。先生

何以言之。考證高山寺本。漢下有王字。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

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

帝之處。考證王念孫曰。責。問也。處。所也。猶言義帝安在也。漢書處上有負字。藝文類聚引史。責下有殺字。處作罪。收天下之兵。

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

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考證與韓信所言相似。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案方船。謂竝舟也。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考證方船。又見張儀傳。項王有倍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考證 楓三 本負作罪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

集解 孟康曰、剗、斷無復廉鈔也。瓚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

索隱 剗音五

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枕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爲之用。

考證 高山寺本、楓三本積下有財字、與新序漢書合、愚按亦與韓信言相似。

故天下之

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

正義 援音爰、考證 高山寺本外作水。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舉三十二城。

索隱 謂魏豹也、豹在河北故也、亦謂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考證 胡三省曰、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顏師古曰、梁地

既有魏名、故謂魏豹爲北魏、高山寺本無君字、三十作卅。

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

考證

漢書蚩尤作黃帝、周壽昌曰、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漢書言黃帝、史記言蚩尤、初無區別。

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立可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

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

夜度兵平原襲齊。考證漢書伏軾作馮軾，顏師古曰：馮軾者，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考證顏師古曰：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

汝。不然，我將亨汝。考證高山寺本無亨字，楓三本作烹。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

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考證李斯傳：趙高謂李斯曰：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岡白駒曰：而公自稱之，偃辭，猶

乃公也，言我不為汝改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

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考證崔適曰：當依酈商傳丞相上補右字。高祖舉列侯功



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

案隱疥音界，後更封武遂三世地理志

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文也考隱高山寺本無數字兵下有右字凌稚隆曰案隱子遂以下恐有誤

上以其父故封疥為

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

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正義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

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考隱高山守本百斤金作金百斤病作疥無也字楓本無當字中非積德曰也字疑衍

陸賈者楚人也。

案隱案陳曹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達生發發生臬適楚賈其孫也

以客

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考證藝文類聚引史無

士字與漢書合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案隱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

音馳正義他音徒何反趙他真定人為龍川令南海尉任囂死使他盡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他後自立為南越王考證漢書無及高祖三字他作佗張文虎曰柯凌本作佗下

同。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魍結箕倨

見陸生。

集解服虔曰：魑，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魑，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魑結二字，依字讀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

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魑其髮而結之。考證高山寺本：陸賈作陸生，顏師古曰：結讀曰髻。又曰：仲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危坐，以仲其足為不敬也。

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索隱趙地

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禍，且及身矣。

索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掇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言不相避下。

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

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

考證漢書：彊下有矣字。

然漢王起巴蜀

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

考證楓本：誅王作誅君王。

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

正義屈強、謂不柔服也。考證顏師古曰、集成也。

漢誠聞之、

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

考證楓、三本、冢下有墓字、與漢書合。

使一偏將將十萬

冢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索隱蹶、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考證顏師古

曰、蹶然驚起之貌、顧炎武曰、坐者跪也。

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

曰、王似賢。

考證高山寺本似作已。

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

中國。

考證高山寺本及漢書漢紀三皇作三王爲是、御覽引史同。

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

始有也。正義制判，猶開闢也。考證楓，三柯，凌本泮作判，與漢書合。高山寺本作泮。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考證高山寺本，山作小，高楓，三本。

何下有可字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

若漢。集解渠音誼，案劉氏音誼，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不如漢也。考證高山寺本，笑作啖，渠作遽，渠與距誼互，遽同，豈也，何渠連言一意，說詳于

經傳釋詞，顏說失之，中井積德曰：意謂固正如漢耳。迺大說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集解晏曰：珠玉

之寶也，裝，裹也。案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也。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以入囊也。考證高山寺本，說作悅，楓，三本。

語下有及字他送亦千金。集解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

稱臣奉漢約。考證高山寺本，楓，三本，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為下有南字，與漢書合，當據補。歸報。高祖大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考證楓，三本，報。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

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

考證吳會祺曰。文有敘述事要。而必出於他人口。

吻。則不得不力求其肖。若一一務從典雅。則抵牾必多。劉子玄所謂怯書。今語勇效昔言。是也。然此太史公最爲絕技。他人莫之及。觀高祖本紀。屢曰。乃公又曰。而公使後人見之。必想見。媿罵語氣。今當日悉改爲朕字。以符詔諭之體。豈不齟齬典重。然而語氣全失。至陳涉世家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儼然。是一村俗人語。佳城蕩蕩。寇來不得上儼然。是一滑稽人語。而當日竝不以鄙俚爲病。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

考證楓。三本。逆上有以字。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集解趙氏。秦姓也。案章昭云。秦伯益後。與趙同出。非廉至造父。有功於穆王。封之趙城。由此一姓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

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

之國。

考證楓。三本。古下有今字。

陸生迺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議錄云新語七

二卷陸賈撰也。考論高山寺本存作在嚴可均曰史記新語十二篇漢書本傳同藝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論撰計之史記正義引梁七錄新語二卷陸賈撰附志舊唐書

同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今存道基雜事輔政無為資質懷慮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出亦不全明弘治間李廷梧得十

二篇是本刻板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為辯未足盡之其詞皆協流傳久遠轉寫多訛葉適曰按鄴

生陸賈叔孫通皆言高祖罵儒生儒服而漢所共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

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有口者。考論高山寺本臣下有及字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

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正議時音止雍州縣也。考論有五男。迺

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正議漢制一金直千貫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考論查慎

行曰漢書刪卻舞  
琴兩字絕無意義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

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考證高山寺本及漢書欲作飲。非是極猶言最多也。中井積德曰不欲

久留使汝煩苦。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考證徐孚遠曰所死家我故十日而更。有喪葬費故得所遺物。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率音律過音戈。考證顏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

過它處為賓客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數見不鮮。索隱數見音朔現謂時時也。查慎行曰漢書刪去三字便成死句。

則不美故毋久潤汝也。中井積德曰常相見則意不新鮮故不數數相過也。愚披此承上

文十日而更一年中往來率不過再三過。無久恩公為也。集解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恩患也公

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考證方苞曰我一歲止再三過無久恩汝為也公謂其子愚按稱臣曰公稱子曰公稱部屬曰公當時常語說見鼂錯傳李筮曰上文謂其

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一作公疑史記汝本作公與此恩公竝指其子也後人改上公字為汝小司馬遂以下公字為賈自謂失之遠矣漢書上下竝作汝愚按秦策昭王謂

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說文恩亂也一曰擾也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

**正義** 國家不安，故靜居深思其計策。

陸生往請，直入坐。

**集解**

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漢書請上有不字，疑衍。高山

寺本，請下有也字。

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

**索隱** 深念，深思之也。

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集解** 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

**考證** 高山寺本，無我字。

陸

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

**索隱**

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

**正義** 陳平世家：食曲逆五千戶，後攻陳豨，跡布凡六出奇計，益邑蓋三萬戶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

**集解**

徐廣曰：務，一作豫。高山寺本，附下有

也字。王文彬曰：論語務本，阜疏：務，猶向也。慕也。漢書務附作豫附。豫，樂也。慕附，與樂附意同。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考證**

高山寺本，即作則。高山寺，楓山本，重權不分三字，與漢書合。

臣



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

**正義**絳侯與生常戲狎，輕易其言也。

君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

**考證**高山寺本，相下有連字。

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

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

**考證**楓三本，衰作廢，漢書作壞。

陳平迺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

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

**集解**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正義**孟康云：猶言狼藉甚盛也。按藉言公卿假藉陸生名聲，甚敬重

也。**考證**周壽昌曰：蓋藉即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益盛也。孟言狼藉，失之。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

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

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考證**高山寺本，楓三本，無尉佗令三字。與漢書合。顏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語在南越語中。陸

生竟以壽終。

考證何焯曰：在兩傳中不可無此句。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

考證王鳴盛曰：論

贊云：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其論之，則知此段乃子長筆也。

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學去，後復

事黥布。

考證高山寺本，皇作罪同。

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

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  
考證王先謙曰：梁

父泰山縣侯姓遂，名愚，按瓚說仍是高山寺本，無而字。

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

正義與音預。考證漢書云：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語在黥布語中。

集解黥布列傳無此語。

平原

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

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考證辟陽侯審食其。

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不肯見。

考證漢書刪時辟陽侯四字，知猶交也。

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

原君善，過之。

考證何焯曰：歸重於陸生，故云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貸服具。

**索隱**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其殯宮，故云發喪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貧無服具，不能具喪禮，故且祕不發喪，以待備具也。

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集解**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案崔浩云，建

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考證**中井積德曰，以母故，亦陸生之設辭，非建實然。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

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集解**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索隱**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丙反。

亦音遂。**考證**漢書稅作襚。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

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

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考證**高山寺本，因作困，義長。

平原君辭曰：獄急，不

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

案隱案倭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今總言閔籍孺誤也。

正義按籍字後人妄加也。考論楓三本迺上有平原君三字。漢書有建字籍字當據索隱正義刪下同。孺豎也。閔蓋其名非姓。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

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

爲辟陽侯言於帝。

考論高本楓三本何上重君字顏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考論高楓三本果上重帝字與漢書合。

辟陽侯

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

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集解**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案如淳說以為宜誅非也小顏云辟陽侯與諸呂相知至深重得其理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朱建之事原無

足傳也史遷乃津津言之若深賞之何也蓋遷之被罪幾死無有人赴救故感憤特詳之耳其實非公論也班椽作史宜刪去之然仍舊者是無識也 **孝文帝**

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考證高山寺本殺作刺事詳厲王傳楓三本諸上有黨字與漢書合

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考證高山寺本文上有孝字 **聞吏**

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考證高山寺本早作蚤 **孝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案案下

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考證張文虎曰初沛公引兵以下各本連上今依凌本別行梁玉繩曰酈生不應復出于朱建傳尾且史無

兩存之例其為驕入無疑猶始皇紀後之附秦記也攷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同則是後人因其小有異同而附之又誤置于建傳未當移在史論之後史通

雜說篇野客叢書竝錯認爲史本書評林載  
歸有光云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亦失攷

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

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

**考證**楓本討作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

**考證**楓高山寺本楓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

儒衣儒衣冠側注。集解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形側立而下注也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

人也。考證高本無也字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

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吾高陽酒徒也。集解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

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考論自喜言自愛重也。魏其武安傳君何不自喜義同。

臣願以事見。而曰

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

考論岡白

駒曰。以目皮相。言徒見其容貌以相之。

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不如吾。若

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

考論楓三本。兩陳留。問有夫字。據衝作權衝。

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

考證 楓三本嬰作管

陳

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

考證 無類 誅滅無遺類

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

考證 中井積德曰

夜斬陳留令。不似酈生之伎倆。前文似得事實。

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



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

考證而汝也。楓三本。縣

作懸斬下  
有斷字

於是陳畱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考證高本無人字

沛公舍陳畱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畱出入三月。從

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考證楓三本，入作大。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

引軍於鞏洛之間。

考證高本，拔作收。楓三本，引下有兵而二字。

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

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

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

考證凌本，余作今。查慎行曰，陸賈漢初儒生之有體有

用者，觀其細尉，佗以禮義說高帝，以詩書當呂后朝，不汲汲於功名，既能全身遠患，又能以事外之人，隱然為社稷計，安全有曲逆智謀所不逮者。子房已從赤松遊，漢之不奪於諸呂，亦賴有此人也。因其與朱建善，史記概以口辯士目之，淺之乎論陸生矣。

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

論之。

考證高本之下有也字何焯曰標目不列平原蓋附書也謹言如此

索隱述贊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懼何懼陸賈使越尉佗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考證** 史公自序云、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縶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愚按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云、亡傅靳蒯成傳、此言不足信、柯維騏曰、此傳、

敘傳功連用屬字。敘斬功連用別字及破之字。文體變化與樊鄴滕灌相類。非太史公不能作也。崔適曰三侯立國之年皆與功臣表合。其他補作無此完密也。

### 陽陵侯傅寬

**集解**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考證張照曰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張

文虎曰宋本中統游毛皆無此集解疑後人所增

###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索隱**按橫

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考證**錢大昕曰傅寬靳歙史失其所居郡縣五大夫

蓋秦時所得及魏起仍用共稱。從攻安陽杠里。**正義**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附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正義**賁音奔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鄆州中牟縣也陽武鄆州縣

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謂美號耳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集解**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案孟康徐廣云縣名屬上郡。**正義**歸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

也。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集解**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按服虔云待高祖於懷縣小顏案地理志懷屬

河內今懷州也。  
正義通德侯未詳。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

下益食邑。

集解徐廣曰敖介之下正義敖介山之下也考證顏師古曰敖地名敖介蓋取其名也左氏傳云敖讎之間

屬淮陰擊

破齊歷下軍擊田解。

索隱張晏云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考證梁玉繩曰案是時韓信為相國據下文屬相國參屬太尉

勃之例當云屬相國信不當書淮陰也與衣同非王先謙曰田儋傳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則擊歷下軍與擊解不得為二事下擊字誤也疑擊當為斬或得字房字之譌

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

索隱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考證索隱顧祕監中統游王柯本竝作顧單本

作顏錢泰吉日漢書無此注衛將軍傳校獲王索隱亦然唐志顧胤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小司馬徵引或即此他處亦屢引顧胤

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

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按為齊王韓信相考證錢大昭曰功臣表無右字

五歲為齊相國。

正義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考證承上文為齊右丞相之後五年也與下文四月一月二歲同例

四月擊陳豨屬

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

集解如淳

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郡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兵後因置將屯將

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考證李慈銘曰時改諸王國之相國為丞相**孝惠五年卒諡為**

**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考證頃侯它本譌須侯今據楓三本及札記所引宋中統舊刻毛本訂正沈家本

曰精表作靖漢表作清**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

**淮南王謀反死國除**考證它本三十一年作二十一年據宋中統毛本吳校金板訂正**信武侯斬歙以**

**中涓從**索隱歙音翁然之翁**起宛胸**正義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曹州宛胸縣西南

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集解徐廣曰將一作侯正義擊秦軍於南宮縣之南開封縣之東北也考證騎千

人將各本千譌十毛本作千與漢書合梁玉繩曰斬騎千人將一人七字一句讀如淳云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徐廣云將一作侯**賜**

**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集解張晏曰主官專考證張文虎曰

柯凌二作一愚  
按漢書作

騎長一人、

集解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

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

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

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

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集解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

索隱邢姓說名音悅

蓄南破之。

集解徐廣曰今日考城屬濟陰也

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

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

之。

集解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正義按言別之河內疑漢書誤也考證李光縉曰身得云者以別於將卒

所得也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



至棘蒲、下七縣。

**考證**錢泰吉曰：車馬同以匹計，恐有脫誤。愚按：車字帶說，洪頤煊曰：趙世家敬侯六年伐魏，取棘蒲、正義：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

邑也。漢書七縣作十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

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

**集解**徐廣曰：鄲有平陽城。**正義**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

西二十里。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

**集解**孟康曰：將兵郡守

**考證**

漢書郡下無守各二字，中井積德曰：兵守二字各字，恐竝衍。漢書作兵守郡一人，亦不通。

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集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考證**王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在三年。韓信、張耳擊趙時，別

令欲將兵畧趙地也。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

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正義**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

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案**隱

地理志：繒屬東海，泗水縣，郟縣屬海州。

**正義**今繒城在沂州，泗水縣，郟縣屬海州。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

**案**隱

**考證**二邑名：上音機，竹，即竹邑。楓，三本濟陽作清陽。

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

案孔文祥云、江陵

王共敖子共尉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

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

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

相、破破之。

案隱小顏云、侯傲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

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

考諡漢書、三十作四十、沈家本曰、按上文斬首實八十

五級、捕虜實百三十人

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

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

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

三十

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諡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

人過律、

案隱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

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蒯成侯

縲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集解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姓周名縲，音薛，蒯者鄉名。

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竝作蒯，音菅蒯之蒯，非也。蘇林音簿，備反。管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

此得其實也。正義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以

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雍州涇陽縣

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

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集解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縲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考證漢書：蒯東

字，增以從東擊項羽，滎陽七字。李慈銘曰：遇韓信軍襄國上下有佚脫。以縲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考證王先謙曰：表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縲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

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死。

**正義**楚漢春秋云：上令殺人不死，入廷不趨也。**考證**梁玉繩曰：諸大功臣，未聞有此賜中，非積德日，賜殺人不死，是許人作惡也，可謂亂政矣。漢書削此四字，蓋諱

之也。俞樾曰：後世鐵券之賜，其防於此乎？愚按：殺人不死，滅死一等也。

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諡為貞侯。

**正義**諡為尊侯，一作卓。**考證**漢傳作貞侯，史表作卓侯，尊與貞，形近而誤。卓則譌脫貞下半也。

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

景中二年，封緡子居代侯。

**集解**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緡子應為鄂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鄂縣，鄂一作鄂。

**索隱**

鄂，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鄂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也。**正義**案表應鄂侯，一歲卒，侯居代，而文不說者，年少故。鄂音多。**考證**梁玉繩曰：案功

臣表漢書：孝景中元年，封緡子康侯，應為鄂侯。應卒，子仲居嗣，非中二年也，非居也。仲居亦非緡子也。此誤。

至元鼎三年，居為太

常有罪國除。

**考證**漢公卿表云：鄂侯周仲居為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

**集解**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

**顧** **正義**言名卑而戶數多者為高爵也。

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

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緡，操心堅正，身不

見疑。索隱操，音倉高反。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集解徐廣

曰：此一作比。考證然字屬下讀非是。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考證** 史公自序云：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以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陳仁錫曰：敬通皆有高世之智能，為國家建大計，極得力人，故二人同

傳梁玉繩曰案為敬通立  
傳而不言兩人所終似疏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正義

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高祖曰婁即劉也因姓劉耳  
本姓婁漢書作婁敬高祖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

漢

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集解蘇林曰一人推之  
橫鹿車前一人推之

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輅者牽也音晚  
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音胡格反

衣其羊裘

考證楓三本衣  
作去誤查慎行曰

漢書刪去衣其羊裘  
四字下段遂無來歷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考證虞  
將軍未詳

漢書便事  
作便宜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索隱上音仙鮮衣美服  
也正義鮮鮮潔美服

婁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郃

正義郃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郃城是也說  
文云郃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嫄國

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郃也

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闕太王以

狄伐故去闕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

**集解**張晏曰言馬箠示約  
**正義**杖音直尚反箠音竹

委反杖持也**考論**中井積德曰公劉避桀他無所見蓋當時流傳之說不及深辯王先謙曰詩大雅緜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往岐

耳愚按楓三本隨作歸與漢書合

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

**正義**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考論**中井積德曰始受命是俗說愚按孟子離婁篇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洛邑

**正義**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鄩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卽營都城也

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邯鄲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

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考論**張文虎曰正義所引尚書是多士序文尚書下疑脫序字漢書疑亦當作書序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



**考證**漢書作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匹。

**考證**何焯曰：周公營洛，止以爲朝會諸侯之處，非遂居之也。則道里均之說長，無德易亡，不欲阻險，乃後世儒生推測聖人之過，周公

本意，夫豈然哉。然言此於高帝之前，著都洛之非則易以入耳矣。

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

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正義**言帝王阻險之地，令後世驕奢之主，虐民則虐苦也。**考證**周徧也。漢書刪

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

子。

**集解**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案謂使離者相附也。義見莊子。**正義**有德則離散之民，歸附之。**考證**離麗也。附也。附離二字一意。莊子胠篋篇義同。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

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

**正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

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考證**中非積德曰周幽王以上，未嘗遷洛也。平王以下，則不足論都關中，乃所以

比於成康都洛陽，則纔可比於衰周事實顛倒。又曰：周季有東西周，兩周公據焉。天子特寄食耳。故東西周之號，非指天子之都而言。

非其德薄也。

而形勢弱也。今陛下收豐沛，起卒三千人，考證各本豐下衍擊字，今從楓三本，毛本凌引一

本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

時，正義瘡，音夾創也。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

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考證府庫也。陸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亢，喉嚨也。案隱拊，音尼亢，音胡朗反。一音胡剛反。蘇林

以為亢，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考證顏師古曰：拊，與扼同，謂捉持之。愚按項羽紀云：人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竊項王不聽。淮陰侯傳：韓信論項羽曰：項王

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由是觀之，定都關中以制天下，當時識者所見，皆然，未必待婁敬張良。

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囚，不如都周。

考證中，非積德曰，

群臣無學，亦不知盛周之都于關中也。

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

西都關中。

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考證董份曰：書即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

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考證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中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人亦呼為劉。周壽昌曰：後漢書禮義志：編，劉之

禮漢儀注：作編婁，古今注：風俗通：竝作編媮，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中井積德曰：秦春恐不必有意，只是邑名耳。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

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正義上力為反，下許又反。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考證漢書可作易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集解韋昭曰。今張矜大也。今臣往。徒

見羸瘠老弱。索隱羸瘠。上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漬。齒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

十餘萬兵已業行。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考證漢書。二十餘萬作三十餘萬。與匈奴傳同。此誤。劉洪曰。業既已也。史

記外戚世家。太后業已許之。留侯世家。良業為取履。劉敬傳。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業已已業。並重言也。王先謙曰。句注。地理志在廣武。上怒

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沮。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

壞也。考證劉敬齊人。械繫敬廣武。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考證廣武。在代州四十五里。志屬太原。

遂往至平城。考證丁謙曰。據水經注。平城。今大同府城。白登山。在平城東十七里。亦見水經注。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

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

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集解應劭曰：控，引也。正義謂能

引弓者三十萬人也。考證漢書三十萬作四十萬，與匈奴傳合。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

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

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

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考證顏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彼知漢適女送厚，

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

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考證鮮少也。因使辯士風諭

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考論楓三本在作存 豈嘗

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

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

無益也。考論楓山本，室下有女字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

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考論梁玉細曰案張耳

傳魯元公主于高帝五年適趙王敖，至是時已三年矣，而云以妻單于，豈將奪而嫁之乎？

婁敬之言悖也，乃帝善其言，即欲遣公主，有是理哉，必非事實，愚按徐平遠錢大昕、洪頤

煊、沈欽韓皆有是說。 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正義顏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考論周壽昌曰：漢制，良家

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王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是家人子，迺宗室女也。 劉敬從匈奴來。

考論楓三本，從下有使字。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集解張晏云：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匈奴國名，二者並存河南、河南者

案在湖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正義白羊樓煩、兩胡國名，在湖方之南。靈夏勝等三州之地，秦得之，號秦新中。漢為湖方郡，而勝州、河東、嵐州亦樓煩、胡

地也。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考證顏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

考證陳項起事，非齊楚名族合力，不能

滅秦。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考證楓三本，中下有共漢書族宗彊，作彊族。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

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

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案隱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

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考證 凌稚隆曰：不載敬所終。

叔孫通者，薛人也。

集解管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秦**隱

按楚漢春秋云名何薛縣名屬魯國**考**沈欽韓曰據孔叢為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尚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為秦薛郡可知秦時

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

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集解**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正義**將謂將帶群衆也**考**公羊莊三十二年昭元年傳疏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既有共意未行共事也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

**考**顏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

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

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

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

**考**顏師古

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

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

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案隱

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正義。衣單複具為一襲也。考證。顏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張文

虎曰。案隱案國語謂之一稱。中統游王。柯本同。單木。作國語云。一稱。案國語。不見此文。凌本遂改為古語。錢警石云。疑是閏二年左傳祭服五稱注文。

叔孫通

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

不脫於虎口。

正義。幾音祈。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

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

衣。楚製。漢王喜。

案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考證。中井積德曰。楚製。謂服楚俗之製耳。非學高祖之服。

高祖已爲漢王，恐不服短衣，但共將卒多楚俗已。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

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

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

案類

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集解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

正義蒙猶被也。曰也。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搆旗之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

集解

張晏曰：搆，卷也。瓚曰：拔取曰搆。楚辭曰：朝搆阨之木蘭。索隱：搆，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搆。許慎云：搆，

取也。王逸云：阨，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考證

漢王拜叔孫通爲博

士，號稷嗣君。

集解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考證：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

無軍功，安得封邑。徐說爲長。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

陶，叔孫通就其儀號。

考證顏師古曰：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

考證 論語爲政篇。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顏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徐孚遠曰。叔孫生爲秦博士。秦儀其素

習也。故就采之。

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

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

主。皆面諛以得親貴。

考證 胡三省曰。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或也。言或及十主也。愚按通未事陳涉。

胡說七主。當作六主。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

時變。

考證

若汝也。王維楨曰。敘兩生不行語。亦因以著叔孫人品耳。葉適曰。叔孫通

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

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繇叢野外。習之月餘。

集解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

如淳曰。置設繇索爲習肄處。叢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藪也。索隱。徐音

子外反。如淳云。翦茅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蘇林音纂。韋昭云。引繩爲繇。立表爲叢。音茲

會反。按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爲藪。又纂文云。藪。今之纂字。包愷音卽悅反。又音纂。正義於野外卽縛茅竹表爲纂。立尊卑之位也。絕子悅反。又子芮反。若今之續也。考證。中井

積德曰。綿連綿之義。表叢綿綿相聯屬也。王先謙曰。繇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愚按野外二字。屬上句。

考證

應度吾所能行爲之。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

月。

索隱

肄亦習也。音異。考證

張文虎曰。毛本。索隱本。作習肄。各本。爲習肄。王先謙

曰。會十月。連上爲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會誤中井積德亦有此說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考證漢高紀五年後九月治長樂宮至

此始成也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在長安城東隅十月儀索隱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

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考證岡白駒曰諸侯羣臣皆朝句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

設兵張旗志。集解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案小顏云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考證漢書言作曰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考證顏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

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傳。集解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

云大行人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

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依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句音九注反考證張文虎曰各本臚下有句字索隱本無上念孫曰臚下句字後人依漢書加之集

解引漢書音義但釋臚字不釋句字此其證言臚可以該句也中井積德曰賓掌賓客之

官賓儼同，九儼九人，列次以應對賓客而導送之也。於是皇帝輦出房。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載載芻黍，至秦始去其輪而

輿爲尊也。百官執職傳警。集解徐廣曰：職一作職，索隱職音職，亦音試。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帳者稱警是也。考證漢書

職作載，宋慈銘曰：職俗字，古止作職，漢書作載，蓋譌。漢惟郎執載，上所云俠陛者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集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案證按文穎云：作酒法令也。姚氏云：進酒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之亂

也。正義姚察云：諸侯羣臣於奏賀禮畢，皆復置法酒，及侍坐殿上者皆伏而抑首也。謂之法酒者，異於私燕之酒，言進正有禮法也。古人飲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而不亂

也。考證漢書復一字，作盡伏二字，與史義異。顏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中井積德曰：此酒所以行禮，非食味也。故曰法酒。愚按下文諸侍坐殿上，至無敢謹謹

者敘法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解如淳曰：抑，屈也。正義以尊卑次

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考證滑稽傳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考證楓三本置作罷張

文虎曰、何凌、譚作讀、

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

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正義百官公卿表云、叔孫通、高祖七年爲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改奉常爲太常、按云太常以修史時

言也、考證是傳、兩太常、漢書、竝作奉常、愚按使爭功殿上、妄呼拔劍擊柱者、略有節度、叔孫通之功、不可沒也、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

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

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

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

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

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

啖其可背哉。

集解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

薄味也音唐敢反考證中井積德曰攻治也謂食淡味而操苦業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汙地。

索隱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

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

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

正義招客謂四皓也考證中井積德曰通既為太子太傅則所

以自任者厚而用心切矣不復有從前希世之態也論者或以此亦為希世之說夫失之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

生日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

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

考證王念孫曰莫能習當作從漢書莫

習謂羣臣未習此禮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並無能字洪頤煊曰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臣



莫有言者。後漢書曹褒傳。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王充論衡射短篇。高祖詔叔孫通作儀品十六篇。視班固所上。增加四篇。

###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闕往數蹕煩

人。集解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索隱韋昭云。蹕。止人行也。按長樂未央宮東西相去稍遠。闕往。謂非時也。中闕往來。清道煩人也。正義

樛里子傳云。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北。案其在故長安城中。考證張文虎曰。各本往。下行來字。索隱本無。與漢書合。迺作複道。

方築武庫南。集解韋昭曰。闕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闕曰。陛

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

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集解應劭曰。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

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正義服虔云。持高廟中衣。月且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也。應劭云。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

游衣冠。如淳云。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云。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

言宮中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游衣冠。失之遠矣。考證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漢書平帝紀。義陵寢

神衣在柳中，且衣在外林。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日：人主無

過舉。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考證中井積德曰：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

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正義按括地志云：高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渭南長安故城中，長

陵在渭北，咸陽縣東三十里，按更於渭北為原廟，則衣冠每月出游高廟，不渡渭南，明顏

說，是也。考證顏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王先謙曰：黃圖高祖長

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考證楓三本，曾下有暮字。叔孫生

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隱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正義禮記云：仲夏之月，以含桃先薦寢廟。鄭玄云：含桃，今謂之櫻桃。

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考證中井積德曰：獻櫻桃，是事之宜為者，且因游發之，亦納約之宜者。

未可以希世譏之、凌稚隆曰、亦不載通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

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考證 楓本腋作皮、顏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

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

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誣。

考證 音屈、考證 老子四十一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道固委蛇。秦隱 蓋謂是乎。

案隱述贊、夏耕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蘇絕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考證** 史公自序云、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陳仁錫曰、二布皆任俠、故同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

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其說為近。傅音普，丁反，其義難喻。考證為

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傍也。案隱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其說為近。傅音普，丁反，其義難喻。考證為

氣使氣也。中井積德曰：任者以人之緩急為己之任。俠者，好立節義之謂也。愚按：俠，挾持人事也。猶任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集解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考證楓山三條本

購作求，與漢書合。顏師古曰：迹，尋其蹤迹也。

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

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天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案隱案服虔臣瓚所據云：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及茂

陵書稱每縣廣柳車數百乘，則凡大車任載運者，通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柳皆棺飾，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襲，為使人勿惡也。

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則是喪車稱柳。後人通謂車為柳也。正義褐衣，鹿布也。劉熙注孟云：織為之。如今馬衣也。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晉

灼曰周禮嬰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鄧展曰皆棺飾也顏師古曰同也考證中非積德曰車有牆屏卽是柳矣不必喪車并與

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

置之田。考證朱家見游俠傳楓山三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

同食。朱家迺乘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集解徐廣曰輜車

輕車一馬車也考證中非積德曰乘一馬車蓋潛行欲人不知也顏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本爲滕令遂號爲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

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

項羽客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

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

臣可盡誅邪。正義布爲羽將而追窘高祖是布之職耳考證楓山三條本項氏作項羽今上始得天下獨

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

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

考證 楓山三條本，待作得，漢書作侍。

當是時，諸公皆

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

考證 匈奴

書見漢書匈奴傳本史不載。

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

考證 楓山三條本，夫下有以字，漢書四作三，無眾字，梁

王繩曰：四當作三，此述季布語頗略，宜參漢傳及匈奴傳觀之中，并積德曰眾字宜削。

今噲柰何以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

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劓奴

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

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顧炎武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至。留邸一月，見罷。正義即謂諸郡朝宿之

能而令還郡也。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待罪河東，其

詞典省而文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考證張文虎曰：宋本無以字，與漢書合。夫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

考證楓山三條本，召臣下有以字。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



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考證各本脫然字。楓山三條本舊刻凌引一本有。今補。慙字後人依漢書補。宜削。默然良久。史公常用。

字面楓三本郡下有也字張文虎曰宋本中統王毛特作時

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

顧金錢。

集解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秦隱義如孟康文穎

所說幸較音姑角。正義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  
考證數招六字。宋詳疑有。譌脫。顏師古曰。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得他人。顧金錢也。

也。劉敞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中井積德曰。攀緣貴戚。作已權勢。管請託顧。雇也。為人幹事。而取值也。沈家本曰。漢書詘錯傳。顏師古

注顧。離也。若今言雇賃也。按離。猶答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酬也。顧雇同聲。得假借。言數招權。而人酬答以金錢也。姑錄諸說備考。事貴人。趙同等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  
考證趙同。又見袁盎傳。宦者同。蓋其字。與竇長君善。  
考證竇長君。景帝舅。見外戚傳。

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

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  
集解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  
考證請。謁也。竇長君曰。

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

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考證二人楚人，故引楚諺。中井積德曰：漢書無斤字，此蓋後人攙入，非史記之舊。愚按：百諾韻。

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

考證楓山三條本，也下有亦使二字，漢書重作美。

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正義既爲俠，則其交必雜，此曹邱所以容于季布也。考證楓山三條本，揚之下有故字。

布弟季心，氣蓋關中。

集解徐廣曰：弟一作子。考證季心，見袁盎傳。

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索隱蓋字絲。

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

正義以兄禮事袁盎也。考證灌夫別有傳。

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

考證郅都，見酷吏傳。

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漢書作中尉司馬。

少年

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案隱籍音子亦反。正義籍如字言少年多假籍季心賓客從黨之名以行也。

當是

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考隱楓三本勇下有季字何焯曰漢初游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自田竇敗公

卿不敢致賓客遂多聞里之魁矣。

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

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案謂布之舅也。

丁公為項羽逐賓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

賢豈相戾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

正義兩賢高祖及固也。考諡楓

三本顧下有謂字與漢書合丁公名固薛人姓氏里居皆與季布別或云母弟母之弟也與淮南王傳書厲王母弟同史記桃源抄引楚漢春秋云薛人丁固與彭城人賴騎騎而追自上被髮而顧丁公曰吾非不知公公何急之甚於是回馬而去之御覽三百七十三引楚漢春秋云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自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二書所引不同

同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

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

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考諡楓本公下有也字與漢書合

變布者梁人也始梁

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

案隱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考證顏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

窮

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

集解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正義言可保信而傭役也方言曰保傭賤稱也

考證楓三本入下有字漢書人作家

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

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

正義

服虔曰爲買者報仇也按臧荼賢其爲主執仇故舉爲都尉考證漢書家主作

家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

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

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

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

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案隱

上音促下音普言反謂疾令赴鑊也考證

若汝也。楓三本。亭作烹。高祖罵布之言。止于明矣。趣亭之。并促刑官也。趣急也。

方提趣湯。

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上音嗜，下音趨。徐廣

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考證提舉也。方提趣湯。吏提布向湯也。敘事之交。

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

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考證王念孫曰：遂不能西，當依漢書作不能遂西。御覽人事部引

史同。張文虎曰：徒，中統。舊刻，毛本。吳校金板，與漢書合他本。譌徒。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

考證漢書而作則。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

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

集解徐廣曰：小，一

峭作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

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

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集解徐廣曰擊齊有功也。考證漢書吳軍作吳楚俞作鄒蘇林曰清河縣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

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

考證顧炎武曰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子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

祠曰子公祠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祠此後世生祠之始。

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

不如令國除。

考證楓三本景帝至國除十九字細書梁玉繩曰當作中四年而布絕十八年賁始嗣崔適曰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年表在元狩六年。

年。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集解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屢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索隱身履軍按徐氏云一作覆按云塞旗則覆軍爲是勝於屢之與履。

正義塞拔也。考證屢典漢書作履中井積德曰屢屢二字乃一覆字之譌愚按漢書履字亦當覆字之譌。

可謂壯士然至被刑

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考證 張文虎曰：至字，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有，愚按楓三本亦有。 彼必

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考證 楓三本，未足上有材字。

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

非能勇也。集解 徐廣曰：慨或作概，字音義同。正義 慨，歎也。或作概，謂節概。 其計畫無復之耳。集解 徐廣曰：復一

作冀。考證 陳仁子曰：史遷謂賤妾感概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愚按辭意與史公答任安書：臧獲婢妾猶能引決一節全同。

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集解 淳曰：非死

者難處。 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案 述贊：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考證**史公自序云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陳仁錫曰兩人不相得而卒相傾故合為一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索隱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考證漢書袁作爰。齊召南曰。袁爰通。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正義百官公卿表

書中郎作郎中。梁玉繩曰。盎為兄所保。始得為官。未必即能至六百石之秩。當是為郎中也。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自一作日。考證陳仁錫曰。漢書。自

不至。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

淳云。人主在時。與共理在時之事也。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按如說為得。

正義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存。當奉行之。高帝誓非劉氏不王。而

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考證據漢書注。正義用如淳說。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中井積德曰。在亡猶存亡。社稷臣與主同存亡。主亡不獨存。愚按社稷臣見汲黯傳。又見論語。季子篇。禮記檀弓篇。荀子臣論篇。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

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

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索隱莊嚴也。

莊漢書同、楓山三條本作壯、蓋依正義本也、中非積德曰、據兩益字、非一日之事、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

兄善、今兒廷毀我。正義望怨也、考證漢書廷作迺、王先謙曰、時盎年少、故絳侯兒呼之、廷毀猶廷辱也、較迺毀義深、崔適曰、兒當作而、

聲之誤也、參存、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

清室。集解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

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考證王先謙曰、絳侯事在文帝四年、

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考證文帝三年厲王殺

審食其見淮南王傳

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考證 適音謫。楓山三條本削下有

其字

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

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

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

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

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

考證 凌本為以誤倒

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

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

考證 聞。聞於天子。扶風縣也。楓山三條本。聞上作上聞之。

盎入

頓首請罪。

罪義 頓首請罪。自責以不強諫也。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

此往事。豈可悔哉。

考證 梁玉繩曰。上當作陛下。說在留侯世家。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

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

弗進。考證楓山三條本，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

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

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解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集解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集解賁、育，孟賁、夏育也。尸子云：孟賁、水

中緇所殺，賁音奔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而讓天子位者

三。考證李筌曰：據漢傳及文紀再三二字，當易處。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

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

謹，故病死。考證漢書，衛上有宿字。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有

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蓋由此名重

朝廷。

考證漢書無將奈何以下二十八字。中非積德曰。三子爲王在後年是時姑爲列侯耳。傳終言之也。

袁盎常引大體忼

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

集解徐廣曰。漢書同作談字。考證同。蓋談之字。史公自避諱耳。中非積德曰。數

謂星曆之類。佞幸傳云。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

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

乘。

案漢書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考證漢書無持節夾乘四字。

說盎曰。君與鬪。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

集解徐廣曰。說一作謀。考證岡白駒曰。言君須與趙同鬪。於廷辱之。帝知其有郤。趙雖毀君。疑而不入也。漢書作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

信無與鬪二字。

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考證隋書禮儀志輿下云。漢室制度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

今漢雖乏人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竝車。攣轡。上曰。將軍

怯邪。

考證錢大昕曰。益時爲中郎將。文帝稱爲將軍。後爲吳將歸。說丞相申屠嘉。嘉曰。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灌夫。嘗爲中郎將。史亦稱灌將軍。此中郎稱將軍之

也。證。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

金之子，不騎衡。

集解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橋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張晏云：衡，木行馬也。

如淳云：騎，音於岐反。衡，樓殿邊欄橋也。韋昭云：衡，車衡也。騎，音倚，謂跨之。按如淳之說，為長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監橫者，云楯也。考證司馬相如傳云：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堂，衡韻。顏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愚按：衡，車衡。韋說可從。梁玉繩曰：水經注十九，作立不倚衡，依上坐不垂堂句，似失一字。聖

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

集解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正義

音芳非反。騁，騁馬也。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考證司馬相如諫獵書：蓋敷衍此數語。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

坐。考證中井積德曰：禁中，亦就上林言之也。下入禁中句，可證非大內官省。愚按：上林宮殿不可言禁中，是就其平生而言，常字可證中說非是。

及坐。

郎署長布席。

正義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考證及坐句，何焯曰：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子幸署也。

袁盎

引卻慎夫人坐。

集解如淳曰：蓋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起入禁中。

考證入還也漢書無入禁中三字

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

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菟乎。

集解張晏曰：戚夫人。

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蓋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集解如淳曰：調選。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

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

考證漢書劾作刻。

南方

卑溼，君能日飲毋苛。

正義

苛音何，言苛細勾當也。考證正義本宋本，毛本作苛，王本作奇，蓋亦苛之譌。楓山三條本，凌本作何，與漢

書合，顏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吳仁傑曰：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何之域。顏師古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苛，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

其他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愚按無苛正，義自通，不必解爲何。

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

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

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

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

**考證** 楓山三條本，邪上有事字，申屠嘉傳云：嘉爲人廉直，不受私謁。

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

**考證** 余有丁曰：漢書跪說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義難通。梁玉繩曰：是與上跪曰對。

丞相曰：吾不如。

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

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

**考證** 材官蹶張，見

中屠嘉傳：隊率，漢書作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沈欽韓曰：通典司馬穰且曰：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

考證漢書，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

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錯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

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正義鄙野，謂邊邑野外之人也。考證楓山三條本拜下有謝字。引入與坐為上客。蓋素不

好鼂錯。鼂錯所居坐，蓋去，蓋坐，錯亦去。考證楓山三條本，蓋去蓋

遠曰：袁蓋任術，鼂錯守數，兩者相觸，必兩敗矣。故不相能也。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

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蓋受吳王財物，抵罪。詔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蓋多受吳王金

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

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

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正義

按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及御史員十五人、兩丞無史、蓋史是御史、如誤也。考證漢書注引如淳、丞史作丞及史、如說不誤、陳子龍曰、

盜有內援、又故大臣也、吳楚事急、錯恐其建議相危、欲治之、不幸爲盜所先、何焯曰、是時不直錯者必已多矣、及反聞既至、錯不飯、籌兵食進賢智、乃先事私仇、此固舉國所切齒

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集解如淳曰、事未

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案謂有絕吳反心也。正義按未發治之乃有所絕。

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

宜有謀。

集解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

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

考證竇嬰與鼂錯有隙、

見錯傳。

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

考證楓山、三條本、入上重袁盎二字、漢書亦重盎字。

鼂

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

狀、以錯故。

正義謂錯削諸侯也。

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

在吳事中。考證張文虎曰、王柯凌本、其譌俱、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考證太常、

當作奉常、公卿表、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

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考證王先謙曰、諸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

則入為朝官者也、漢書、脫長者二字、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集解文穎曰、婢也。考證張文虎曰、兩嘗字、疑當衍其一、 盎知

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袁盎驅自追之。考證楓山、三條本、驅上有覺字、 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考證陳子

龍曰、盎居吳時、常自危、故有所縱舍以結恩、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

馬。正義從史為守盎校尉之司馬也、 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正義醪、音牢、醪、汁今之酒。考證

漢書置作買顏師古曰裴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

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

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

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考證楓山三條本為下有君字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集解文穎曰音汝有親老司馬曰

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

辟親不使遇禍也乃以刀決張集解音帳索隱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

道從醉卒直隧出

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入者之道考證楓山三條本卒下有所字漢書張作帳無隧字王念孫曰道讀曰導愚按卒下當補所字直當也隧字疑衍

司馬

與分背考證二人分馳也袁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考證漢書毛作旄旄牛尾也

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考證中井積德

曰杖節竿也漢書七八里作七十里恐非半夜至天明安得步行七十里梁騎謂斥候巡邏者不必鬪師遇之得馬故得馳去

遂歸報吳楚已

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集解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正義凡

不能無緩急之變。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集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

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案隱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正義言人有急叩門被呼。則依父母自解說也。考證案隱是。不

以存亡為辭。正義存謂辭以事故也。亡謂出不在家也。考證漢書存作在。顏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王文彬曰。在亡猶存亡耳。言緩急可

恃。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諉謝也。顏說未當。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正義言二子救人之急如父母耳。

文穎曰。心。季布弟也。考證正義如父母耳。贊季心見布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考證】漢書常作陽陽作也作常義長。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

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

盎進說其後語塞。【案】按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

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

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

君者十餘曹備之。【集解】如淳曰曹輩也。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梧

生所問占。【集解】徐廣曰梧一作服。【案】文穎曰梧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案】文穎云梧音陪韋昭云梧姓也。【考證】張文虎曰宋本毛本梧各本作梧。

愚按漢書作梧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正義】遮作

黠謂諷其蹤也又音庶。【考證】漢書無輩字。鼂錯者潁川人也。【案】鼂錯上音朝下音厝一如字讀案朝氏出南陽今西鄂晁氏

謂子朝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案】軹張恢生所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

商之法考證索隱本先作生與漢書合王鳴盛曰史記龔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則先直作生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而此傳末有鄧公則漢書作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又匈奴傳匈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裴駟曰先先生也漢書先亦作生以先生爲先古有此語班氏改先爲生以其亦可單稱生也貢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

學爲太常掌故

集解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考證漢書劉禮作劉帶錢大昭曰太常當作奉常

錯爲人隋直刻深

集解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隋峻索隱案韋昭注本無術字

或云術道路也峭七笑反峭峻也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

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

太常遺錯受尙書伏生所

正義衛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遺太常掌故龔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

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顏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考證事又見儒林傳中非積德曰正義衛宏誣說不可采入

還因

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

集解服虔曰太子

稱家璣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考證顏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

智囊考證楊里子傳楊里子考證漢書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鼂傳載其教令

可更定者書數十上。考證漢書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鼂傳載其教令

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考證鼂錯傳文帝

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

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胡三省曰：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其位太中大夫之下，

井積德曰：漢書遷中大夫，在上書削諸侯之前，似得實。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

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

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考證胡三省曰：漢正

內史，少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



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案墼上音乃，戀反，謂牆外之短垣也。又

音而緣反，正義上人緣反，墼者廟內垣外游地也。考證胡三省曰：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丞

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

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

此非廟垣，乃墼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考證顏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

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

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考證事又見申屠嘉傳。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集解徐廣曰：云音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考證

楓三本之下有有字，顏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

正義集本作裸，高誘云：裸，集也。考證當作裸。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

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

何也。」集解徐廣曰：「議一作謹。」考證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徐孚遠曰：「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邪。」愚按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是稱

子爲公。項羽紀：「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是稱麾下爲公。』高祖紀：「高祖夜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是稱徒役爲公。』袁盎傳：「謂其從史曰：『公幸有親，是稱部屬爲公。』下文景帝

謂鄧公，公言善，是君稱臣爲公。蓋當時常語，非以錯爲三公尊之也。漢書人口議多怨公者，作口讓多怨公。」  
鼂錯曰：「固也。」考證曾國藩曰：「言

乃父所責固當，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考證連用三矣字，其辭激。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考證漢書有丞相陶青等劾奏錯一節。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

**正義**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百官表云，郎中令屬官，有謁者，秩比六百石，謁者有僕射，秩比千石。**考證**錢大昕曰，公卿表無鄧公，姚範曰，按此即吳王濞傳絳侯故客鄧都尉，愚按，顏師古注漢書云，鄧先猶言鄧先生也。**上問曰**道軍所來，**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

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

**索隱**噤口，上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

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考證**默然

良久，景帝悔恨之狀如覩，漢書改為喟然，大息，失之，查慎行曰，傳末載鄧公一段，以惜錯之忠於謀國，而景帝用法過當，愚按，禮書序亦云，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可以見史公之意。**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

**正義**傅會。上音附。言善爲附近而會時也。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也。**考證**中非積德。仁心爲質。夫失實。陳仁錫曰。袁盎巧言小人。子長。盎不知其鮮仁哉。而贊其仁心爲質。蓋指其能救絳侯。而自傷也。又曰。子長有所激而立論。故不免失平爾。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適

值其世。得時以變易。**集解**張晏曰。謂景帝立。**考證**楓。三本以作已。與漢書合。及吳楚一說。說

雖行哉。然復不遂。**考證**說行殺鼂錯也。不遂不能罷吳楚也。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

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考證**謂使吏抵袁盎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

亡。豈錯等謂邪。**考證**常凶。韻。

**案隱**述贊袁絲公直亦多附會攬辮見重卻席翳賴朝錯  
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張 釋 之 馮 唐 列 傳 第 四 十 二 史 記 一 百 二

**考證** 史公自序云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  
二王維植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釋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所當非漫語王

蓋曰二傳皆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固雜以汲鄼卽不類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

索隱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應劭曰袁帝改爲順陽水東南

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考證錢大昕曰堵陽與順陽非一地兩漢志皆有堵陽縣屬南陽郡後漢朱

祐傳注堵陽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方城今裕州也 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 集解蘇林

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訾積財也考證漢書訾作貲以貲爲郎又見司馬相如傳顏師古云以家貲多得拜爲郎

非取其貲而予以郎也與如說同何焯申其義云貲郎猶今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漢初得官皆由貲等有市籍者亦不得官也郎官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

愚按漢書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是其明證或云以貲爲訾又不得官朕甚惑之訾算四得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是其明證或云以貲爲

郎自是入貲而予以官非因其家貲多馮空拜爲郎也釋之所謂久宦減仲之產者非入貲而何予謂郎官須有衣馬之飾乃得侍上田仁補傳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者卽此也歲時所費蓋亦非少 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

考證顏師古曰調選也梁玉繩曰傳言張釋之爲廷尉至景帝初年始出爲淮南相而百官表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十年書廷尉昌廷尉熹十五年書廷尉宜昌後

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敞表與傳不同困學紀聞十一引洪氏據表謂釋之未嘗十年不調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然攷本傳言中郎將袁盎請徒釋之補謁者而盎于文帝六年尚爲中郎將則釋之安得文帝三年以中郎將爲廷尉乎傳言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爲親友而亞夫續封條侯在文帝後二年爲中尉在後六年若文帝三年亞夫尚守河內安得與釋之結親友乎傳言釋之爲中郎將從文帝至霸陵而以芷陽爲霸陵事在九年見將相表安得三年爲廷尉乎傳言釋之爲公車令劾梁王不下公門而梁孝王以十二年徙封十四年入朝安得三年爲廷尉乎淮南厲王于六年反淮南王傳稱廷尉賀百官表失書則又安得以釋之于三年便爲廷尉乎大事記書爲廷尉于文之後三年謂百官表誤吳仁傑亦云然當是也但文帝六年以後釋之補謁者九年以後遷中郎將豈十年不調者哉疑釋之爲騎郎在文帝未卽位以前史并計之故云十年耳

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考證遂猶達也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

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徒釋之補謁者

正義

百官表云謁者掌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

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

案

卑下也

欲令且卑下其志

無甚高談論

但令依時事

可施行者也

於是釋

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

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



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考證 謁者僕射秩比千石

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 圈求

遠反、考證 顏師古曰圈養獸之處也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索隱 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尉秩三百石

正義 上林尉屬丞也考證 胡三省曰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愚按文帝嘗問周勃陳平以一歲決獄錢穀出入之數與此相似蓋帝試人慣用手段

十餘

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考證 王先謙曰盡不能對者上林尉非一人也

虎圈嗇夫從旁

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

正義 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集解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

勃何如人也。

考證 凌稚隆曰傳言久之者五頃之者三愚按釋之夙聞周勃失對事故有此言

上曰長者也。又

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

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

謀利口捷給哉。

集解

晉灼曰：謀，音牒。漢書作喋，喋口多言。

秦隱

音牒。漢書作喋，喋口多言。考證：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

擊陳豨力戰十一年，功侯萬石君傳云：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大傅。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

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案隱

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秦政弊壞之時，空以文書具備而

已。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考證

錢大昕曰：陵遲，漢書作陵夷，平準書選舉陵遲，漢書亦作夷。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作遲。古文夷與遲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

云：夷或作遲。顏師古曰：陵夷，頽替也。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

考證

楓山本，不重靡字，無為字，與漢書合。

且下之化上，疾

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集解

如淳曰：質，誠也。考證：中井積德

曰：質，猶實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

考證

王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

詔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

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

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

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蘇林曰：廁，邊側也。包愷音側，義亦兩通也。考證漢書北作外

王念孫曰：外當依史記作北。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陵之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錢大昕曰：廁，即側字。側，旁从人，隸為厶，與廁同。字从厶者，不同。愚按從錢說，字當作廁。是時

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集解張晏曰：慎夫

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集解音奏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集解漢書

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爲椁。

正義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用紵絮斲陳、蔡漆其

閒，豈可動哉。

集解

徐廣曰：斲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閒也。紵絮上張呂反，下息慮反。斲陳絮漆其閒，斲音側略反。絮音

女居反。案斲陳絮以漆著其閒也。考證漢書：無斲字，中井積德曰：斲，切之也。陳布列之也。用紵絮斲陳，言切紵及絮而布列於槨縫也。乃沃之以漆，堅如石也。斲字疑衍。張文虎曰：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無斲字。漢書本傳及楚元王傳劉向說此事，亦無。漢紀并無此二字。舊刻斲作絮，與索隱本同。李筌曰：斲字說文不載。玉篇：斲，蘆草也。義異。集韻：九魚音拘。黏箸也。則絮義同。故集解云：漆著其閒也。御覽無斲字，依漢書刪。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

集解

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

云：北山，回顧向南，故云南山。今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密，堪爲碑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作阿房，或作鄴山。發北山石槨，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使薄葬，家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殉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考證楓山三條本：無進字。與漢書合。南山取于其不爲不崩，中井積德曰：錮，謂鎔金包之。

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

帝稱善。

考證漢書劉向傳云文帝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

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張晏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

北高陵道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古城之北也

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

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集解如淳曰長安縣人

聞蹕

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

當一人犯蹕當罰金。

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案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平行人

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考證楓山三條本毛本吳校元板一作此與漢書合王念孫曰一人犯蹕罰金四兩漢律文也二人以上罪當加等漢書義短張文

虎曰本作此者蓋涉下文帝言此人親驚吾馬而誤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

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

索隱小顏云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

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

考證 漢書通鑑無立字

今既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

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

考證 張文虎曰：各本重廷尉二字，凌引一本及班馬異同本不重。

漢書亦無

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弃市。

考證 漢書通鑑不重奏

字。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

族，而君以法奏之。

考證 案法者依律以斷也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考證 顏師古曰：共讀曰恭。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

集解 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

集解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考證 罪等，言二者俱可以大不敬論。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

士、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集解】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

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坏者埤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說傷迫近先帝故也。正義：按釋之言

盜長陵一掬土，與盜環罪等，用以比之。令帝詳審，故云：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一何疎鄙，不解義理之甚。裴氏引之，重為錯也。考證：取一抔土微言

發掘陵墓也。萬分之一四。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陳仁

錫曰：乃許廷尉當，句當謂處其罪也。愚按上文云：廷尉當是也。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

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集解】徐廣曰：開一作闕，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

為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

【索隱】謂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同馬門，釋之曾劾，故恐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稱病是實事，非意量，若意量宜在欲字之下。欲免去，懼大

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考證】過貴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

會立。

考證

王文彬曰：居猶坐也。時漢廷尊尚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

王生老人曰：吾韞解。

正義上萬越反，下閑買反。

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韞。

索隱結音如字，又音計。考證楓山三條本，尉下有曰字，韞，足衣

也。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

使跪結韞。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韞，欲以重之。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考證凌稚隆曰：令釋之結韞，蓋黃老推剛爲柔本旨，與地上納履事同。

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

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

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

集解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案謂爲郎署



之長也。考證文帝紀云：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弟者人三匹，漢代重孝。此以孝舉為郎者，中郎署，漢書作郎中署，爰蓋傳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文帝輦

過。案隱過，音戈，謂文帝乘禁會過郎署。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案隱案崔

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乃自為郎，怪之也。考證何自崔說是。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

鹿，下也。上，有下字。胡三省曰：尚食監，膳食之官。中井積德曰：只是每食念鉅鹿之戰耳。集解胡三省曰：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唐對曰：尚

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

官卒將。善李牧。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駢案管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案隱注：百人為徹行，將帥案國語：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

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考證漢書：卒作帥，王先謙曰：漢書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愚按：卒讀為率，率帥通。

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考證中井積德曰：馮之話說尚多，史略之。

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

集解如淳曰良善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良說猶甚悅也

而搏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

考證王念

孫曰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愚按吾將下省得爲吾將等字而語急

唐曰主臣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案隱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味死案志林云馮唐而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

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檄何乃言及上祖琳謝云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志也考證主臣見陳丞相世家上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

考證衆辱見淮陰侯傳顏師古曰何不

於閒隙之處言之也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案隱

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安定也殺北地都尉卬

案隱案都尉姓孫名卬

正義

北地郡今寧州也

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

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

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概音其月反。正義：闔音苦本。

反謂門限也。考證楓山三條本：闔上有自字。漢書：闔作闔。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淮南子：闔以外將軍裁之，與此傳同。

引淮南子曰：闔以外將軍裁之，與此傳同。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索隱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考證李牧傳云：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

考證楓山三條本：擾作覆，與漢書合。胡三省云：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

委

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遺選車千三百乘。

索隱案六

韜書有選車之法。考證漢書無遺字，義長。

穀騎萬三千。

索隱如淳云：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王念孫曰：千下脫去匹字，御覽兵

部引此，正作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王先謙曰：穀士，謂能控弦之騎士，有萬三千人，騎可以匹言，穀騎以人言，不以匹言。愚按李牧傳云：選騎得萬三千匹，穀者十萬人，萬三千，即選騎之數，非穀者之數也。王念孫說是。

百金之士十萬。

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晉灼云：百金取

其貴重也。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考證：百金服說是。李牧傳云：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張文虎曰：索隱單本無小字。然今爾雅小爾雅皆無此文。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考證：案崔浩云：烏丸之先也。滅

澹林。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澹丁甘反。一本作襜。考證：李牧傳云：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張文虎曰：索隱襜襤說見廉藺傳。西抑

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考證：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考證：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考證：按開是趙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開。考證：漢書無王遷立乃四字。張照曰：上文云：趙王遷立，然則此句立字衍文。令顏

聚代之。考證：聚音似。喻反。漢書作聚，本齊將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考證：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

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

舍人。集解：服虔曰：私廩假錢。考證：按漢書：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椎，音直。追反。擊也。考證：楓山三條本卒下有出

字漢書亦有疑今本脫胡三省曰私養錢屬下句。中井積德曰郡守自應得家口私費之錢如後世月俸錢。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考證楓山三條本不下有敢字。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

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索隱按謂庶人之家人子也。考證慶長本標記引劉伯莊云家人子不知軍法妄

上其功與尺籍不相應。安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更卒斬首魏尚連署故坐罪也。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

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注故行不行案謂故命

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雇同。正義注行不行故當行雇人行身不行奪勞二歲也。考證尺籍伍符索隱是尉繚子東伍令云五人為伍共一符收于將吏之所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

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考證胡三省曰、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集解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詣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考證廉頗、李牧、承前語、漢書刪廉頗二字、非是。臣誠愚觸忌

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集解服虔曰、車軍

軍、漢書注作車戰、當依改、王先謙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胡三省曰、百官表、無車騎都尉官、七年、景帝立。考證梁

奴入朝、那在文帝十四年、至景帝立、是十一年、非七年、漢書作十年、亦非、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考證武帝

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考證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

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議、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史公記趙事、多國策所不載、蓋得諸馮王孫也、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

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考證 孔子家語云。不知其子。觀其

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

偏。王道便便。集解 徐廣曰。一作辨。考證 尚書洪範篇。梁玉繩曰。此蓋所傳尚

書本異。故墨子兼愛下篇引書云。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皆與今本不同。至便平辨之異說。在宋世家。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 述贊。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齊夫無狀。驚馬

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考論** 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凌稚隆曰、石奮、石建、石慶、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雖不同、要不失為長者、故同傳、



萬石君名奮。

**正義**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考證**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愚按萬石君景帝所號故史公取以為稱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亦有萬石之號鄉黨所稱與此異。

其父趙人也。

**正義**涿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

徙居溫。

**正義**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考證**正義溫縣下當有西南二字。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

**考證**李廷機曰傳

中凡言恭敬醇謹孝等字皆一篇領袖。

問曰若何有。

**考證**顏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

對曰奮獨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

**考證**漢書琴作瑟。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

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

**正義**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而涓絮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考證**美人女官名錢大昭曰陳平世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即其事也。

徒

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案**隱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

里在城內。**考證**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周壽昌曰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愚按劉說是

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考論漢書代其官二字以奮字勞下補官字無文學。

恭謹無與比。考論漢書謹下有舉字張晏曰舉朝無比也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

以為九卿迫近憚之。集解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考論中井積德曰迫近謂其職居近侍周壽昌曰上憚其拘謹也

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集解徐廣曰一作仁其正義顏師古云史失其

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集解徐廣曰馴一作訓

索隱馴音巡馴讀為順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

祿歸老子家以歲時為朝臣。考論顏師古曰預朝請罔自馴曰唯外戚皇室諸侯得奉朝請蓋以姻戚優禮待之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考論曲禮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顏師

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式謂撫軾蓋為敬也。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

索隱：上才笑。反譙讓，責讓。

為便坐，對案不食。

索隱：為便，上于僞反，下便，音婢。縣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字，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音婢見反，亦通也。正義：案，謂

盤案。考：顏師古曰：便坐，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

索隱：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

考：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馬融注：申申，和舒之貌。

僮僕訢訢如也。唯謹。

集解：咎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

聲和貌。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考：王文彬曰：質，實也。言齊魯尚實行，猶以為不及萬石君家。下文言

儒文多質少，兩質字義同。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正義：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

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考證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正義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

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集解文穎曰郎五日一

下。正義孔文祥云建爲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入子舍。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

也。諸房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牘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以爲常。集解徐廣曰牘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牘謂廁溷垣牆建隱於

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窰囊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牘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

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窰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案隱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蘇

林曰牘音投又音豆孟康曰廁行清牘行清中受糞函也言建又自洗盪廁資資者洗除

半閉小袖衫為侯臉。此最廁近身之衣也。顏師古云：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廁臉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考證王先謙曰：說文：裙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中裏通

中裙者近身下裳。愚按顏解廁為近身之小衫是也。廁閉也。故顏訓為近。臉讀為禴。說文：禴一曰直裾謂之擔禴。漢書：雋不疑傳：顏注：擔禴直裾禪衣。中裙廁禴皆為親身之衣。

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考證王先謙曰：灌夫傳：分

楓山三條本，令下有奏字，並下有即字。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

石君徙居陵里。集解徐廣曰：陵一作鄰。絜隱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

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考證劉敞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

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闔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

如，固當。考證顏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顧炎武曰：反言之也。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

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考證洪亮吉曰：長子

奮卒時年九十六。

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考證顏師古曰建有所

奏上而被報下也愚按漢書不重事字楓山本下有建字

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

四不足一上譴死矣

集解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

考證漢書藝文志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者也篆文馬作𠩺張文虎曰游王柯凌本者作字

甚惶恐考證楓山三條本

悼作

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

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

簡易矣然猶如此

正義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考證

通鑑考異云慶爲太僕公卿表不載沈家本曰按漢表有奪文蓋慶於建元二年爲內史三年爲太僕後三年徙爲齊相也中非積德曰正義引漢書不曉何意張文虎曰爲太僕

至然猶如此三十六字蓋史文所無故正義引漢書注之後人據注增竄則正義爲贅矣舊刻毛本然猶倒愚按劉百柄宋本亦倒楓山三條本子下無中字

爲齊

相。考證 楓山三條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

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集解 趙周坐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

御史大夫慶為丞相。考證 楓山本，孝上有至字，與漢書合。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

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

決於丞相。正議 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受業於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弘羊見平準書，王溫舒見酷吏傳，兒寬見儒林傳，關決之關，如關說關白之關，通也。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

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集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

考論所忠見封禪書司馬相如傳、咸宣見酷吏傳、張文虎曰、咸宣各本作減宣、錢泰吉云、當作咸、按漢書作咸、師古音減省之減、此集解引服虔音正同、則本亦作咸明矣。

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百四十萬。案隱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

適之。考論顏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

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

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

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

之、而辭位。考論顏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君欲安歸難乎。案隱難音乃、難、反、言欲歸於何人。



以書讓慶。

考證梁玉繩曰漢書詳載報丞相詔此摘錄數語且有異同

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

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

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

考證梁玉繩曰侯表及漢書恩澤百官二表石慶子德以太初三年嗣侯即為太常其坐法在天

漢元年史盡太初故表不書德為太常失侯事則此十三字乃後人增入者或曰為太常三字是史元文

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

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考證楓山三條本相下有時字益作蓋錢大昕曰褚先生敘田仁制舉三河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之其後三河太守皆下獄誅死

此在慶已沒之後

建陵侯衛綰者

正義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也

代大陵人也

索隱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二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考證梁玉繩曰大陵縣屬太原而云代大陵

者綰事文帝文帝初封于代高祖詔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故大陵隸代也正義不甚晰索隱直以大陵為代郡縣名不亦疏乎綰以戲車為郎

**集解**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響之類案隱按應劭云能左右超乘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櫟音歷謂超踰之也書音衛謂車軸頭也**考證** 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

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廟通典樂六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

賦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正義** 性醇謹無他伎能也**考證** 顏師古曰無他無他餘

志念也愚按顏說是下文云廉忠實無他腸凌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

而縮稱病不行**集解**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考證** 凌本飲作飯文帝且崩時屬孝景

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唯呵縮**案** 誰

**何**猶借訪也一作誰呵誰責讓也言不嗔責縮也**考證** 誰呵漢書作孰何王

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

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

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

**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易即質換矣。沈欽韓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愚按。施易一意。如說最穩。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

盛。未嘗服也。

**考證**中非積德曰。尚盛。謂不損壞也。周壽昌曰。十襲藏之以敬君賜。

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不與他將爭。

**正義**蒙謂覆蔽之。

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

腸。

**索隱**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考證**中非積德曰。無他腸。與上文無他同。謂專一忠實。無他志念也。

乃拜綰為河閒王

太傅。

**考證**河南王。景帝子德。

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功。

**考證**全祖望曰。擊趙也。河間。是趙之分國。時趙方同反。安得踰趙而東征。誤已。

拜為中尉。

**考證**王先謙曰。漢書公卿表。在孝景三年。

三

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

誅栗卿之屬。

**集解**蘇林曰。栗太子弟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栗姬之兄弟。蘇林云。栗太子之舅也。**正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考證王先謙曰按表縮以六年四月封距擊吳楚三歲而廢太子在四年則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上以爲縮長者

不忍。考證徐孚遠曰中尉法官當按獄縮長者不肯窮治故以屬郢都其後郢都卒殺臨江王。乃賜縮告歸而使郢都

治捕栗氏。考證郢都。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縮拜爲太

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正義故

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考證王先謙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縮爲御史大夫四年遷後三年下書縮爲丞相實四歲。朝奏事如職所

奏。案隨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

可言。考證楓山三條本官。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

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

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考證梁玉繩曰武

帝當作今上後人改之也。攷將相百官二表縮以建元元年免即在武帝立年則建元中四字是美文。中井積德曰景帝疾至君不任職舉天子譴責之語也。王先謙曰史駁文楊慎曰漢丞相衛綰奏

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說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于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其後

綰卒。考證王先謙曰據表推之卒在元光元年。子信代坐耐金失侯。考證元鼎五年塞侯

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隱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正義塞侯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

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

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案隱謂妄疑其盜取將也。考證楓山本妄作亡與漢書合可從案隱本各本皆作妄屬下讀疑誤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

慙以此稱為長者。考證長者二字一傳綱領。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集解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考證梁玉繩曰漢書無文帝稱舉四字是也攷百官表直不疑以孝景中五年為主爵都尉六年由中大

夫令更為衛尉後元年乃由衛尉遷御史大夫此脫不具且未嘗為太中大夫也漢傳言中大夫亦脫令字中大夫令即衛尉。朝廷見人或毀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案隱案小顏云盜謂私之。考證劉敞

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李筮曰見讀去聲見人謂顯著之人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考證楓山三條本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

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

考證楓山三條本功下有臣字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考證梁玉

元年中當作今上建元元年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考證方苞曰其

地雖異而接人處已皆如故也王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非有大利害不輕改變也愚按王說是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考證漢書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

金失侯索隱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考證元鼎五年索隱郎中令周文

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任城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

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

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

集解服虔曰：質重不泄。

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

案其解二各有理。服虔云：周仁性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又張晏云：陰重不泄，

陰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出入後宮也。仁有子孫者，先未得此疾病所生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也。

考論顏師古曰：爲小袴以藉其尿，愚按陰重不泄，言其爲人下文所謂終無所言，卽是常衣敝補衣溺袴，別是一事。溺字難解，非譌則衍。容服既醜，妃嬪不近，所以無嫌。期爲不潔清。

索隱謂心中常期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清清淨，期猶常也。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

考論言爲不潔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楓山

三條本入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

正義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

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

考論李光緒曰：終無所言，然亦無

所毀然常讓不敢受終無  
所受亦皆本陰重不泄來

武帝立。考梁玉繩曰當作今上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叔

者名歐。

集解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案隱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從高祖集解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

集解昭曰有刑

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家者循名以責實其  
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一也。正義刑

刑家也名名家也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考刑名即形名名實之義  
說詳申韓列傳漢稱法家曰刑名正義以刑名為二非是正義自序傳各本作自有傳今

從楓山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

考長者二字竹子沈家本曰漢表景帝前  
四年安丘侯張歐為奉常二年而蕭勝代之。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

詔拜歐為御史大夫。

考梁玉繩曰案將相及百官表韓以元光三年免張  
歐以元光四年拜此與漢傳同誤為元朔四年也武帝當

作今上愚按平津侯傳云元朔三年以弘為  
御史大夫據此則元朔四年歐已不在位矣。

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



誠長者處官。

考證查慎行曰：攷漢書鼂錯傳：六國反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大逆無道，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請論如法。注云：

歐即張歐也。錯之罪名，何至大逆無道，此議實為過當。然則鼂錯之死，禍發於爰盎而成於張歐，廷尉為天下平，顧當若是乎？似不得云為吏未嘗按人也。愚按：呂氏大事記通鑑問答，宛委餘篇，夙有此說，或云稱長者，史虛美之耳。何義門困學紀聞十一注云：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于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案劾，或譏其不能如釋之守法，則可耳。梁氏志疑以何說為是。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考證楓山三條本，無對

字與漢書合，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視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顏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俯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老病

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

子孫咸至大官矣。

考證楓山三條本，咸作皆。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解徐廣曰：訥字多作

誦音同耳，古字假借。考證論語里仁篇。

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

成不嚴而治。

考證孝經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塞侯微巧。

索隱功微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

帝封之功微也。正義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考證沈家本曰索隱本作功微故注語云然其文自當作微巧方與下文相應。

而周文處譙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

索隱周文處譙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人臥內也。

君子矣。  
正義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譙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

然斯可謂篤行

索隱述贊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結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考證** 史公自序云、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案，**隱**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按縣名也，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

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案，**隱**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樂姓，巨公名，**考證**巨公，漢書作鉅公，史樂毅傳

作巨公，當依此文以訂，莊子天下篇，說墨家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釋文，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呂氏春秋上德篇，孟勝為墨者鉅子，去私篇，腹諱為墨者鉅子，道家有巨公，猶墨家有巨子，正義以為名誤，李筌曰，訛錯傳，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倉公傳，不好為脈學，巨意所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所字，竝與此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考證**中非積德曰，諸公當時之賢豪，不必

以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案，**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考證**陳豨，當作韓信，史誤。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考證**高祖八年，趙王

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數十人，皆怒。**考證**中非積德曰，趙相下疑脫貫高二字，高紀張傳，皆言趙相貫高，而或併稱貫高趙午等，則是貫高趙午前後相也，下文突然出貫

高失次分明此脫交也

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

亂。

考證張王當作趙王

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

出。

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公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

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

考證楓山三條本。王下有素字。者下有義字。

卒私相與

謀弑上。會事發覺。

集解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

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

隨王者。辜三族。

考證楓山三條本。王上有趙字。

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

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

考證楓山三條本。貫高事明白作

貫高明事。白無反狀。

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

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

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考證何焯曰：欒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

也。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

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

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考證洪邁曰：孟舒，魏尚

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共只一事云。

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

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

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

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

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

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

哉。

考論徐孚遠曰此無與雲中守事稱之以明舒之爲人也。

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

新服北夷來爲邊害。

考論匈奴新取月氏。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

故驅戰之哉。

考論楓山三條本豈下有敢字。

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

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

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

考論顏師

古曰索其狀也

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

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

在陛下也。

考論楓山三條本曰上有叔字劉氏宋本無如其二字漢傳有。

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



**考證**王先謙曰、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案**搏音博、怒之曰、

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

償之、**正義**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

善也、相毋與償之、**考證**與預同、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魯共

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

堵堵、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案**暴坐、上音步下反、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

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

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考證**楓山、三條本、名下有遂不受百金五字、仁以壯健為衛

將軍舍人。集解張晏曰：衛青也。考證漢書健作勇。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考證楓山三條本石下有至字。漢書為作至。

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考證如淳曰：為刺史於三

河郡。沈欽韓曰：如說非也。三河，後屬司隸，是時未置司隸官。仍以丞相史刺舉。崔適曰：其後使刺舉三河以下後人竄入。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集解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正義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

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考證錢泰吉曰：正義與集解全同，疑有誤。正義謂戾太子。

時無左丞相言左尤誤。時左丞相自將兵。集解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

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

上變仁。仁族死。考證楓山三條本，陵下無令字。變下不重仁字。趙翼曰：既云丞

田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陘城今在中山國。

**集解**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今定州也。**考證**陳仁錫曰：陘城今

在中山國。此句不類太史語。此本訓註，而後人誤為本文也。愚按此傳首趙陘城人也。注文錯簡。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

**考證**論語學而篇引子禽稱孔子之言，故曰稱。沈家本

曰：按此謂田叔居趙而趙人舉之，得聞國政耳。下文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則指其居魯時。

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

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將車，猶御車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將車，步行推挽也。

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與御不同。

雷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

於武功。

**索隱**言下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考證**張照曰：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

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中井積德曰：占亦著也。二字一意，非卜占。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

劉道近山。

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也。略谷，開在雍州之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略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考證楓山三條本，谷作蜀，口下無蜀字。

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案隱易音以，政反，言邑小無

豪易得高名也。考證中井積德曰：高謂自高大爲之領袖。

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

集解郭璞曰：亭卒也。正義安畱

武功，替人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爲亭長。

正義百官表云：十里一

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

老小當壯劇易處。

考證史記師說引劉伯莊云：強壯者當難處，老小者當

當，丁也。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劇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劇

易，是古謂難易爲劇易也。劇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愚按有處字亦通。

衆人皆喜曰：無傷

也。

正義說文傷憂

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

正義少卿安字

明日復合會。

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

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

考證凌稚隆曰：衆人舉任安以爲親民之吏，愚按親民，蓋掌鄉邑事。  
出爲三百石長治民。正義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

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坐上行出游，共張不辦，斥免。考證共供同

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

考證楓山三條本，同心作心同。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

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

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

主。正義衛將軍，衛青也。考證楓山三條本，主下有字。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

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考證楓山三條本，藝文類聚列作裂。主家皆怪而惡

之，莫敢呵。考證類聚，呵作問，下有也字。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

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考證 史記孟嘗君傳。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荀子性惡篇。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考證 凌稚隆曰。而之。古字通用。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

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集解**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

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

**考證**互相推讓也。史記師說。引陸氏云。才能智略。相推為次第。疑

非陸氏蓋陸蒙日本見在書目有史記新論

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

戰鬪。仁不及任安。

**考證**楓山三條本。門下有外字。死下有安字。

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

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

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

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

**正義**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

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

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

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考諡楓山。三條本警作警動。

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集解杜。杜周也。考諡酷吏傳

河爲守。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謂石慶。考諡萬石君傳云。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

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

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考諡楓山。三條本。刺下有舉字。

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疆禦。拜

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考諡楓山。三條本。帝下有意字。詩大雅丞民篇。不侮矜寡。不畏疆禦。

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

考證太子、戾太子、丞相劉卬、

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

過。

正義過，音光臥反，上云仁發兵長陵是也。考證張文虎曰：不甚欲近，疑當作不欲甚迫。岡白駒曰：雖以上命閉城門，不欲甚迫。

是時武

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

集解徐廣曰

暴勝之爲御史大夫

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

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

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詳邪。

集解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詳，音羊，謂詐受

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

不傳事，何也。

索隱博音附，謂不附會也。考證中井積德曰：不傳，不攻太子。索隱本，何作可。

任

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

幸與我其鮮好者。

索隱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考證中非積德曰鮮好者，謂節也，稱任安之言也，非太子之語。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

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

考證楓山三條本。

安上有任字，衆作重。今懷詐，有不忠之心。

考證楓山三條本，今下有乃字。

下安吏，誅死。

考證洪邁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楮先生所書不同。梁玉繩曰：楮生所續之傳，多不足據，如御史大夫暴勝之，與田仁同坐太子事誅，而云帝在甘泉宮使暴君下責丞相，何邪？又杜周兩子夾河爲守，而云河南河內太守皆周父兄弟，亦非。

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

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索隱述贊：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

見廢，抗說相明，按梁以禮相魯，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王劭云此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也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

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考證史公自序云扁鵲言醫為方家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會國藩曰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之非有義也周官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之屬隸於冢宰與陽伏陰節宜補救亦宰世者之所有事為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廢與日者龜策諸傳相附撫一二事以為類足矣繁稱奚為者愚按此傳以倉公為主其序扁鵲示其方之所由也故次第在田叔之後吳濞之前猶刺客傳以荆軻為主也

### 扁鵲者

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考證多紀元簡曰陸氏周禮釋文扁本亦作

鵬蒲典反徐扶忍反集韻云扁婢典反姓也古有扁鵲或作鵬案扁鵲係時人所稱以扁為姓恐謬下文云姓秦氏又云在趙者名扁鵲可證也梁玉繩曰扁鵲取鵲飛鵬鸞之義中井積德曰正義一條當削

### 勃海郡鄭人也

集解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案勃海無鄭縣當作鄭縣音莫今屬

河間考證多紀元簡曰太平御覽醫說并引無郡字梁玉繩曰徐謂鄭當作鄭是下文家于鄭同譌文選七發呂尙注以為鄭人李善注引史作鄭人舊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三年年以鄭類鄭字改為莫也張文虎曰扁鵲時未置勃海郡史亦無此書法當是後人竄改又曰據下文乃齊人而家於鄭鄭字非誤李笠曰案韓詩外傳十說苑辨物竝云鄭醫秦越人勃海郡三字蓋後人因下文臣勃海秦越人也誤補張說是也汲古本胡刻本文選七發李注亦作鄭人梁氏誤據俗本耳唐人以鄭類鄭字改為莫蓋亦影響於徐廣司馬

真之說耳。姓秦氏。名越人。考陳仁錫曰：周禮釋文引史記扁鵲，今本無少齊二字。少時爲人

舍長。索隱爲舍長，劉氏云：守客館之帥。考索隱本無人字。舍客長桑君過。索隱隱

正義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正義我有禁方，年

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

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

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正義謂以器物高承天露之水飲藥也。考史記師說

引劉伯莊曰：蓋謂雨水和藥，多紀元簡曰：上池水，未詳何水。知物，對視見垣一方人而言。此十四字，蓋是長桑君語飲是上，當補曰字，愚按：知物，猶言見物象也。乃悉取其

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

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

**正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

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考證**崔適曰：五藏下本有六府二字，故正義兼釋六府。愚接正義連及耳。特

以診脈為名耳。

**案**隱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

為醫或在齊。

**正義**號盧醫今濟

州盧縣。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

**案**隱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

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考證**海保元備曰：諸大夫彊而公族者，有所指之辭，或指其時在趙者，謂在趙之時也。名者號也。

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案**隱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

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

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考證**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五日不知人，疑其必死。故扁鵲以為血脈治而不死也。愚按：御覽引治作

滯，非是。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案**隱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考證**公孫支，倍九年左傳作公孫枝。張文虎曰：子輿，即子車。見秦本紀。曰：我之帝所甚

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

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

國男女無別。考證言霸者之子將代父令于諸侯而汝也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

出。考證多紀元簡曰策史策也言秦策之所記穆公之夢驗於今日下文獻公之亂至歸縱淫是也趙世家策作讖說文讖驗也徐諧云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

讖織也其義纖微也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

淫。考證趙世家天作矣連上讀為長 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

日必閒。閒必有言也。考證問愈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

之樂。其聲動心。考證多紀元簡曰列子周穆王篇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淮南子天文訓中央曰鈞天廣樂廣陳鐘鼓之屬而為樂也戰

國中山策廣樂充堂是也周禮春官九奏乃終謂之九成鄭注云樂一更端曰奏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以干羽為萬舞鄭箋萬舞干舞也公羊傳云萬者何也干舞也夏小正傳



云萬也者干戚舞也俱以萬為武舞矣周禮大司樂禹曰大夏湯曰大濩  
武王曰大武愚按九奏既以數言則萬舞亦當以數言與詩萬舞義異 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考證 援引也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熊。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考證 風俗通而作汝帝告我晉國且世衰

七世而亡。正義 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 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 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人之後趙

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考證 梁玉繩曰趙簡秦穆之夢最誕史公既載

當作三世晉襄公無縱滯事范其後扁鵲過虢。正義 陝州城古虢國又陝

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虢太子死。集解 傅玄曰虢是晉獻公

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

時焉得有號隱案傳玄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則此云  
魏太子非也然案魏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正義下云色廢脈亂故形  
靜如死狀也考證梁玉繩曰號滅已久此時焉得有號索隱正義竝糾其非古史謂薛  
久亡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號蘇氏臆度之詞不足證也韓子喻老篇言扁鵲見  
蔡桓侯國策扁鵲見秦武王漢書高紀十二年注韋昭曰越人魏桓侯時醫臣瓚曰魏無  
桓侯余攷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而蔡桓侯在春秋初魯隱桓之世秦武王立于周赧王五  
年前後相去各約二百年何能親接蓋說苑辨物號作趙甚是趙簡子之子為桓子韓非  
所謂桓侯者魏蔡秦武皆謬鵲冠子世賢篇言魏文侯問扁鵲魏文與趙桓竝世可以為  
驗或曰晉孝公紀年作桓公與魏文侯同時當是扁鵲所見者亦通李筌曰梁氏所證係  
偶合非塙論也上文扁鵲方視簡子疾如其後復過趙而救其子不應至宮門下國中若  
無識者韓子外傳亦作號蘇氏之說為足據也愚按扁鵲古良醫名後世遂稱良醫曰扁  
鵲猶稱相馬者曰伯樂也其人既非一時代亦異史公誤采古書所記扁鵲事蹟湊合作  
此傳宜矣其多乖錯

### 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索隱喜音許既反

喜好也愛也方方技之人也正義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考證商君傳公叔座臣有中庶子蓋在左右執事者後世以為官號

曰太子

###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考證梁玉繩曰御覽七百二十八元龜八百五十八引竝穰作穰韓詩外傳說苑竝作壤土事則

是治塋墓非祈禳也愚按穰讀為穰外問未知太子死也太子死未半日何遽治塋域外傳說苑誤讀穰字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

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斃而死。索隱

厥，正義釋名云：「斃氣從下，斃起上行，外及心脅也。」考證海保元備曰：「而不得泄四字，疑因下文邪氣畜積而不得泄而衍。」多紀元堅曰：「按血氣錯亂，遂致壅鬱，不得宜泄，鬱極而暴發于外，使中藏被其害，精氣不能止邪氣，即經所謂精氣奪則虛也。邪氣畜積而不得泄，即所謂邪氣盛則實也。精虛故陽緩，邪實故陰急，緩急蓋亦虛實之謂。」又曰：「素大奇論有暴斃、斃字，醫經皆作厥。」說文作癡，今本釋名亦作厥。

乎。集解收。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正義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音與附。下又音跗。正義與誕，欺也。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考證與

多紀元簡曰：「御覽作俞附。」漢書藝文志：「方技者，皆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鵠、冠子、龐煖。」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韓詩外傳作踰跗，說

苑作俞柑揚雄解嘲作  
史跗周禮鄭注作榆柑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

**正義**上音禮下由解反  
**考證**多紀元簡曰陸佃鵝

冠子注醴灑作醴酒醴酒疑醴酒  
按灑當作酒後人譌作酒又譌作灑

鑿石橋引案抗毒熨

**索隱**鑿音士咸反謂石

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  
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考證**張文虎曰宋本中統游毛橋作橋下

橋然同案隱宋本中統游凌下抗作抗王柯譌抗引一本作元錢氏攷異云  
玩當作抗从手从元多紀元胤曰素湯液醴論曰鑿石針艾攻其外也多紀元簡曰橋

醫說作橋按集韻天橋頻伸貌爾雅釋獸人曰橋注伸引手足漢書諸侯王表可謂橋枉  
過其正矣師古曰橋與矯同正曲曰橋由此攷之从手為是說苑子越扶形子游靡乃素

問按躡靈樞喬摩竝同義又曰抗抗同詩小雅天之抗我傳抗動也馬融長笛賦動抗其  
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李善注曰張揖注上林賦曰抗搖也案抗謂案其身而動搖也其作

抗或作抗竝非也沈家本曰抗當作抗從氣從手或省作抗文選吳都賦注引廣雅抗摩  
也漢書禮樂注引孟康曰抗摩也玉篇手部抗柯礙何代二切然則抗猶按摩也多紀元

胤曰按毒即毒藥之義中井積德曰以藥物熨帖故曰毒熨膝  
維寅曰下所謂五分熨之類以藥熱熨病所也靈樞有藥熨法 一撥見病之應

**考證**多紀元簡曰曲禮衣毋撥注撥發揚韻海保元備曰一撥謂一撥開衣衾  
之際切脈察形等事包在其中病之應與下文病應同謂病候之發見於外者也 因五

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索隱音東注反**正義**八十一難云肺  
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

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  
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  
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考證多紀元簡曰五藏之輸  
謂諸穴俞多紀元堅曰乃猶然後也言視五藏輸穴之所在然後施割皮解肌等術膝惟  
寅曰割割牲之割解解牛之解訣決通  
用決通經絡之壅塞結紐經筋之斷絕

### 搦髓腦揲荒

集解徐廣曰揲音舌  
索隱搦音女角反揲音

否荒音

### 爪幕

索隱幕音漠漠病也謂以爪決之正義以爪決其闌幕也  
考證慶長本標記云正義荒作盲御覽七百二十一作搦髓折盲

爪膜說苑辨物作東盲莫多紀元簡曰盲膜見素問痺論田子通云爪字衍即因荒下凡  
而錯出耳三字句與搦髓腦對句法為齊整孫詒讓曰盲荒古字通用莫幕亦膜之借字  
素問痺論篇熏於盲膜散於胸腹王冰注云盲膜謂五  
藏之間高中膜也多紀元胤曰說文搦按也揲閱持也

### 湔浣腸胃

正義湔浣  
上子錢反下

胡管

###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考證多紀元簡曰醫說  
此下有以去百病為六字

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

考證多紀元簡曰此一句中庶子調笑之辭言扁鵲之術無俞跗之妙  
而欲生太子者雖咳嬰之兒猶知其不能說文咳小兒笑也御覽作孩

終日

考證御覽無此二字多紀元  
堅曰言應接談論徒終其日

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郅視文。

言不能見全文也。

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

正義黃帝

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

望色

正義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

短，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

聽聲

正義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寫形

正義素問云：欲得

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言病之所在

正義素問云：欲得

能言病之所在，聞陽得陰，聞陰得陽也。愚按中井氏雕題以不待切脈爲句，望色聽聲寫形六字屬下讀，恐非。

言病之所在

正義素問云：欲得

謂指病在子何藏何府也。

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正義素問云：十一難云

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幕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腹爲陰，五藏幕皆在腹，故云幕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幕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以表知裏，陰陽別論曰：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中井積德曰：陰陽猶表裏也，言聞表裏而知裏聞裏而知表。

病應見於大表

正義素問云：欲得

至於陰，當尙溫，此即大表之一候也。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

正義素問云：欲得

**正義**言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考證多紀元胤曰此言身不出千里之外唯聞其忠狀而決斷其證之如何也中井積德曰曲止猶掩遮也子以

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尙溫也。**正義**張音漲考證說苑云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

陰股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撻然而不下音縣曠音

舜橋音紀兆反橋舉也考證曠又作瞬說文曠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

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考證**汪中曰天子諸侯宮城皆四

之闕春秋僖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大戴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又謂之闕

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

中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煬公

築茅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巍闕莊子天下篇心居巍闕之

**索隱**寡臣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正義**幸而舉之謂活太

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下是也。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

子也。**考證**岡白駒曰舉之言舉太子病事也。董份曰寡臣謂太子也。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弃捐填溝。

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索隱**上音皮力反，下音臆。**考證**多紀元簡曰服與幅

幅通，方言臆滿也。注幅臆氣滿也。

童精泄橫，流涕長潛。

**集解**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潛音

山，長潛謂長垂淚也。

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

**索隱**映音接，映即睫也。承映言淚恆垂以承於睫

也。**考證**說文映日翳毛也。

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

**考證**中井積德曰此謂陰陽之氣交錯，非脈之謂。纏緣亦以氣言。多紀元堅曰此一句即尸蹙之所由。言陽氣暴發，進入陰分。

動胃。**正義**八十一難云脈居

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沈澇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纏緣中經維絡。

**集解**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纏緣音直延反。**正義**纏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八十一

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考證**多紀元簡曰按中經泛言經脈維絡，即絡也。素問骨空論治少陽之維張介賓注曰維絡也。又陰陽類論三陽為經，二陽為

維。張曰維維絡也。陽明經上布面，下循胃腹，獨居三陰之中。維絡於前，故曰維。多紀元堅曰集韻纏或作纏。荀子議兵緣之以方城。注緣繞也。

別下於三



焦勝胱。

**正義**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

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

九合也言經維絡不干三焦及膀胱也**考證**多紀元簡曰靈樞中多連言三焦膀胱皆指下焦此亦然多紀元堅曰按動胃至此覆說陽入陰中之狀 **是以陽**

脈下遂陰脈上爭

**集解**徐廣曰遂一作隊**正義**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考證**多紀元簡曰御覽注遂

音隊竝與遂通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海保元備曰遂如字亦通廣雅釋詁遂行也易大壯不能遂虞翻云遂進也卽下文陽內行之義 **會氣閉而不**

通

**正義**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

行

**考證**多紀元堅曰言陰脈既上爭而陽脈獨內行 **下內鼓而不起****考證**多紀元堅曰言陽氣徒鼓動于下內而不能起發

上外絕而不爲使

**考證**多紀元堅曰絕字與下文絕陽之絕俱當爲阻絕之絕看言陽氣下鬱與上外隔絕不爲陰使 **上有**

絕陽之絡

**考證**多紀元堅曰言上有與陽相隔絕之絡脈 **下有破陰之紐****正義**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考證**

多紀元堅曰言下有陰氣破而不行之筋紐破言陰氣爲陽所迫不能統攝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

靜如死狀。

**集解**

徐廣曰廢一作發。考證王念孫曰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

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共證也。御覽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

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

**正義**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考證多紀元

摩曰支蘭藏膝氏割解有說俱屬臆測要之此二句不過言以陽入陰者生以陰入陽者死不必深講而義自明。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

凡此數事皆

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

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考證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索隱**陽扁鵲之弟子也。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臑會也。考證多紀元簡曰甲乙經曰百會一穴一

名三陽五會孫詒讓曰三陽五會韓詩外傳卷十說苑辨物篇竝作三陽五輪五輪者當五俞之借字素問痺論篇云五藏有俞注云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

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脈之所注也與史記五會文異而義兩通。

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

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

索隱五分之熨，八減之齊，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

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正義更格彭反，考證中非積德曰五分，恐當時別有所指，亦猶八減也。李筌曰：齊同

劑，膝惟寅曰：更，更互之更，左右更互也。張文虎曰：王柯，脇誤臍，多紀元簡曰：時後方云熨其兩脇，下千金方云灸熨斗熨兩脅下，蓋此法所以宜通鬱陽。太子起

坐，更適陰陽。

考證多紀元簡曰：適，調適也。謂使陰陽乖錯者，更為調適也。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考證岡白駒曰：湯，即八減之齊是已。

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

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

桓侯客之。

集解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馴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索隱案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駘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

簡子頗亦相當。考證梁玉繩曰：趙簡子卒時至齊，桓公午立，凡九十三年，何謂之壽耶。文選養生論李善注：言史記自為舛錯，新序二，仍史韓子喻老，譌作蔡。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正義腠理，上音湊，謂皮膚。考證廖文英曰：腠，肉理分際也。儀禮鄭注：腠，謂皮肉

之理也。又方書：皮膚之孔，泄氣腋之竅也。一名氣門。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

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脈，不治恐深。

考證 韓子新序血脈作肌膚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

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

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

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考證 韓子新序酒醪作

火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考證**

史天官書文呂六星四曰司命。莊子至樂篇善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周里知識。張衡思玄賦。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注引春秋佐助。

期云。司命神名爲滅。黨通於命運期度。

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

考證 王念孫曰。體病當爲體痛。字

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文選注引此作體痛。韓子新序亦作體痛。愚按病亦痛也，不必改字。

扁鵲已逃。

去。桓侯遂死。

考證扁鵲過齊以下，見韓非子喻老篇，又見新序雜事篇。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

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病厭患多也。

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考證所病之病，猶患也。言人患多疾病，醫患治療

之道少，舊解失之。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

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

也。

考證滕惟寅曰：素問云：血氣未并，五臟安定。又云：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

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考證重，猶甚也。徐孚遠曰：敘事後

為斷語，此似諸子之舊文。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

考證多紀元胤曰：婦人腰帶以下經血之疾，與男子不同，故謂之帶下病。

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

目痺醫。

索隱痺，音必。二反。考證幻雲抄引劉伯莊曰：老人所患冷痺及耳眼也。

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

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考證多紀元簡曰：御覽無來字，按邯鄲及雒陽，竝言過，而此特言來入咸陽，蓋此秦人所記。太史

公直探而爲傳耳。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考證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屬官有太醫令丞。又少府、秦官，屬官有太醫令丞。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考證多紀元簡曰：二句應起首，特以診脈爲名耳。一句乃知脈字，一傳關鍵，後世以難經爲扁鵲作，蓋原於斯焉。太倉公者，齊太倉長，

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

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考證錢大昕曰：孝文紀作太倉令，意之名无所避，而文紀稱淳于公，又稱太倉公，目錄

亦稱倉公而不名，蓋當時有此稱。史公因而書之。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

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考證張照曰：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

爲陽慶之氏，非爵也。慶年七十餘，無子。考證梁玉繩曰：王孝廉云：後文云：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又云：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則慶

非無子者，無子二字疑衍，或是下文有五女句上脫文。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考證**扁鵲傳云、悉取其禁方、盡與扁鵲。傳黃帝扁鵲之脈書。**考證**多紀元簡曰、素問顧從德序云、今世所傳內經、素問即黃帝之脈

書、實行于秦、越人陽慶淳于意、諸長老、五色診病。**正義**八十一難云、五臟有色、皆按漢志、有扁鵲內外經、目豈其脈書耶、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

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考證**岡白駒曰、觀其色以診、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

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考證**岡白駒曰、左右言不一所也、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

四年中、**考證**史孝文紀、漢書刑法志、以釋倉公除肉刑、為文帝十三年事、與此不合、據下文、文帝四年、即倉公治病有驗之年、史公誤以彼混此也、四年中、疑

當作十三年。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案**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

意有五女。**考證**文紀漢志、有上有無男二字、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

無可使者。**考證**紀志、無可使者、作非有益也、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案**縈緹音啼、縈音紆、營反、

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集解徐廣曰、一作贖、考證紀志續作屬、李笠

曰、切疑當作竊、

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

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

集解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左右跗、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

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斃、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

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考證又見史文紀漢書刑法志、愚按、倉公本傳、正亦除肉刑法、意家居以下、倉公手記、而未經史公刊正者、後人併錄、

意家居。

考證陳子龍曰、意既至長安、事釋即家居之故、詔書就問也、

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

考證主名為誰以上、先提其綱、詔問故太倉長以下、是意之對言、首稱詔問之委曲、

詔問故太倉長臣

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集解徐廣曰、治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

考證岡白駒曰、或有書、或無書、皆何處受學乎、愚按、皆字疑涉下文而行、

嘗有所驗、何



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

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

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

集解徐廣曰：意年三十六。考證張文虎曰：集解三十六從舊刻本，各本三譌二案。高后八年，年

三十六加文帝三年，適三十九與史合。

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

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

考音闕。闕曰我家固

富足，不用醫術。

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

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

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

集解音該。正義。八十

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脈當突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

胠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胠軍中約也考證下文成開方案引奇咳言張文虎曰說文奇倭非常也段氏注云漢志五行奇胠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胠刑德二十一卷據張守

節正義則史記本亦作奇胠肉部訓胠爲足指皮毛則倭正字胠其借耳淮南兵略訓刑德奇資又作資亦假借案奇咳及下揆度今竝見素問正義胠柯凌作咳寔柯凌作寔寔

俗肉字其義不可解膝惟寅曰內經但有奇恒而無奇咳多紀元堅曰揆度出素問玉版論要篇病能論疏五過論陰陽外變醫和所謂陰陽風雨晦明之謂石神蓋謂砭石之神

法接陰陽禁書僧焦雨史記抄膝考證氏介公傳割解竝以爲房中術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考證王念孫曰

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古云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云所

是不定之辭義竝同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考證海保

元備曰呂氏春秋察賢篇要在得賢注云要約也要事之者約舉前後師事之年數蓋併前可一年所及其明歲亦在其中而後事之又一年所故大約乃爲三年所也卽

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考證同嘗以速言與莊子人閒世篇嘗

以語我來同嘗已爲人治者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

十九歲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盡三年承上文三年所蔣西谷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尙未精要事之三年此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歲出治病卽

有驗如下文所云也。梁玉繩曰：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菑川王膠、西王濟、南王故、陽虛侯、齊王濟、文王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齊侍

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考證以下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

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集解疽七如反，考證說文，疽久癒也。

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上於恭反，下之勇反，考證多紀元胤曰：素問腹中論作癰腫甲

乙經作癰腫，辨癰古通。後八日，嘔膿死。正義膿，女東反，考證候源論云：內瘡若吐膿血者不可治也。成之

病得之飲酒且內。考證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崔適曰：內即齊侯

好內之內，謂御女也。下文怒而接內，得之酒且內，病得之內皆同。成即如期死。考證史記論文云：上所以

知成之病者。考證凌稚隆曰：倉公醫案每段用所以知臣意切其脈，得

肝氣，肝氣濁而靜。集解徐廣曰：濁一作眼，靜一作清，考證多紀元胤曰：濁

故此文不可解者甚多，今依膝惟寅割解此內關之病也。正義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呂

多紀元簡父子彙考參以王張諸家說。

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考證王念孫曰內關之病死不治故齊侍御史成齊北  
王女子豎齊丞相舍人奴三人皆如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  
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多紀元  
堅曰內關之病與內經內關其脈候不同而其爲陰陽否絕之證則一耳 脈法曰脈

###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

正義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  
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曰病在心愈在夏甚於

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  
甚於秋也考證多紀元簡曰脈經云春肝木王其脈弦細而長名曰平脈也今非春時

而得此脈則知其病主在於肝也代乃謂四時相代之脈也 其病主在於肝和  
與下文代絕之代自別正義引素問節藏氣法時論之文

### 即經主病也

正義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  
和也考證海保元備曰言其脈和者仍爲經脈主病也正義引素

### 問今無 代則絡脈有過

正義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  
主病代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

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際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  
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  
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  
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  
分此不及考證海保元備曰上云和即經主病也此云代則絡脈有過即則互用嗟惟  
寅曰素問云其脈代而鈎者病在絡脈靈樞云代則取血絡按代代絕之代過字素問中

問有之。王冰注脈要精微論有過之脈云。過謂異於常候也。此過字蓋同義。多紀元堅曰。以上脈法之語。又曰。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

經主病和者

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

考證多紀元堅曰

素問陰陽類論云。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次注。代絕者。動而中止也。海保元備曰。其代絕而脈賁者。一句。應代則絡脈有過。曹山跗案云。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脈賁。蓋此樣。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癢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

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

考證海保元備曰。經病

至人則去九字。疑有衍訛。不可強解。代者絡脈主病。則上文代則絡脈有過也。愚按少陽經脈之名。

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

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

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癢腫。盡泄而死。

集解徐廣曰。界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自高骨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考證海保

元備曰：關即內關之關，關一分，謂少陽初位，為關格一分所也，及五分上畧關字，至少陽之界，界蓋謂未界對上文少陽初而言，上二分，謂關及二分以上也，多紀元胤曰：此證之

也。發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

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考證周官天官疾醫注，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正義

陽明二處，在大拇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間，多紀元胤曰：熱上以下四句，謂病之終始，故以下謂所以頭痛爛解，蓋糜爛離解之謂，氣熱氣已與以同成始，告以頭痛，故以此為

結。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

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音疑乙反

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考證張文虎曰：少疑心字之誤，下文診其脈心氣也，又云：疾主在心，又云：重陽邊心主，又云：此悲心所生病得之憂也，是其證，多紀元簡曰：集韻：忤，魚

乙切，心不欲也，史記數忤飲食，案蓋謂強食飲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

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

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集解徐廣曰：濁一作暈，又作猛，考證氣下也，字疑衍，多紀元胤曰：而當作在多紀元簡曰：醫說

絡陽作陽絡。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考證

張文蓋指心包絡。虎曰。疾字從舊刻。毛本考證據宋本竝同。它本誤作病。案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十字作一句讀。謂來疾去遲而至數又不調也。滕惟寅曰。素問云。夏脈者心也。其氣來盛去衰。

故曰鈎。按來數疾者。盛之狀。去難者。衰之意。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索隱上。重陽者。湯

心主。集解徐廣曰。湯。音唐。湯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湯。依字讀。八十一難云。手心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

帶。為中焦也。考證海保元備曰。據徐廣注。徐所見本。蓋無主字。蕩心。見左傳。顧炎武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宋書。顏師伯單騎出盪孔頸。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徐以盪心

為刺心。其義蓋與此同。多紀元堅曰。脈經云。心病煩悶。少氣大熱。熱上盪心。嘔吐咳逆。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

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考證多紀元堅曰。則絡脈有過。至血上出者死。十八字。與前後文不齊。郎中

令循病。袞醫皆以為蹙入中。而刺之。考證凌本。毛本。入。譌人。王念孫曰。蹙亦作厥。釋名云。厥。逆氣從下

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臣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厥入中。下文云。風入中。

多紀元簡曰此乃骨空論所謂衝疝後世或呼為奔豚疝氣

令人不得前後洩

索隱洩音所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

正義飲於禁反多紀元簡曰

齊和煮湯也韓非喻老篇病在腸胃火劑之所及也漢書藝文志云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下文云液湯火齊又云火齊米汁又云陰陽水火之劑又曰火齊粥皆其證也愚按

張氏札記疑火字為大字之譌李氏訂補辨其非

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

考證王念

孫曰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洩始通再飲則大洩也大洩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洩下文齊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

一飲即前後洩事與此相類也張文虎曰宋本毛本吳校元本疾作病愚按劉百納宋本亦作病

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

切其脈時右口氣急

集解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考證多紀元堅曰氣字猶玉機真藏論其

氣來之氣愚按周官疾醫注陽明寸口正義寸口者大指指本高後一寸是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

正義右口謂右手寸口也考證滕惟寅曰或云右當作左

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

無五藏應故曰湧疝

考證多紀元胤曰脈無五藏應者謂若歷入中則當見藏真之脈今無其應故為湧疝也

中熱



故溺赤也。正義溺，徒弔反。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

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

已則熱。考證當嘗通。信曰：唯然。正義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

縣陽周水。正義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

正義擊，音牽。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

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闕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

考證海保元備曰：見，猶言遇也。下文病見寒氣，則遺溺病得之數飲酒見大風氣，見字與此同。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遂

熱。考證多紀元堅曰：漢書郊祀志，順風作液湯，如淳云：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考證陽歸陰，專在裏，謂之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

**考證** 膝惟寅曰：素問云：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王冰曰：交謂交合，陰陽之氣不分別也。

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考證** 王念孫曰：清讀為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云：一作

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就與靜同。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集解** 徐廣

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

時，即轉為寒熱。**考證** 張文虎曰：中統游，王本失譌，未多紀元簡曰：素問脈要精

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諸言寒熱者皆指虛勞寒熱，此所言亦然。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

客脬。**索隱** 痺，病也。音賈，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 痺音單旱反，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考證** 多紀元胤曰：漢書嚴助傳：南方暑溼，近隻痺

熱脈要精微論曰：痺成爲消中，次註痺謂熱也。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

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漘。**索隱** 劉氏音巡，**考證** 張文虎曰：漘

宋本中統游，王柯作漘，凌作漘，索隱舊刻毛本，作漘，案集韻十八諄，漘流貌，史記作汗出漘漘，與劉音合，是古本相承作漘，王引之曰：漘當作漘，王風中谷有漘，篇曠共脩矣，毛傳

云脩且乾也。流汗出滯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滯者去衣而汗晞也。滯者，去衣說文玉篇廣韻無滯字，集韻誤沿劉氏之音，又以滯滯連讀，其失甚矣。

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

口，溼然風氣也。考證太陰經脈之名，張文虎曰：溼疑誤，李笠曰：溼然溼字當不誤。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緊音吉，忍

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考證岡白駒曰：沈之重按之也，浮之輕按之也。膝惟寅曰：素問云：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沈之大堅，是按之益堅也。浮之大緊，是如引葛

也。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考證海保元備曰：上也

字，與論語夫子至於是邦也，字同，起下文之辭，言病之主在腎者，若切其脈而與常度相反也，則其脈必大而躁也。大者，膀胱氣也。躁

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案隱跗，方符反。臣意診其

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考證多紀元胤曰：素問氣厥論云：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不治。又云：心移熱於肺，傳

為消，消虛邪氣藏府病形。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治。

案隱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考論董份曰適其供養言當適病者之意供養以俟其死此不當復醫也

膝惟寅曰舊本以治字屬下文非

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

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集解徐廣曰一作散正義王叔和脈

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而滑名平脈也 考證膝惟寅曰不鼓言

脈代也多紀元堅曰秦鼓必有節今脈動不定故云不鼓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

考證海保元備曰王冰

注素問至要大論云心肺為近肝腎為遠姑且依此解之蓋高謂肺也遠謂肝也上文云肺消瘵也肺氣熱也下文云是壞肝剛絕深之猶與也經者歷也言五藏自高以及遠數

數以權病也數云者以見其所由來有漸也

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考證多紀元簡曰正義引素問今無所致但其說大是張介賓類經代脈之解全本于此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

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

考證膝惟寅曰素問云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

此兩絡脈

絕。故死不治。

考證 肝肺兩絡脈絕。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

考證 多紀元簡曰：形肉脫而如尸，故曰尸奪。通雅為尸厥，非也。

尸奪者形斃。形斃者不當關灸鏡石

及飲毒藥也。

考證 多紀元堅曰：關字疑譌。

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

病，灸其足少陽脈口。

考證 膝惟寅曰：凡脈氣所發皆謂之脈口，不必寸口。愚按少陽經脈之名。

而飲之半

夏丸。

考證 多紀元堅曰：蓋瀉下劑也。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肝剛絕深。

考證 膝惟寅曰：肝者將軍之官，故曰肝剛。多紀元簡曰：經脈篇筋為剛，愚按少陰經脈之名。

如是重損病者

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

下陽明。

正義 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考證 多紀元簡曰：絕字可疑，或是紐字，正義蓋節錄素問平人氣象論。

故絡絕，開陽

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考證 膝惟寅曰：素問陽明脈解篇云：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

後五日死

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考證 張文虎曰：吳校本元板無盡字。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少音武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痛瘦少腹痛也。考證張文虎曰：宋本中統毛少作小。愚

按劉百納宋本亦作小。作小為是。**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案劉氏音加雅反。舊音

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考證多紀元際曰：瘕字見醫經中者，如大奇論瘕平

人氣象論玉機真藏論痲瘕論虛癢骨空論二十九難女子瘕聚水脹篇石瘕五十

七難大瘕泄陽明篇固瘕及本傳蠅瘕等皆言腹內本無其物，依病為形者。**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

**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考證內房慾也。後二十餘

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

深小弱，其卒然合。集解徐廣曰：一云來然合。考證劉氏百納宋本毛本集

解來然合作來然合然合錢泰吉曰：正義云：卒一作來，是惟

卒字有異文爾。**合也，是脾氣也。**正義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

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考證滕惟寅曰：深沈

也，多紀元簡曰：其卒然合也句疑有誤脫。海保元備曰：廣雅釋詁：合也。文選：羽獵賦

天與地沓，注：應劭曰：沓，合也。據此合沓同義。漢書禮樂志：騎沓沓，注：沓

沓疾行也。合疑即沓。蓋一搏一代之狀。正義引素問今無所致。右脈口氣

至緊小見瘕氣也。正義緊小上結忍反。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

搏者如法。正義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

搏二十日夜半死次注脾肺成數之餘也搏謂伏鼓異於常候也蓋本傳之與內經問有難湊合者況如日期義不易了姑闕疑可也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岡白駒曰如法三十

日死也。不俱搏者決在急期。考證膝惟寅曰不俱搏者謂脈更代絕也脾肺脈絕也。一搏一代者

近也。考證膝惟寅曰醫說近作逆此解上之不俱搏義。故其三陰搏澀血如前止。集解徐廣

也考證岡白駒曰如前即二十餘日澀血死是也多紀元堅曰正疑死譌。陽虛侯相趙章病。考證漢書齊悼惠王傳陽虛作楊

虛。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迴音洞言洞徹入

四支。索隱下云飲食下噓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臟故曰迴風。考證多紀元簡曰邪風藏府病形篇云洞者食不化下噓還出甲乙經引作洞泄王肯堂證治準繩云餐泄水

穀不化而完出史記。迴風者飲食下噓而輒出不留。集解噓音益謂喉下也。法

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

考證多紀元堅曰：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滑曰病風。脈要精微論云：久風為殞泄。

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分扶問反。

考證滕正路曰：凡每一部五分，以是知死期，謂之前分界法。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

期。

考證師陽慶、海保元備曰：安，安頓之義。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

考證多紀元胤曰：素問評熱病論云：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靈樞五變篇曰：黃帝

曰：人之善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按以上二篇文，與此段風蹶相類，而陰陽別論所說自異。

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

考證毛本，石作日。

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

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

集解徐廣曰：一作暈。

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



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澠水也。案隱澠音士咸反。正義顧野王云、手

足液身體、均音常灼反。考澠多紀元胤曰澠水未詳。張文虎曰、正義有脫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集解徐廣

曰、婦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出於、命婦名也。考澠多紀元簡曰、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世婦與大夫妻相敵、又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為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

蓋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也。崔適曰、出於病、當作病於出、下文同。說文、挺、女出病也。醫書謂之陰挺、故此傳下文云、疝氣之客於膀胱也。愚按、崔說非也。初曰某病、後曰某病、得之

某事、所以知某病者、上下文例皆然。正義為是。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

陽脈。集解徐廣曰、肺一作肝。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

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

陰之動也。正義鄒厥陰之脈也。考澠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

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

動。動則腹腫。考證多紀元胤曰脈結動者謂脈結於小腹且爲之動作也多紀元堅曰齊御史成案曰脈結發語意相近臣意即

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

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故濟北王阿母

集解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案是王之嫡母也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考證張文虎曰正義蓋引喪服傳注鄭下疑脫云字自言足熱

而蹶。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索隱言尋則已止也正義謂旋轉之閒病則已止也考證膝惟寅曰案以指按針孔也素問云刺少陰出氣惡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病得

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考證張文虎曰中統本吳校元板棟志引宋本並有臣字它木脫愚按

百納宋本亦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

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

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集解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謂於舊方技能生新

意也。考證多紀元簡曰方蓋謂小方封禪書上使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愚按爲所是句疑有譌

萬曹偶四人。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

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

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

於廁嘔血死。案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考證張文虎曰同字疑衍滕惟寅曰而當作面。此亦關內之病也。

考證王念孫曰關內當作內關上文齊侍御史成條云此內關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齊中大夫病齟齬

正義上丘羽反釋名云齟齬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考證多紀元簡曰證類本草天作手醫說無明字

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

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案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

臣意往飲以葇礪藥一撮以酒飲之。

正義葇礪浪宕二音考證多紀元簡曰本草有葇礪子即是陶

隱居曰一撮者四刀圭也

旋乳。

案隱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考證李筌曰旋猶俄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

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案隱比音

必利反考證岡白駒曰比比年之比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

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兩塞不通。

不能食飲。

考證膝惟寅曰靈樞云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腕

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

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

之。

考證海保元備曰案此紀事之文不當稱君前後亦唯稱相蓋史之駁文否則君字衍

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

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

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考證凌稚隆曰舍人下奴字衍海保元備曰古人相呼曰公史記毛遂曰公等錄

錄是也君呼臣亦曰公高祖謂叔孫通曰公罷矣吾直戲耳是也貴呼賤亦曰公高祖解縱所遺徒曰公等皆去是也然則公是齊相呼其舍人之辭言公之家奴有病否也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蓋舍人以其所睹聞告之也御覽無公字非是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

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

傷脾之色也

考證滕惟寅曰交更互交錯也凌稚隆曰此獨不用脈但望而知之也

望之殺然黃察之如

死青之茲

集解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殺蘇亥反考證稻葉元熙曰集韻殺桑葛切散貌史記望之殺然黃多紀元簡曰素問五藏生成篇青如草

茲者死張志聰注云草茲者死草之色青而帶白也按爾雅釋器葦謂之茲張本于此愚按李氏訂補說同

衆醫不知以為大蟲

不知傷脾

索隱即

所以至春死病者

考證多紀元堅曰死字衍胃氣黃黃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

考證多紀元堅曰死當作病

所以至夏死者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

心急然無苦。

考證 膝惟寅曰：急當作慧，慧了也。多紀元擊曰：膝說是，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心慧然若無病。又素問八正神明論：慧然字兩見。

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

考證 膝正路曰：愈通作愉，愉順言形氣和順。及一時者，過春三月。

也。多紀元擊曰：淳于司馬案云：其病順故不死，順字蓋與此同。

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

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

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蹠上。

考證 時掌反，蹠逆氣上也。

爲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

考證 夙本反，非但有煩也。

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

案 附又音拊。

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

診如前。所以蹠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

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

考證 上音免，考證要與腰同。膝惟寅曰：據下文，務當作脊。

又不

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

考證多紀元簡曰：濡腎卽腎藏，蓋肝剛之類耳。

及其未舍

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

正義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  
考證張文虎曰：濡當作輸，五藏之輸，見扁

鵠傳，正義非。

此所謂腎痺也。

考證滕惟寅曰：痺，閉也。素問亦有腎痺語。

宋建曰：然，建故有

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

集解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閉，婿謂之倩。郭璞曰：言

可假倩也。正義倩音七姓反。

見建家京下方石。

集解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考證海保元備曰：廣雅釋室，京，倉也。管子有新

成困京者，二家注云：大困曰京。

卽弄之。

考證王念孫曰：御覽引此卽作取於義爲長。

建亦欲效之。效之，不

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

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

考證多紀元簡曰：太陽部位未審，素問刺熱篇云：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意氣相似當攷。

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

考證惟寅曰：要

以下卽腎部也。枯甚於乾。

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

考證海保元備曰：當言故知其發以往四五日也。疑是訛錯。

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

考證 膝惟寅曰柔湯補藥也對剛劑言

十八日所而病愈。濟

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

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旋下。病已。

考證 謂以藥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

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

切之。腎脈也。尙而不屬。

正義 齊音色不滑也。考證 膏滿通多紀元簡曰脈經云滿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或一止復來

尙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

考證 月下奪非字。

肝脈弦。出左口。

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

考證 汜音凡。衆

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瘦。

集解 徐廣曰蟻音饒。

索隱 音饒。饒音遠。人腹中短蟲。

蟻瘦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

考證 戚戚通。

臣意飲以芫華一撮。

考證 膝惟寅曰本艸經云芫花殺蟲魚。

卽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

考證王念孫曰：蟯字衍，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

其病名，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愚按多紀元堅說同。

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

集解宛，音鬱。索隱 又如字。

考證齊王侍醫遂案云：宛氣愈深。

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

考證張文虎曰：各本薄吾上衍寒字，據志引宋本中統，毛本並無。

愚按劉百納宋本亦無。

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蠶，而毛美奉髮。

集解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蠶音七胡反。言

循其尺索，刺入手而蠶，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蠶首言髮如蟬蠶事，蓋近也。考證多紀元胤曰：尺索尺，膚枯腊之義。毛美奉髮，醫說作毛

焦拳髮，乃與其尺索刺蠶，皆血液枯燥之義。毛美奉髮，蓋傳寫之誤。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

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噓，輒後之。

集解徐廣曰：如廁。考證上文陽虛候相。趙章案迴風者，飲食下噓而輒出不留義同。

病得之飽

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

考證儒林傳云：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

味、封禪書云、武帝曰、文成食馬肝而死耳。

食飽甚。

考證御覽無食字

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

即泄數十出。

考證張文虎曰、元龜引驅疾作疾驅。

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

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

案閣

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

曰、意以淳于司馬病

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

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

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考證御覽引、故不下有知字。

齊中

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

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

考證多紀

元簡曰：倉公診脈，以知墜墮傷肺，而知其墜馬，僵石上者，必得之於間矣。下文云：所以知其墜馬，乃謂墜墮傷肺也。故初診其脈曰：肺傷。下文但云墜馬，而不云僵石上，其義可見耳。倉公珍脈，雖入神，而其馬與石，豈有辨於指下之理乎？

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考證膝惟寅曰：所以知其

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脈。考證番音芳袁反。考證釋幻雲曰：項處案云：切

番陰，可例知焉。膝惟寅曰：番通作翻，又通作反。案陰陽應象大論：陰陽反作，千金腎藏門云：陰陽翻作陽氣，內伏陰氣外昇，知是反翻通蓋索隱，亦以為反義也。番陰

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考證海保元備曰：此蓋覆說上文色又乘之

句，乘之二字，疑衍。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

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考證多紀元簡曰：靈樞五穀篇云：肺病者宜食黃黍，千金方云：白

黍米，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

者逆死。考證張文虎曰：養喜陽處，宋本、毛本與上句一例，其人喜自靜不

他本養喜倒，下文其人自靜不躁，即養喜陰處者。

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

服之。

考證多紀元簡曰：抱朴子金丹卷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按御覽引晉書云：靳邵創置五石散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服餌。此云自練五石，則知不

訪於蕪

邵矣。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

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

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

考證色顏色

遂曰：扁鵲

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

考證

釋幻雲曰：此語不順，多紀元鑿曰：按據下文陰陽之字互誤，宜作

陰石以治陽病，陽石以治陰病始順。

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

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

集解徐廣

曰：合一作占。

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

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藥

入中。則邪氣辟矣。

索隱辟。音必。亦反。猶聚也。正義辟。言辟惡風也。劉伯莊云。辟。柄聚也。恐非共理也。考證正義所引劉說。與索隱同。

蓋讀辟為鑿積之鑿。可從。下文邪氣流行。

而宛氣愈深。

索隱愈。音庚。考證宛。音鬱。

診法曰。二陰應

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

考證滕正路曰。二陰一陽。言寒多熱少。

剛藥入。則動陽。

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

集解徐廣曰。音始。喻反。考證愈。經愈。

也。多紀元簡曰。重困。猶累困也。海保元備曰。應宛氣愈深。

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

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考證張文虎曰。御覽引為疽作病疽。

此謂論之大體

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考證多紀元簡曰。此謂以下四句。應前

文扁鵲曰云云。言扁鵲所言。此論之要領。而更必有經紀之別。拙工徒執泥其文。不言外求意。則所失不一也。經紀二字。素靈中屢見之。蓋綱常緒理之謂。

齊王

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集解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

衆醫皆

以爲臞。臣意診脈以爲痺。

考證多紀元堅曰：玉機真藏論，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根在右脅。

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飲。

考證膝惟寅曰：飲亦湯也。

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

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考證大，猶大略也。

臣意

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

考證各本嘗作常，今從楓山三條，宋本。

開方自言以爲不

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

索隱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

三歲，四支不能自用。

使人瘡。

集解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

索隱瘡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瘡，瘡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考證張文虎曰：集解脊當作瘡，故音才亦反。

瘡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

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

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考證會公受奇咳術於陽慶，說見于前。李筌曰：言上疑脫師字，此引師言爲據，猶後引書也。上文師言曰：安穀者過期。



對。

考證 以上醫案凡二十五條，以下問答論凡七條。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

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

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

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

異之，無數者同之。

考證 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張文虎曰：凌本，能譌皆。

然脈法

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

考證 多紀元胤曰：疾人，猶言病者，膝惟寅曰：以度異之，推法度以別異之。

乃

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

考證 籍，簿書也，診籍，猶今診察記，倉公醫案二十五條，自此節錄。

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

之。

考證 凌稚隆曰：問答論，多用以故二字作轉語。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



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

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

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集解

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

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

除拘臣意也。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正議恐為吏拘繫之時。諸侯

也。徐說近。故移名數左右。正義以名籍屬左右之人。考證不脩家生。出

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索隱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

正義上。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

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集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董音謹。考證膝惟寅曰。靈樞云。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膝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顛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多紀元簡曰。方言董固也。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考證脈氣方盛。可趨之時。而文王不趨。而徐步。

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

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

考證 漢書揚雄傳天清日晏顏師古注晏無雲也多紀元堅曰車步廣志言或車或步以開舒志懷海保元備曰肉字疑因骨下肉而衍

故年二十

是謂易賀。

集解 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考證 通作質言形氣變易之時宜適筋骨血脈以瀉氣也

法不當砭灸。

灸至氣逐。

考證 海保元備曰逐奔逐也言砭灸則至於脈氣奔逐不可制止非瀉氣之道也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

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

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

學我方也。

考證 若汝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

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

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

善為古傳方。

案隱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考證 王念孫曰古傳方當作傳古方案隱正義可證

臣意

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集解徐廣曰、法、一作五、考證方化陰

陽未詳、岡白駒曰、傳語法、蓋曰授法、

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

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

案隱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

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

處。

正義上音閑、下昌汝反、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

必爲國工。

考證國、如國士之國、

吾有所善者、皆疏。

考證岡白駒曰、吾有交所善者好方而其術皆疎、

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

中時、嘗欲受其方。

案隱案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

楊中倩不肯曰、若非

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

集解徐廣曰、胥、猶言須也、案隱倩、音七見反、人姓名、

也考證

若汝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

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

好數。

素隱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考證數方術

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

素隱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

聖儒也考證海保元備曰說文聖通也顏師古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儒術士之稱

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

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

畢盡得意方不。

考證海保元備曰畢猶皆也言承學之士皆盡得意方不也

何縣里人。對曰。臨菑

人宋邑。

集解徐廣曰一作比

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正義五診謂診五藏之脈

濟

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

集解徐廣曰禹一作鹵

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

奇絡結。

正義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考證多紀元堅曰奇絡結未詳正義引素問今無所考

當論俞所

居。

正義俞式喻反考證當讀為常多紀元簡曰醫說俞所居作俞穴所在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

**考證**王念孫曰邪下脫正字御覽引此邪正逆順張文虎曰元龜引亦作邪正以宜鑊石定砭灸處歲餘御覽

引處蓄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考證**多紀元簡曰御覽醫說並曰馮信臨淄人為齊太

倉長據此馬字屬衍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考證**御覽案法作審法多紀元胤曰案法猶察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考證**梁玉繩曰史無高永侯其地

亦不知所在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

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考證**海保元備曰重疑

當作動陰陽動者蓋謂陰陽變動之候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

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

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

之臣意不能全也**正義**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小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

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腸謂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

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之少半，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之少半，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

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關華府，從官三千六百人也。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公名曰絳宮太

三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始南極老人，員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又爲

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脾，裨也，在助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肺，字也，言其氣其神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園也，言園受食物也。其神十

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

膽，重九兩，長一尺，徑一寸，盛精汁三合，主藏精。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

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律司音，司命司錄，校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

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考，沈家本曰，今本釋名，無腎引也。十四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

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

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洵也。或曰膀胱，謂其體短而橫

也、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也、言咽物也、又謂之

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釋名作咽所以咽物也、或曰咽在頤下、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

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也、肛、紅也、言其處似車紅、故曰肛門、即廣腸之門、又名噴釋名或謂此皆甲乙經之文、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六陽故云五六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肘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八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

足至胛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是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胛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

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頭顛、上於面、至口齒、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

營衛行周也、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之動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

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

營衛行周也、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之動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



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六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考證：此鄉

陽上書中語，本傳疑作嫉。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

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考證：老子三十一

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唐傳夾本佳作美，皆與史公所引異。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

矣。

秦隱述贊：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魏嗣戶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